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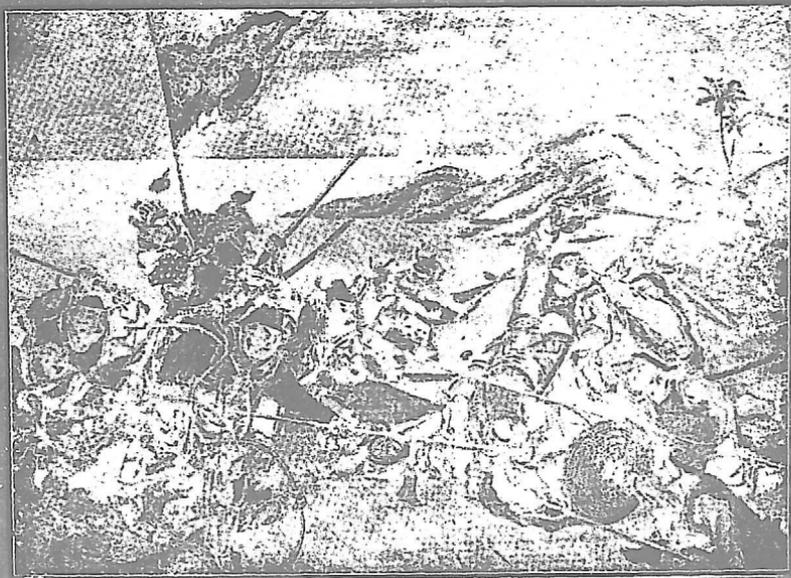
四海歷史劇

魏如晦著

海國英雄

一名鄭成功

柳文題



上海中華書局發行

新藝戲劇叢書之三

魏如晦主編

四幕歷史劇

海國英雄

——鄭成功

魏如晦著

上海國民書店印行

本劇未經新藝劇社同意不得排演或攝製電影

目次

鄭成功大破清兵圖(封面)

題詩.....南史(一一六)

柳敘.....柳亞子(七二〇)

自敘.....魏如晦(二二〇)

寫作雜記.....魏如晦(三一五)

一 偉大的意念

二 關於鄭成功的戲劇

三 關於鄭瑜

四 主要參考書目

首次公演記事.....李之華(三一四)

鄭成功畫像

鄭成功手蹟

舞台面

鄭成功年譜(節錄).....許浩基(一一四)

人物誌.....(一五一至)

本事.....(三一二)

本書.....(一一至)

註釋.....(一五至)

歌譜.....宣剛製譜(二四一至)

人物本傳.....(一一至)

隆武.....黃黎洲

會后.....李璠

鄭芝龍.....邵廷索

鄭鴻遠.....徐蕡

鄭成功.....溫峇臨

鄭經	溫容臨	邵廷索
曹學佺	溫容臨	
曾櫻	邵廷索	
張名振	查繼佐	
沈光文	連雅堂	
服裝表		(元一書)
職演員表		(三一三)
初次公演評介文字圖影編目		(三一七)

觀國英 和中 之思文帝曰日也英才其生

賦明也 和 晉侯居宗廟制一尚也之今

皇古則民之運全此南七七真誠家

國不也道即此王公經端俯聞可詢

自比之不徒也思文帝詔實也

臨新嘗昭思恢後不恒矣禁好子孫

已今中厚為新運英物成改論斯人

北平十年十月一日在齊史州

史甫

敬通國英雄刺毒贈銀鑲乞
建生身飾羽中七起平鄉王

史

少年刺立志平先敵志傲
生血衣冠親做流塵兵南
尚觀餘陰伏青史英雄在過君

一劍双

南史

史南

獻馭國英雄御中之起平王量妃
賦贈飲高君沈洪而女士

小為婦唱之既華是女英雄題未
差不長金山存故事眉煇壽
華劍喪華

廿九年十月十日

史綱

既散而文飾備固莫維於中之起

平陶區素賦賦耀口律

此此亦存端以東駘何符獅兒為不

系流以敬外層中業備新衣在冠

鑄鏡壽期息而珍重如力赴修途

和史州於海上

史甫

贈沈居士次如梅先生韻

風雲初曉付忠歌
良以雲集俠氣
的可惜此恨如未就
不如抗說對

貴何 女世飾海回英雄中延年王

女公子朱踰如古春沈為比

皆得之也

亦史能

南史

贈友雙子七為保國吳胡中之馬金子

賦也

曉令會何如世無安士是安否與男

兒觀耕會見此陳聘手松胡前十

文讀

南史何於清執孤息之

上冊在

南史

柳敘

柳亞子

我和如晦先生的交誼，是以討論碧血花史劇爲推進之契機的。因爲如晦先生有擬造南明史四部——碧血花、海國英雄、楊娥傳、懸嶼神猿的計劃。而我平常好談南明史實，便接連不斷的通信起來。這時候，我還沒有修輯南明史的野心，所以祇把溫峇臨的南疆逸史貢獻給如晦先生，希望他當作參考之用。後來，却因如晦先生給我以精神上的鼓勵，和事實上的幫助，把他全部的藏書，關於南明史料的，差不多有三百多種，亨白郎地都借給了我。於是我在貧兒暴富的情形下，居然想完成楊秋室、錢映江、戴于高、傅節子、李越縵諸前輩所沒有完成的大事業。但如晦先生比我更努力，在我的南明史后妃宗藩志初稿——這是包括着南明史的后妃傳，追尊三帝傳，諸王傳，宗室傳四種的，算是南明史中最簡單的一部份——剛剛要脫稿的時候，他已把他的南明史劇第二部海國英雄修改完成，而且已在璇宮劇院公演過兩次了。

海國英雄公演的結果，輿論的批評，真是所謂「有口皆碑，譽騰孤島」的了。自然，這也有例外，就是飽受着異族主子蒙養之下的喇叭小狗，曾經猖獗然放送其狂吠的惡聲。他說：「鄭成功是輕舉妄動，走上失敗主義的路；他斷送了隆武帝后，斷送了父親鄭芝龍，斷送了自己的一生，還要斷送自己的

兒女；而海國英雄的演出，只是表現着抗戰的終歸於失敗而已。」嚇狗嘴裏生不出象牙來，老狗變不出新把戲來，我們當然不必和放屁狗們斷斷計較。不過，我們要明白，難道絕代英雄的延平王，真真爲了輕舉妄動，而走上了失敗主義的路嗎？我的答案是「不」——「一萬個「不」」——我以為在海國英雄中所表演到各方面最後的病根，倒並不是輕舉妄動，而是輕舉妄動的對面，優柔寡斷四個字。謂余不信，聽我舉例道來：

第一幕所表演的，是隆武帝的失敗。而失敗的原因，便是隆武帝優柔寡斷，不能早聽會皇后由輸入湘親去何騰蛟軍中，進取中原的大計劃。這位半英明，半胡塗，有大志而缺少毅力的君主，他不能決然捨寧福京，早定出關之策，却徒然徘徊於建寧、延平之間，墮入竇國賊、鄭芝龍的圈套中。等到最後，雖然接受延平王巡狩汀州的意見，仍想由贛入湘，但時間上已是來不及了。這不是優柔寡斷是什麼？你說他輕舉妄動，難道你要叫他肉袒牽羊，銜璧與魏，蹈滿王的覆轍嗎？這當然是玷辱了我們炎黃神靈的好子孫，并且，滿王的結果如何？還不是和聖安帝駢斬於燕市嗎？第二幕所表演的，是鄭芝龍的失敗。這更是「鬼死狗烹」，給天下後世做異族走狗的一個最奴隸榜樣。鄭芝龍有延平王這樣一個好兒子，而不能聽信他的忠告和苦諫，在隆武帝后殉國以後，失却了復明討虜最後的好機會。他懷抱着唾手可得的「閩粵總監」斗大黃金印的好夢，結果被異族主子強逼入燕，終於遺臭萬年地死掉了。這不是優柔寡斷是什麼？還能說他是輕舉妄動嗎？第三幕所表演的，是延平王攻取南京的失敗。這也是

由於延平王的優柔寡斷，太拘泥於攻城不如攻心的老話，把兵法運用得太機械的原故。并且，一方面也不免是太驕傲了，所以弄得驕兵必敗了。只要延平王能够接受董妃和潘庚鍾的意見，趁敵人守備未堅，人心惶惶的時候，毅然決然，把南京打了下來，怕中國近代三百年史的面目，便會完全改觀，而瘋狗們更不能把成敗論人的狗眼睛，狗嘴巴，來向延平王作無聊的狂吠了吧。至於第四幕的表演，照我的看法，應該解釋爲延平王情感太重了，宗族的觀念太濃厚了，所以聽到了父死家屠加以祖坟被掘的消息，便憂傷憔悴，年未四十而覺。假使延平王再多活十年二十年，親見吳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反正，那末，這幾個人的行爲雖不足靠，而延平王正好因利乘便，來恢復漢室的山河，又不知今日城中，竟是誰家天下了。所以這一幕的啓示，應該是做民族英雄的人，要沉着果毅，把理知來壓服情感，不要因私人的關係，抑鬱悲哀，中墮大業。對於輕舉妄動四個字，可說是完全沒有關係。並且，最後組織天地會的一舉，在我認爲這纔是全劇中畫龍點睛之處。延平王不幸早世了；延平廟王朱經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奇男兒，可惜修養上缺了一些，也因憂勞而早世，同樣的不滿四十歲。剩下來的廟王的兒子，監國世子克塽，一個少年英俊而在劇中沒有出現的人物，又是人中麟鳳，克紹箕裘，大有乃祖之風。可惜在延平廟王去世的時候，便被賊臣們馮錫範等，矯稱董太妃的諭旨，把他陷害死了。被擁立的是克塽的弟弟克塽，却幼弱不能蒞政，人心盡去，結果便給賊臣們賣掉，投降於滿清。這樣很悲慘的結束了朱明三百年和延平王三代的命運。可是東都——即台灣——雖亡，天地會却是亡不了的。後來由天地會

演進而爲三合會，再由三合會演進而爲興中會，以至於中國革命同盟會。延平王三代和太平天國洪王革命的系統，終於由我們國父孫中山承繼下去而發揚光大起來了。走狗們在精神上雖然已和那蘇的門徒猶太一樣，背叛了祖國，更背叛了孫先生。但在名義上面，難道他們敢說孫先生的革命是失敗的吧。那末，孫先生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的成功，也就是延平王苦心孤詣所創造的天地會的成功。爲什麼硬說朱成功終於沒有成功呢？所以，海國英雄的結束，百分之百是成功主義者，絕對沒有一絲一忽失敗主義的臭味存在着。走狗們自己是失敗主義者，却硬要把這頂帽子往人家頭上套下去。在我看來，真是不勝其可怒可憐又可笑吧！

在海國英雄出版的期間，我已經想拋開三年來活埋的生活，奔上前線去了。如晦先生要我寫敘文，我在上海臨走的前夜，實在太忙亂，寫不起來。結果，答應他在船上寫。今天，我們的船已遠遠地可以望見台灣海峽了。湖山如故，人物已非，真是不勝其感慨。不過，過去和現在的黑暗，也正是將來的光明。我們相信這一次戰爭勝利的結果，一定要摧毀馬關條約，不承認四十七年前滿清政府替我們簽定的賣身文契。我們一定要把台灣奪取回來，恢復爲中華民國行省之一，或是另外設立一個台灣共和民主國，那要讓台灣的同胞們自己來決定的了。不過，無論如何，我總希望有一天和如晦先生在台灣登陸，到海國英雄延平王的祠廟之前，獻以生花一束，旨酒三杯。這志願，我想如晦先生一定是贊同的。我們應該擔負着督促中華同胞和台灣同胞聯合作戰的責任吧！

自叙

魏如晦

在新藝劇社「海國英雄」公演特刊裏，我曾經寫過如次的話：

關於南明史劇，在個人計劃之中，是預備編寫四部。其一，是去年（一九三九年十月）由劇社演出的「碧血花」（一題葛嫩娘，演出時，由審查機關指定，改爲明末遺恨），演福王南都事。其二，就是現在由新藝劇社演出的「海國英雄」（一題鄭成功），演唐王閩都，以及台灣鄭氏事。其三，楊娥傳，則是寫桂王永歷自桂至緬，以至被執被害全史。最後一部，題「隱暴神猿」（一題張蒼水），寫南明三王而外魯王監國的衰史。南明全部史實，有此四劇，概括可謂略盡。

現在，「南明史劇」的第二部，總算編印成書了。關於這一部史劇所說的話，在「海國英雄」寫作雜記裏，已經大體說過。本來，還想寫作一篇「我怎樣寫第三幕」，論述鄭成功南京之戰，爲過去諸史家的記錄，作一回重要的訂正，但因材料繁重，篇幅過長，祇得作罷。好在拙作「延平春秋」（「海國英雄」寫作時的副產物）不久可以脫稿，本書也儘不妨簡略。

「海國英雄」寫作過程中的最大難題，其關於史實方面的，就是南京之戰。依照各家的記載，幾乎是衆口同聲，都說失敗的原因，由於鄭成功恃勝而驕，輕諾南京，韓子三十日後受降的要求，和將士

們縱情嬉戲，飲酒作樂，疏於防範。其實，這都不是鄭成功南京戰敗的根本原因。南京一戰的所以敗，在軍事上，可以說是由於戰略的錯誤，而政治方面，却爲着忽略了民衆力量。鄭成功個人，爲性格及經驗所決定，當然也有若干缺點。爲矯正因襲的錯誤的理解，在第三幕裏，我都原則的給予了訂正。

在寫作方法上，當然也是這一幕最難處理。因爲在這裏，不僅要寫出南京戰爭的每一個角度，及其因果關係，還得整個的寫出作爲軍事的鄭成功的全貌，從離開安平以後十多年的連續關係。最初的原稿是分作兩場，就是現在的第一場，第三場。等到印出以後，却又感到有些不足，於是再加進新的第二場，以城南金水橋作背景，正面的寫清營，寫甘輝的殉難。可是結果，無論怎麼改，總跳不出「碧血花」第四幕的圈子。因此，在對辭之後，又復收回，換上第三次的原稿，就是現在的第二場。全幕合起來，算是把戰爭寫作了三個過程。本來，還想把這一場改寫一次，變成以成功在第一夜失敗後與諸將之爭爲中心，但爲着時間所限，竟未能成，便而公演了。

其餘的三幕，當然也各有其困難之點，最後一幕的處理不易，是最顯而易見的。可是這，我却不想再多說。總而言之，關於「海國英雄」一劇的作成，在我的幾個劇本之中，是歷時最久，所經過的艱苦也最多。對於這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我雖沒有沐手薰香，但我是始終在極度的敬意下，審慎而又審慎地寫下了每一行的。如果還不能相當的刻劃出他的面影，那我是祇有自承罪過了。

其次，我想說到「海國英雄」的批評。雖然由於紙價的高漲，各報的篇幅緊縮，但各方面對這一劇本的推薦，是並不亞於，甚至可以說超過了「碧血花」的。我請在這裏深深地感謝他們的熱誠和好意。其間，如衛民先生在「再談海國英雄」一文裏指出：

「海國英雄」的題材，不僅沒有「張冠李戴」的生硬地強調現實，或是故意做作的來配合現實，相反地，它是在忠於史實的原則下來跟現實相配合的。全劇的主題——把責任，把鬥爭的責任，放到年青的一代身上，這正如劇作者在「公演前記」裏所說的：「鄭成功是中國最富有韌性戰鬥精神的民族英雄，」這點是正確的。

如魏燭、賂瑩、宋超、張貞、慧四先生在「我們所看到的海國英雄」合評裏指出：

對於鄭成功，作者雖全面的表達出了堅定的韌性戰鬥精神，但並不只表示了他是離開羣衆，超出常人的「英雄」。正相反，鄭成功也是一個人，也有着平常人的情感。鄭成功雖然在巨大的國難中，已鍛鍊得非常的堅強，但在知道了父親等被韃子殺戮的一瞬間，他也哭了，也像平常人一樣的，給「家仇」掀動了情感的浪潮了。這正如法捷也夫並沒給萊奮生畫成一個「神」，萊奮生只是比他的部屬堅強一點，蘊蓄一點，當他收到妻子報告家中窘况的信時，也曾整整二小時的墮入在自我的「情感之海」裏。可見英雄不是超人，鄭成功的有血肉的人性的刻劃，我們覺得是正確的。

如青蘋先生在「海國英雄的我評」裏指出：

第三幕的鄭成功，非常地能發揮他的個性。在啓幕的時候，就由鄭經的談話中，把永歷十三年鄭成功率師北伐直逼金陵的意識傳出，足見作者之匠心獨運。其次，是說明鄭成功的軍紀森嚴，何以故呢？就是這天，雖然適逢鄭成功的生日，也不許士卒們慶賀酗酒。然而爲了與士卒們是多年的同志，所以也竟有「軍令等於具文」的地方。所以直逼金陵的北伐軍，也居然就在這一點上，爲人所乘。鄭成功最後的憤激，諸將的請罪，又能顯出鄭成功的不飾過來。我之深切愛第三幕，就因爲第三幕，不僅僅小地方給人說，是痛快，就是大地方也不偏激。「海國英雄」值得稱爲「傳記」的，也許是第三幕，鄭成功平生的一個高潮吧。我覺得，作者不僅對於文學，有着深刻的研究，同時對兵家的用兵，也有非常的眼光。

這三點特有見地的指出，是最使我感動的，他們是真能客觀的解得我寫作時所用的苦心，雖然很遺憾的，我的能力還不能使我的寫作達到理想完滿的境地。不過也有在推許之外，來加以攻擊和否定的。像這樣的文字，我看到兩篇，一是傀儡報紙，把「海國英雄」的主題，有意地歪曲成「抗戰失敗論」。再一篇，就是今天「正言報」新年特刊裏所載的萬殊先生的「一年來我所認識之戲劇」。也許是萬殊先生的藝術理解過「高」吧，所以他對去年全年公演的創作戲劇，凡是非「純正藝術」，有「政治標語口號」嫌疑的，都不禁加以慨歎。於是他不得不替于伶先生「惋惜」，擔心着吳

天先生的「危機」指出我的「不健康的傾向」——「皮簧手法和政論文章。」

看萬殊先生怎樣給「海國英雄」下一張「判決書」吧：

祇要看這樣的分幕大綱，就可知道作者是以事，而不是以情節來分幕的。按照布呂妻愛和威廉亞爾奇的說法，就算不得是現代所謂的戲劇。自然，我們不一定主張拘泥於三一律或任何呆板的戲劇成法，但至少限度，性格和主題必須有一貫的線索可尋，在不斷的鬥爭和解決之交替中推呈出「戲劇性的」波瀾。「海國英雄」沒有顧到這一點，他把每個主題每個人物當作已經到達的「結論」來寫，這裏沒有劇的糾葛，有的祇是外鑠的「劇場的」噱頭，如馬金子大喊他媽的之類。劇中包含的主題是十分龐雜的，說它打破禮教麼？都是的，也都不是的。作者似乎是從萬花鏡中看世界，紅的，綠的，白的，黑的，他都捨不得，然而還沒來得及把握，又都一溜煙溜走了。這是一篇學究文章的翻版，可惜學究文章又和戲劇沒有關係。

結論是很顯然地：「海國英雄不是戲。」讀完了萬殊先生的這批評，我不僅懷疑起自己，也懷疑起那寫出了近百篇推薦文字的作者，以及近三十場的觀眾來。「海國英雄」果真像萬殊先生所說的那樣的拙劣嗎？好在舞臺上演的戲雖說已經過去，而原本却是依舊在着，並且印了出來，問題是不難很實際的解決的，讓賢明的讀者去做結論。在這裏我祇想原則的指出幾點：

第一，萬殊先生沒有理解，在一般的史劇之外，還有所謂「傳記劇」，而這是不能用一般戲

劇的創作方法，甚至於一般的史劇創作方法，來衡度的。因此，他對我的把握着鄭成功一生幾個主要的轉捩點，而展開這位民族英雄鄭成功的戰鬥精神的發揚，遂走入完全的不理解。

第二，萬殊先生的原則是提出是很正確的：「性格和主題必須有一貫的線索可尋，在不斷的鬥爭和交替中，推出戲劇性的波瀾。」不過他說，「海國英雄沒有顧到這一點，」却令我有些茫然了。在這一點上，我簡直懷疑萬殊先生雖在寫「海國英雄」的批評，可簡直沒有看過舞台上的戲。不然的話，爲什麼很多的批評文字裏，都強調了這「可尋」的「線索」，「不斷的鬥爭」，「劇情的發展，而獨獨萬殊先生一個人看不到呢？」古只步先生說：「剪材很聰明，到鄭成功準備展開新的鬥爭時便止。在情節中，更緊緊地抓住機會，加強仇恨，使復仇的心理與秒俱增。」這至少是一個旁證。

第三，萬殊先生指出：「把每個主題每個人物當作已經到達的結論來寫，這裏沒有劇的糾葛，有的祇是外鑲的噱頭，如馬金子大喊他媽的之類。」在這裏，可以更進一步的，證明萬殊先生沒有看過舞台上的「海國英雄」，除非他之所謂「結論」，所謂「糾葛」，所謂「劇場的噱頭」，另有新解。如果說依據史實所決定的性格、事件、時間，及其發展而寫定的鄭成功、鄭芝龍、隆武帝，是已經達到了「結論」，則全劇如何得以開展？沒有糾葛，則第一幕宮殿內的鬥爭，第二幕家庭內的鬥爭，第三幕戰場上的鬥爭，第四幕內心的鬥爭，又是些什麼？所謂「劇場的噱頭」，

金超先生的批評就是一個明證：「在這劇本裏，沒有曲折的情節，沒有瑰奇的故事，更沒有脛淺的噱頭的賣弄，有的是作者大刀闊斧的粗線條的手法的運用，把劇情渲染得烈火般的熾烈，奔濤般的傾瀉。」

第四，萬殊先生說：「劇中包含的主題是十分龐雜的。」但事實，「我覺得無論就主題的明朗，與其內含政治意義的積極，無論就寫作藝術的差不多已經接近完全形象化這兩項來說，海國英雄是都跨越於葛嫩娘之上的」（張貞慧）。「主題是再積極不過的，牠更告訴觀衆，仇不雪，是決不會自然消滅的」（古只步）。「劇本的主題，是非常明顯的。根據作者所說，可以拿觀的戰鬥精神發揮作爲包括」（莫野）。這不過是隨手抄出的幾個例，至少可以說不是我主觀的認爲主題明朗，那麼，萬殊先生所謂「不明朗」又該作怎樣的說法呢？

第五，萬殊先生說：「作者似乎是從萬花鏡中看世界，紅的，綠的，白的，黑的，他都捨不得，然而還沒來得及把握，又都一溜煙溜走了。」可是，龔烟先生却說：「海國英雄在藝術上講，似乎也比葛嫩娘有更洗鍊的收穫。這洗鍊，在更普遍的說法，就是乾淨。」看法是完全和萬殊先生不同的。寫到這裏，我真忍不住的要問萬殊先生一聲：「先生真看過了舞台上的海國英雄嗎？」

第六，由於以上的說明，至少可以證實「海國英雄」在實際上，並不如萬殊先生所說的「是一篇學究文章的翻版，可惜學究文章又和戲劇沒有絲毫關係」是完全落了空，相反的，倒

證實了萬殊先生的學究（當然也可以稱作學院）式的混雜而沒有體系的戲劇理解，和「海國英雄」真實劇本毫無關係，最惡毒最卑劣的的批評（？）的用心。

接着萬殊先生還提出了兩個問題來討論，一是「借舞台上種種手段，搬演政論式的說教，是否可說是戲劇？」二是「把通俗形式（譬如皮簧戲的手法）介紹到話劇中來是否應該？」在這一問題裏，萬殊先生祇消極的指出「劇本只要有抗建意識就行了」是不够的。這當然無可厚非。最奇怪的，是他說：「出現在魏如晦先生筆下的勞苦大眾，如馮金子，如滄兒，他們是些什麼羣衆呢？反之，隆武帝之流，倒非常關心國事，好像真把天下興亡視爲己任似的。」好了，馮金子在「碧血花」和「海國英雄」裏，以着怎樣棄家爲國的姿態，不斷的爲民族奮鬥，滄兒在「海國英雄」裏，怎樣憤激的要鄭成功替父報仇，怎樣要參加再度北伐，這是多少萬的「碧血花」，「葛嫩娘」（影片），「海國英雄」的觀衆和讀者所週知的，有鐵一般的事實在，而萬殊先生却作如此說法，我真不知萬殊先生是何用心？至於「海國英雄」，是否爲「政論文章」，那是有目共見的，我不想再追加什麼話。

關於第二問題，萬殊先生認爲我「把皮簧戲的手法應用到話劇上來，似乎就有僭袒舊形式之嫌。」可是，古只步先生的批評却說：「在演劇藝術中，有一個重大而艱難的任務，那便是演劇中國化——表演民族的獨特作風，揚棄地吸收我們的優良歷史傳統。在一部分話劇創作中，我們很可能指不出一些中國意味。這是劇運的最急切須要努力的工作。在海國英雄中，我們的劇作家，是部份地完

成了這工作——不，也許是僅僅開了個頭吧！「這並不是說在海國英雄中平劇的氣息很濃，因為我們的劇作家並不會因襲我們的舊劇，而只是保存了固有藝術的優良部份，加以發揚了，實踐了。」——這是海國英雄的第一個收穫。而龍翔先生亦以為「在海國英雄和葛嫩娘裏我覺得作者是最富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內容之不相率如此，這究竟是古龍兩先生的幼稚錯誤，還是萬殊先生別有理解，別有用心呢？

不過我必須聲明，就是我指出這些萬殊先生批評的「不健康傾向」並不是掩飾「海國英雄」沒有缺點。如台辭的不大衆化，如一幕二幕之未能更強調鄭成功，三幕漢奸一場寫得不成熟，四幕結尾因舞台限制不能如劇本那樣高揚的演出，以及人物性格刻劃得還不够細膩，確實都是些問題。我自信極願聽取愛護劇運愛護我個人的批評，而我對自己的寫作，也從來自己沒有滿足過。可是像萬殊先生這樣歪曲事實，惡意的，卑劣的，假批評以遂其私慾的攻擊，是我不能不預以答覆。

我也希望萬殊先生「今後加以補救，用更成熟的」批評，「滿足我們殷切的希望」。

關於「海國英雄」的演出經過，李之華兄已有「記海國英雄首次公演」一文，已印在本書中，我不想再說什麼話。所遺憾的是他還有記二次公演的一篇，因為原稿散失，未能收在一起。我和新齋

劇社同人一樣的，感激張善琨先生，吳邦藩先生，金信民先生，董廉先生，蔡叔厚先生，陳寅谷先生，陳廷驥先生，以及劇藝社，大鐘劇社，中國劇社，以及新華，民華，合衆，金星，國華諸影業公司的協助，使本劇得以演出。

在新藝同人中，費，吳永剛，李萍倩，裴冲，宣剛，李之華，張公爽，陸芥諸兄，在各方面盡力是特多的。劉瓊兄，以那樣重的從頭到尾的硬戲，連演近三十場，而不稍顯倦怠；顧蘭君小姐，舒適先生不管戲的多少輕重，而來熱烈參加；以及沈浩小姐，在寒熱交作的病中奮勇登台，尤足令人感奮。此外，如賀賓兄的放棄一個影片的攝製，而克始厥終的參加；司馬英才兄初次登台，僅僅兩週的努力，竟有卓越的成就；以及吳湄小姐，黎陽小姐，徐立，嚴俊二兄，在危難時的熱誠參演，都是值得特殊一記的。其他的演員，職員，也都沒有一個不是熱誠的工作，很多的還職演員並兼，竭盡堅苦，使我永恆難忘。

南史先生，在本劇寫作過程中，磋商是正，教益尤多，離滬以後，更錫以長敘，真是欲謝無辭。最後，我依舊和「碧血花」一樣，請以此劇呈獻與遠在桂林的夏衍兄，和一道工作着的于伶兄，以及在內地上海為民族苦鬥的友人們！

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夜三時

寫 作 雜 記

魏如晦

一 偉大的意念

德林瓦脫 (J. Drinkwater) 在他的名史劇「林肯」(A. Lincoln)「自敘」裏曾經說明他寫作的目的：「並不是做歷史，是做戲。歷史家的目的，已有許多林肯傳記忠實的做到了。我雖不會錯亂歷史，但我不得不把歷史事實縮攏來，稍稍加上一點變動，使戲劇的意味得盡量發揮出來。」史劇「海國英雄」(一題鄭成功)的寫作，在某一場合，我的旨趣，可以說是和德林瓦脫一致的。然而，我却有着德林瓦脫所不會遭遇到的「困難」與「不幸」。

德林瓦脫寫「林肯」，是很得力於莊奧 (Lord Charwood) 的「林肯傳」，而中國，像鄭成功這樣富於個性戰鬥精神的民族英雄，逝世快三百年了，可竟沒有一部很詳盡很完整的傳記。因此，「海國英雄」的寫作，竟不能不從訪求集中散佚了的史料，並斟酌抉擇入手。

總算突破了困難，有關鄭成功的史書，被集中了三百多種，解決了所謂「歷史」的問題。然而在寫作一開始，却又感到了另一種的苦悶，即是為環境所決定，我不能像德林瓦脫那樣自由的寫作，可



是，我也依舊的不能忘掉我的時代，和這時代所賦予我，作爲一個劇作者的任務。因此，我竭盡所能的，強調的表揚了鄭成功一生最偉大的精神，即是——

不爲威逼，不爲利誘，刻苦耐勞，忍受人間一切的慘痛，不爲最大的失敗灰心，爲公忘私，爲國忘家，不屈不撓，苦鬥到底，一個毅性的恢復故土的偉大的意念與實踐精神！

正和德林瓦脫要在「林肯」裏表現出林肯突破一切的困難，忍受一切的攻擊，不因初期的軍事失利灰心，以完成他的「自由美國」的意念一樣。

我想，看了這本戲的人，祇要不是「歷史循環論」的唯心論者，大概總不會害怕那跟在鄭成功三世後面的可怕陰影，而從鄭氏及其子孫失敗的史實裏獲得教訓，並很清澈的看到隨着台灣鄭氏火燭的熄滅，更廣泛的溶化到全中國都市農村，終於光復了漢族河山的革命種子的散播吧！

二 關於鄭成功的戲劇

關於鄭成功的戲劇，就所知凡有五種：其一，爲鄭成功歌劇，未見，僅能於金龍道人「白龍藏書鄭成功傳」中得知有此本，所謂「余幼時嘗讀院本，歛鄭成功之英風」者。其次，爲近松門左衛門之「國姓爺合戰」係日本名劇。「世界戲曲名著提要」曾述其梗概，略云：

……劇本的情節，是說明朝遺臣鄭芝龍與其子成功的事蹟。成功之父雖爲中國人，其母則

爲肥前平戶之女，所以他爲了自己的非利非漢，取名和藤內三官。他渡海到中國，謚立舊主，擒韃靼王，據有南京。時日本武士之名轟動了百餘州。自正保三年，芝龍請援兵於德川氏，直至此作品寫成之日，經過六十八年……

一般言之，此或爲鄭成功之最早劇本，金龍道人所見者，不知是否卽爲此本。其三，爲小山內薰之「國姓爺合戰」改本，於一九三五年在東京演出者。當時，方洵曾有「東京通訊」詳述其公演盛況。此劇由園池公功青柳信雄導演，由名優夏川靜江扮成功，異母姊錦祥所述故事，略不同於前作。

故事取材於中國明末，思宗寵臣李滔天私通韃靼，入寇中國，弑思宗於禁宮。大司馬將軍吳三桂殺己子代幼帝，得免於難。帝妹梅檀，得吳三桂妻柳歌君之助，乘船浮海，輾轉而至日本之平戶。先是明臣鄭芝龍爲奸佞所陷，遠走日本，已在平戶娶妻生子，子名和藤內（按卽鄭成功），足智多謀，豪勇無敵，見梅檀來，知明室已屋。芝龍乃率妻子回中國，謀見已嫁將甘輝之長女錦祥，說甘輝助成功復明室。甘輝亦有復國之志，但不願以妻子故，與「日人」和藤內合，錦祥乃剖腹明志而死。和藤內母爲絕其後顧之慮，亦飲刃自害。和藤內乃率三軍，遂韃靼，復明室，以功封國姓爺延平王。

這兩個本子，就史實說，可謂荒唐無稽，而寫作者用心尤可見，蓋要「醜惡化無力化中國民族的力量也」。在中國，有清一代，幾無有敢以鄭成功譜之戲曲者，直至清末，「民報」上始有「海國英雄

記傳奇」的出現，惜不完。余作「晚清戲曲錄」曾爲之題要云：

裕日生著「民報」本，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刊。演鄭成功事，全十五齣：

航海 結婚 訣別 投誠 回唐 坐朝 誓師 討賊 征台
 星殞 連兵 拒撫 乞師 漢亡 餘痛

惜未刊完。鄭芝龍最先出場，開場詞云：「梟雄不學時勢裝，快馬輕舟孰短長。拔劍斬蛇叱滄海，怎叫寇盜不候王。龍蛇走，歲月忙，健兒三十六，會跳梁。中原風景淒涼，家在水雲鄉。」

此劇完全根據史實，寫鄭氏四代歷史，似以「台灣外記」作藍本者。然其主題，則在發揚民族精神，傳播種族革命思想。此外，則有李朴園所著「台灣史劇」中「鄭成功」五幕劇一種。自鄭芝龍叛國，鄭成功焚青衫，直寫至成功之死，惟全劇傷感氣氛極重，對目前環境，殊不相宜。南史先生曩借閱此冊，曾附回一函云：

……「鄭成功」五幕劇確太悲觀，先生所評極是。爲激揚民氣起見，不應如此寫法也。李君所寫，似忠於史實，欲爲成功寫一戲劇式的傳記，俱亦不免有錯誤處。如永歷朝封成功爲延平郡王，似各書均同，此獨作安平郡主，未知何故？張煌言在成功初起兵時，並未與合作，第二幕忽然牽入，亦乖史實。據商務版余宗信所著「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文臣參加成功誓師者，有路提飛及曾櫻。若以曾櫻易煌言，比較正確。又據「南疆逸史」，隆武朝路提飛職銜爲太子太保吏兵二

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曾纓爲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則普通稱呼應作閣部。如史可法以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故稱史閣部，卽其例也。李君於路振飛職銜作「從大學士」，此「從」字不可解，未知是衍文否？對自稱呼作「學士」，亦誤。學士爲翰林院學士，官並不十分大，大學士則爲宰相，依官制有分別也。張燾言在永歷朝亦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據年譜，南疆逸史失載。）第三幕與第四幕不稱張閣部而稱張學士，亦誤。李君又以燾言職銜爲大學士兵部左侍郎，亦不合史實。依明朝官制，侍郎恐未必能兼大學士也。每幕標明年份，頗有意義。唯以一六四六清順治三年爲明隆武元年，則又誤。依「辭源」附錄「世界大事表」推算，一六四四甲申爲清順治元年，卽明崇禎十七年，一六四五乙酉爲清順治二年，卽明弘光元年，但本年七月一日以後，則爲隆武元年，因弘光卽位，踰年改元，而隆武卽位，則不踰年改元也。如此，則一六四六丙戌爲清順治三年，當卽明隆武二年，而非隆武元年矣。又，第二幕祭食之對象，稱明懷宗帝，亦誤。懷宗爲清人所上崇禎帝之謚法，弘光朝初謚崇禎爲思宗，繼改毅宗。永歷朝又改威宗。（此據屈大均翁山文外，但南疆逸史不載，而清人則初謚崇禎爲懷宗，繼改稱莊烈帝，削去懷宗字樣，因明室已亡，不應稱「宗」也。）卽使成功祭食之對象，確爲崇禎，亦不應用清人之儀謚。况觀下文語氣，所祭食者似爲隆武帝，則卽稱隆武先帝可矣，不必搬弄謚法，求工反拙也。（隆武二年十一月，永歷帝接位於肇慶，遙上隆武尊號曰思文皇帝，因是時情報阻隔，不知隆武確已殉國與否也。至永歷十一年

四月始上廟號曰紹宗皇帝。以上云云均極瑣屑，非敢對李君爲吹毛求疵之舉，亦擬於先生他日改寫四幕劇時，有所貢獻耳……

同時並說及新本應加入天地會一節，函云：「先生之四幕劇，不知如何寫法？已有大旨腹稿否？終於台灣建國極佳。唯弟始終盼望先生能將天地會一節寫入，蓋台灣壽命，只有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亡於清）自不如天地會組織之長久。且此天地會可以新式的政黨組織血液貫注之，對於喚起民衆尤爲對症下藥。不知先生以爲然否？」

以上所述關於鄭成功歌劇傳奇話劇五種，其出於日人手筆者，不僅歪曲史實，抑且別具用心，殊不宜於中國演出。由國人創作者，則或因寫作時間關係，不適合於今代，或因傷感氣氛過重，不足以激勵亦非吾人所需，而鄭成功一生的韌性戰鬥精神，在今日却極足以表揚，此亦「海國英雄」新本之所以作也。

附南史先生來信

如晦先生：

頃見十月十一日「正言報」副刊「草原」所載大著「關於鄭成功的戲劇」一文，甚佩。節引拙函，除誤排數字無關大體外，尚有原函因疏忽致誤數處，特自行檢舉，希仍在「草原」露布，以誌吾過，或亦研究南明史實者所樂聞歟？

(一) 原文稱「路振飛職銜爲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曾櫻爲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此均據溫容臨「南疆逸史」二人本傳所載。但後見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後所附「殘明宰輔年表」則云路振飛弘光朝原官右都御史，隆武元年十月晉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一月晉柱國少保。曾櫻弘光朝原官南京工部右侍郎，隆武元年八月，晉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掌吏部事。九月，晉太子太保，吏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傅氏爲清代研究南明史實之權威，所言當可徵信。徐嘉「小腆紀年」永歷元年冬十月：「明朱成功領隆武四年大統歷於海上。」註云：「時道阻未通粵中也。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仍稱隆武四年，領歷用文淵閣印鈐之。」亦足爲路曾二人並是文淵閣大學士之一證。（寫至此忽然想到李君劇本中路振飛官銜「大學士」上無端多一「從」字，也許李君誤讀小腆紀年，把「從大學士」當做銜名了吧。）

(二) 原文論張煌言事，稱「依明朝官制，侍郎恐未必能兼大學士也。」此語是我弄錯。「殘明宰輔年表」弘光元年蔡奕琛條下：「吏部左侍郎，正月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可見侍郎並非不能兼大學士。惟張煌言之兼東閣大學士，實在升任兵部尙書之後。趙之謙「張蒼水年譜」：「順治七年（即永歷四年）庚寅，公入衛舟山，超拜兵部左侍郎。」查繼佐「罪惟錄」：「魯王監國附紀」：「丁酉，監國十二年，永歷十一年。（中略）桂王仍勅魯王監國遷澎湖島，晉

張煌言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此履歷最可確信。『殘明宰輔年表』於永歷十三年己亥張煌言條下稱：「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六月，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年份殊誤。蓋永歷十三年閏正月，昭宗匡皇帝（即永曆帝）出狩緬甸，至五月已深入積磴。三月中，羣臣王自文選與四月中咸賓侯祁之昇迎駕之師，先後為奸相馬吉翔所阻，不得達。吉翔且矯旨諭緬官之守關者曰：「魏已航海赴閩，兵勿復來。」則此時內外交通業已斷絕，安得遠在浙海之煌言，尚能於六月中遙授揆席耶？其誤必矣。（原文又稱「學士為翰林學士，官並不十分大，」現查「明史」，翰林學士正五品，大學士亦正五品，但尚書則正二品。封建時代之畸形制度，真有不可想像者。但尚書官既大，大學士權更高，不能與翰林學士並論，對話總以稱「閣部」為是。）

（三）原文稱「永歷朝改諡崇禎帝為威宗，」此沿計六奇「明季南略」之誤。蓋改諡威宗為隆武朝事，傳以禮「華延年室題跋」已駁正之，惜未言其出處。按閩人著「思文大紀」一書中，稱威宗者五見，稱威廟者凡二見。又無名氏「隆武紀事」載隆武元年十二月，皇帝親答監國魯王御書，中有「朕性至淡，遇每遠心，家難垂三十年，荷威宗始不墜祀」云云，均為隆武朝已改諡之確證。國光書局排印四十四卷本「南疆逸史」（此為初稿），「曹學佺傳」有「時勅纂修懷宗實錄」一語。大輿傳氏（即傳以禮）長恩開鈔藏五十六卷本「南疆逸史」（此是定稿），改作威宗，而曹學佺則隆武朝之禮部右侍郎也。據此，更足證明計六奇之舛誤矣……

三 關於鄭瑜

哀訴聲聲一曲歌，

此中誰識淚痕多？

爲儂弱小深閨女，

也傾熱愛護山河！

這是我在一天晚飯席上，隨手寫給陳琦的，一首詠她所扮演的鄭瑜的詩。鄭瑜這一人物，在「海國英雄」裏是最特殊存在的，無論是名分、地位、都和事實有若干的不同。她的事跡，原見柴萼「梵天廬叢錄」。

公有妾，名瑜，能詩，直門人。公死，有詩哭之云：「赤手曾扶明日月，丹心猶照漢乾坤。」屬下某將欲得之，誓以死守。後入直門某廡爲尼以終。

同時，林紓「畏廬瑣記」也有一條記載：

鄭君懷陵，戊子解元，鄭延平裔也。相見京師，一日，出鄭延平像見示。紙高四尺六寸，中寫畫屏錦帳，似繡閣中景物。一美人臨妝，髮長委地，右手執梳，秀髮握諸左手，回眸視一少年，豐頤廣額，長

眉入髻，不冠而幘。著深藍衣，繫靴，佩劍。鄭君曰：「是吾祖也！」望之凜然。

林紆所見到的像，是否爲瑜娘，不可知。願一般說來，成功與董氏，在情感上並不十分融洽，雖董氏對於成功事業，多所輔助，如「偽鄭紀事」等書所記。而就瑜娘與成功之關係情感兩方面看，則似爲成功所寵愛者。

爲着瑜娘對明室的忠誠，對成功的熱愛，再加上她後來不幸的遭際，對於這一人物，我賦予了無限的同情。

然而，在「海國英雄」裏，我將怎樣處置她呢？

由於新舊思想的衝突，以及要合理的藉這一人物，來烘托出成功的悲劇心理，我感到莫知所可的煩悶。於是，我寫了一封信給南史先生，把我的苦惱告訴了他，希望他能替我解決。

南史先生在九月三日，給予了答覆：

……「梵天廬叢錄」之瑜女士，既爲延平妾，則不姓鄭。可知照例，延平有一寵妃，亦未爲失德事。但在現代，或嫌不甚相宜，改妾作女，亦是移花接木之法，未爲不可。惟瑜字似不必改。因先生既欲存其名，並連瑜字改去，則完全非先生本意矣。改妾作女，有兩種意義：一，不妨認鄭瑜爲理想中人物，二，用「瑜」字紀念此不幸之人物。此辦法似並無不妥。惟將來寫「人物誌」時，是否說明「梵天廬叢錄」一段因緣，爲一問題耳。（或竟將一切情形完全坦白說明，亦是一法。）先生

以爲何如……

結果我採取了「坦白說明」一法，把這一人物的產生根原，寫進「海國英雄人物誌」中。我的最後的結論，是把鄭瑜作爲了理想的人物，而用「瑜」字來紀念這不幸的生命。况成功有女，雖史無記載，然既能有子，則亦未必無一女。何况就「杭潔遺聞」所記，成功曾「待張名振以上賓，行交拜禮，指腹聯姻」，生女當嫁張子後無下文，或由歷來輕女觀念，史家不以入記。總之，成功有女，實極可能，極合理，特無法詳其名字耳。

且更有不得已者，即是由於要在一個場合，一個時間，以襯托出成功悲劇心理，似亦非用其他關係人物所能相宜。董氏，瑜娘，與成功日常相處，朝夕與共，其心理狀態，決無不知，無須詳說。言，鄭經，則代表少年一代者，決不能理解成功此種心情，且以鄭經置之此種場合，亦易於損害其新生朝氣，殊非所宜。

這也是鄭瑜在劇中所以獲得存在的理由。

我既以無限同情，給予這一悲劇人物，而在對成功心理生活發掘上，更得到那樣高潔而又悲愴的情緒，我的心頭於是深深地感到壓迫。夤夜捉筆，萬籟寂然，當逐層向深處解剖時，我的淚竟忍不住的流了下來！

在鄭成功和鄭瑜的許多對話裏，以及在鄭經的對話裏，是滲入了我自己的慘痛！

我是以這樣的心情，紀念了這一不幸人物。現在，她是出現在舞台上了，藉着歌聲，藉着熱淚，注入到每個觀眾的心頭了……

在一篇「海國英雄」的合評（熊燭駱瑩宋超貞慧合評，載十月五日中美日報）裏，曾這樣的寫着：

尤其是鄭瑜，非但寫出了她是受到良好庭訓，懂得愛國，愛民族，有正義感的「將門之後」，同時，也寫出了一個比較地總是養尊處優的小兒女的脆嫩，更覺珍貴。

這確是我所寫的鄭瑜，鄭成功的女兒鄭瑜。然而，在人物的實質上，又誰能說不是瑜娘呢？誰能說不是寫「赤手會扶明日，丹心猶照漢乾坤」能深切地理解鄭成功的瑜娘呢？……

四 主要參考書目

按記載鄭成功書目最詳者，有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所收有關台灣鄭氏之書凡三十二種，鄭成功事最詳者，有黃宗羲「賜姓始末」，「鄭成功傳」，鄒居仲「鄭成功傳」，無名氏「台灣始末記」，「題殘明紀事」，楊英「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江日昇「台灣外紀」，沈雲「台灣鄭氏始末」，連雅堂「海記輯要」，郁永河「偽鄭逸事」，無名氏「野史無文」，麥奔「海上見聞錄」，汪鏞「明延平忠節王始末」，無名氏「咽喉紀事」，川口長孺「台灣鄭氏紀事」，林時山「明季紀」。

事，「李世熊」春秋湧錄，「無名氏」海上途志錄，「無名氏」延平春秋，「賂亦至」島史，「無名氏」鄭賊入犯始末，「傳以禮輯本」忠烈紀實，「凡二十一種。今番寫作「海國英雄」，「廣搜遺書」所得亦復不少，其為謝氏所未見者亦多。因擇其重要者，成書目一種，以供研究鄭氏者之參考，兼亦為謝著作一簡略之補遺也。

明史 開明書店本

殘明大統歷 傳以禮編 華延年室題跋附冊

殘明辛輔年表 傳以禮編 華延年室題跋附冊

清史稿 清史館本

三藩紀事本末 楊陸榮撰 康熙原刻本

小腆紀年 徐薰撰 咸豐刊本

小腆紀傳 徐薰撰 光緒刊本

明季南略 計六奇撰 光緒刊本 圖書集成局本 商務本

南明野史 南沙三餘氏撰 涵汾樓刊本

南疆逸史 溫容臨撰 國光書局本

南疆釋史 溫容臨撰 李琦補 光緒刊本

前明忠義別傳 汪有典撰 乾隆刊本

東南紀事 邵念魯撰 邵武徐氏叢書本 神州國光社本

明季南都殉難記 屈大鈞撰 光緒國學叢書社本

台灣通史 連雅堂編 台灣通史社本

隆武紀年 黃宗羲著 黎洲遺著彙刊本

思文大紀 無名氏撰 痛史本

隆武遺事 無名氏撰 痛史本

台灣鄭氏始末 沈雲撰 吳興叢書本

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 余宗信編 商務本

鄭成功世系表 匪石編 鄭成功傳附錄本

賜姓始末 黃宗羲著 黎洲遺著彙刊本

鄭成功傳 黃宗羲著 黎洲遺著彙刊本

鄭成功傳 匪石撰 光緒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刊本 浙江潮本

鄭成功傳 亞盧撰 光緒復報本

鄭成功 丸山正彥著 張鑄六譯 光緒東京刊本

鄭成功 王鍾麟編 商務萬有文庫本

鄭成功 陳子展編 新生命大眾文庫本

鄭成功年譜 匪石編 鄭成功傳附錄本

鄭延平年譜 許浩基編 杏蔭堂刊本

鄭成功傳 雜誌逸經本

偽鄭紀事 郁永河撰 申報館屠玉叢譚三集本

明季稗史 無名氏編 坊刻本 圖書集成局本 商務本

明季稗史續編 無名氏編 商務本

所知錄 錢澄之撰 荊駝逸史本 新學會社本

北征錄 張焯曾撰 黃節編 張蒼水全集本

研堂見聞雜記 婁東無名氏撰 痛史本

海上聞見錄 驚島道人夢菴輯 痛史本

明季南北道聞 無名氏撰 光緒國學叢書社本

明季選聞 鄭漪撰 商務本

明季續聞 汪光復撰 商務本

鹿樵野聞 梅村野史撰 痛史本

廣陽雜記 劉廷獻撰 商務本

天香閣隨筆 李介撰 粵雅堂叢書本

亡國慘記 恨海輯 光緒排印本

台灣外記（小說） 江曰昇撰 求不獯齋刊本

忠義奸佞記（小說） 山海生著 宣統刊本

精禽瑣海記（小說） 沁梅子著 光緒愈愚書社本

鄭成功（戲劇） 李扑園著 商務扑園史劇本

國姓爺合戰（戲劇） 日本近松門左衛門著 戲曲名著提要本

海國英雄記（傳奇） 浴日生著 光緒民報本

首次公演記事

李之華

人禍天災

新藝劇社的「海國英雄鄭成功」又於十一日起在璇宮劇院重演了。這次重演是爲了各界的要求。在新藝的首次公演短短的一星期中，真是再也巧不過的，遇到了天災和人禍：第一天（九月廿七日）是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公共汽車和電車罷工中舉行獻演典禮的，過了二天，公共租界的交通是恢復了，但十月一日却又鬧了天災，整個的「孤島」陷在水的包圍中，直到最後一天（十月三日）水還沒有退盡。在這樣的「天時」「地利」中，新藝却終於依照着原來計劃，沉着堅毅地完畢了一星期的演期，雖在狂風暴雨的當日，有好多戲院都臨時停演的那天，也照樣演了日夜兩場。這一天的營業紀錄在一星期中，雖是最壞的一天，祇有四百五十九元，但較之滬光金城或其他平劇戲院全日祇收百元左右者，則還是四倍強。

惟人和以爲寶

新藝這次的得能順利演出，那是完全得力於「人和」兩個字上，後台工作人員融洽的空氣不得未曾有，而且簡直是出乎意外的好。在木公演之前，有許多人以為這次演出，既集許多知名之士在一起，在人事上也許難免會有小小的麻煩；然而結果却完全出乎意外，「藝術家」的場的積習不但沒有，並且開展了和衷共濟的新作風。顧蘭君的新作「薄命花」是本來限定於九月底要結束的，一方面又得到新華去拍戲，其忙可知，然而她還是百忙中儘可能地安排出時間來上戲，有幾次甚至來不及下裝就趕了來；上海劇藝社的徐立和嚴俊兩位，一方面在他們社裏排着于伶的新作「大明英烈傳」，但逢到章志直、周起、賀賓請位到公司去拍戲，不克分身的時候，他們却趕了來上演鄭芝龍和傅浩；沈浩在公演前病倒了，公演那天寒熱還是很高，但她還是力疾而來。這祇是隨手舉出的幾個例子，其他各位，逢到有本來角色因拍戲或因病不能來的，更是自告奮勇的願意代演，絕對不計較戲多戲少，至於下了場之後兼充幕後英雄，幫助「提示」和「效果」，那更不在話下。

「天職」的自覺

造成這樣融洽無間的原因，那是很多的：第一，新藝是最民主的，也可以說是屬於參加演出的每個人的，「在性質上是『玩票』，但在態度上我們却不願是『遊戲』。」這使每個人都引起責任心。第二，那是上演的劇本正是最配合此時此地的時代性的，有一位記者問顧蘭君「何以有這等興緻」

答曰：「在現在民間故事電影充斥一時的時候，我能够得這末一個好機會，來參加『海國英雄』的演出，真是一件意外的快樂事。」有這樣感想的，其實不祇顧蘭君一人，每個參加這次演出的工作人員，可以說無不都有這樣「天驕」的自覺。舒適好久不演舞台劇了，這次演老將張名振，却格外興奮。劉瓊每天日夜兩場的四幕到底，有人問他「累不累？」他的答覆是：「累死了也得在台上演下去！」諸如此類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總括一句，都是爲這「事業」不僅是新藝的，而且是每個國民的。有「這末」一個好機會，「自然大家都樂乎效命了。」

來自各方的策勉

「這次演出，承蒙各公司當局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和便利，非常感激。要不是他們的幫助，我們這個動員幾乎超過百人的大戲，是無法演出的。」在這短短的幾十字中，各公司當局的鼎力協助，是不言而喻的。他們不僅盡量借給了服裝和道具，而且在製片工作的進行中，可能地予以便利。這雖如吳永剛在「導演者言」所說的，是各公司的賢明當局明瞭這次演出，多少「也可以說是在給電影界和話劇界做了一點訓練和發掘人材的工作。」但扶植這樣一個各從業員的正當的「羣」的娛樂團體，使它正常而順利的發展，這種善意更應該表揚。

根據這一點的事實，那真多極了：張善琨先生在百忙中抽出一個寶貴的晚上，全神貫注的看完

全劇殷殷的慰問新藝演出諸人。民華公司的金信民、董振民兩君，連看了兩遍，得知新藝這次重演，自動的捐助一天廣告，向新藝祝賀並向觀衆推售。周劍雲先生在最後一天晚上來看，後來向人說，他看到第四幕，被感動得流淚了，這樣的戲應該多演幾次。朱石麟先生是有足疾的，平日深居簡出，但這次也撥冗來看，看後他請屠光啓君帶來口信說，他看了之後甚爲感動，引起了把「喬妃」改爲舞台劇的雄心。費穆先生忙于「孔夫子」的剪接和配音中，在最後一天晚上下了絕大決心，暫時把工作擱置了趕了來看戲，於每幕完後到後台向各演員加以慰問。李萍倩先生在事務方面的幫忙，從公演前直至演畢，他始終是個最熱心者。至于吳邦藩先生，這次演出得力於他的更多，戲院的租借以及經濟的墊付，差不多都由他在鼎力支持。「明星」方面，王熙春、英茵、周璇等，在看了戲之後表示祇要她們於基本工作沒有妨礙，都願意來參加演出。周信芳君大病方愈，在狂風暴雨那天打電話來問有沒有空座，後來還是新藝方面婉勸他病後不宜冒風寒而罷。第二天因周府客堂中也是一片大水，不便下樓，托高伯綏君來致意說，希望新藝把演期延長一些，以便他有機會能看一次。

類此的事實，給予新藝同人的，豈止是感奮而已！而十月一日冒了風雨而來的三百餘觀衆，濕了衣服的用掌聲來反映他們的情緒，更使新藝同人衷心感激得至于流出眼淚來。工作人員有於上演前二夜未睡者，至此說，有這樣熱心的觀衆，就是再叫我不睡十個二夜，我也是情願的。

再接再厲

新藝在這樣熱烈的策勉中，同時又接到各團體和私人用書面或口頭的建議，希望能將「英雄」再演若干時日，更因為上次沒有團體票的發售，向隅者甚衆，所以更希望這次能補正這個缺憾。

各方給新藝的期望既這麼熱烈殷切，經討論之下，便有了這次自十一日至十七日重演一星期的決定。這次演期，本來是預備多演幾天的，以便於交通還未全部恢復之前，減少向隅者的不便，但各公司的新片都將開始了，（有的且已開始）新藝的公演本來是盡力希望不致妨礙到各公司的製片工作的，於是便不得不把演期縮短，規定祇再重演一星期。

這次重演的演員陣容，較上次是更強了：顧蘭君的新片已告竣了，她表示以後有更多機會來參加。丁芝在合衆的「賽金花」中演顧媽，開拍在即，以後怕與拍戲時間有衝突，所以又請了吳涓來担任演會后，吳涓在過去的舞台上，是名著一時的「女子公寓」和「闖怨」以及更早的「雷雨」中的演技，到現在還是留給每個觀眾以不減的印象，最近因為職業的關係，演戲的時間便少了，這次是見義勇為答應下來的。她在「業餘」的「武則天」中演過王皇后，現在之演會后，一定能勝任愉快的。

這次每天的戲院租費，較上次便宜了一百三十元，上次是每天五百五十元，其中爲璇宮方面貼「中旅」三百元。這次每天的院租已減爲四百二十元了，據開璇宮貼給「中旅」的，也已每天改爲二百二十元了……

鄭成功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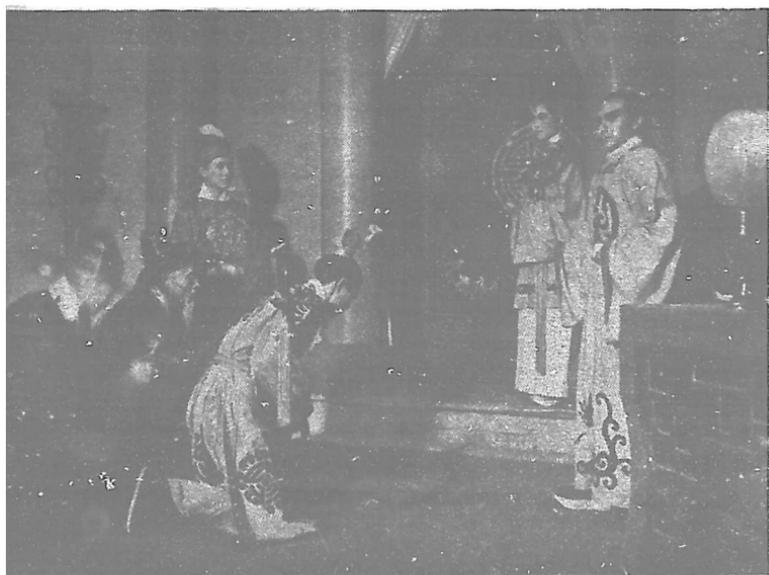
鄭成功手蹟

無怪而為之怒大極神而生劫
物無言靜之而生陰靜也乃無
一靜靜五為之恨古陰分節而後
此書以旁注之字有八十字
並有和句

鄭成功手蹟



飾瓊劉 幼成鄭 飾才英馬司 帝武隆 飾賓賀 龍芝鄭



第一幕



董 氏 沈 浩 飾

曾 后 丁 芝 飾

董 氏 關 君 飾

第
二
幕





飾 殺 錢 (年成) 經 鄭

飾 琦 陳 瑜 鄭

飾 晦 小 (年幼) 經 鄭



第
三
幕



飾直志章 洛 博 飾斐殿 子金馬 飾適舒 振名張

第
四
幕



鄭成功年譜（節錄）

許浩基

明天啓四年（一六二四）甲子公一歲

公諱成功，字大木，初名森，姓鄭氏，後賜國姓，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也。

父芝龍，字飛黃。

公以七月十五日生於日本。公母顏氏。至七歲，遣人取回。有志讀書，聰敏不羣，豐采掩映，弈弈矚人。其權謀術數，受之於父，果敢剛毅，傳之自母。爲諸葛忠武、郭汾陽、岳武穆後一人也。

配董氏，其父諱颺，先號沙築，晉江人也。先朝進士。

是歲錢牧齋諱益四十三歲。翟稼軒式耜三十五歲。吳梅村偉業十六歲。黃梨洲宗羲十五歲。顧亭林炎武十二歲。張蒼水煌言五歲。

天啓五年（一六二五）乙丑公二歲

芝龍自日本歸，入海爲盜。縱橫海上，官兵莫能抗。始議招撫。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因置移泉州道，以嘗招之。芝龍感恩，爲約降。受降日，善繼坐戟門，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令芝龍素縛善繼，竟屈意下之，而芝虎一軍，皆嘩叛去，遂復爲寇。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丙寅公三歲

芝龍據海島，截商粟。閩中洊饑，望海米不至。於是求食者，多往投之。

天啓七年（一六二七）丁卯公四歲

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戊辰公五歲

九月，芝龍降於巡撫熊文燦。工科給事顏繼祖言，芝龍既降，當責其報效，從之。

崇禎二年（一六二九）己巳公六歲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庚午公七歲

公歸國，芝龍遣人迎之。公母及弟猶留日本。

崇禎四年（一六三一）辛未公八歲

京師大旱，皇上幸柵步禱。閩中大旱，芝龍招集流民，傾家貲，市耕牛粟麥分給之，載往台灣，令其墾

闢荒土，而收其賦。鄭氏以此富強。

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壬申公九歲

崇禎六年（一六三三）癸酉公十歲

崇禎七年（一六三四）甲戌公十一歲

崇禎八年（一六三五）乙亥公十二歲

四月，芝龍擊敗海賊劉香，香自殺，衆悉降。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丙子公十三歲

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丁丑公十四歲

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戊寅公十五歲

公年十五，補南安縣學廩生。

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己卯公十六歲

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庚辰公十七歲

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辛巳公十八歲

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壬午公十九歲

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癸未公二十歲

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甲申公二十一歲

清順治元年，公迎弟返國，母謂弟曰：「良人及汝兄數數相迎，然皆以汝尙幼爲辭。今汝稍長，不往則失汝父兄歡，今從此別。但請良人每歲託來船送銀，以爲資給。我身卽死，幸勿憂慮。」遂請幕府航海而去。

三月，李自成陷昌平，犯京師，京營兵潰。帝崩於萬歲山。

五月十五日，誠意伯劉孔昭，司禮監韓贊周等，立福王於南京，改元弘光。封福廷總兵鄭芝龍南安伯，賜蟒衣。

公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贄為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戶部侍郎觀光，一見而謂芝龍曰：「此兒英物，非爾所及。」南京某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為命世之雄才，非科甲之流也。」

弘光元年（一六四五）即隆武元年乙酉公二十二歲

五月，清兵渡江，弘光走至蕪湖，降將劉良佐擒解豫王。

南都不守，總兵鄭鴻逵、鄭彩、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奉之俱南。至福州，中外文武臣僚，恭勸登極。乃於閏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於南郊。以是年為隆武元年，晉封芝龍平夷侯，尋封平國公。鴻逵為定夷侯，尋封定國公。芝豹為澄濟伯，鄭彩為永勝伯，封平國公長子森，賜國姓，改名成功，封忠孝伯，俾統禁旅，以駙馬禮行事。掌宗人府事。唐王好學，通典故，然權在鄭氏，不能有所為。思文帝絕愛公，時尙未有嗣，見公魁梧，撫其背曰：「惜哉！未有女以配卿，卿可盡忠吾家，毋忘故國。」

隆武二年（一六四六）丙戌公二十三歲

閏六月，鄭遵謙與張國維、陳國輝、熊汝霖等，迎魯王於台州，為監國，駐紹興。

六月，清兵攻浙，監國奔台州，次富平，將軍張名振送之福寧，依鄭彩。清師破浙西，進取仙霞，洪內院

以王爵啖芝龍，芝龍心動，乃託言海寇猝至，悉撤關內外兵，仙霞關全無一人。公勸思文出關，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持痛哭。帝曰：「汝能從我行乎？」公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頃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

八月，隆武定計幸贛，未至，晒龍鳳衣，忽有叩門稱鳳蹕者，啓視之，則北騎也。遂與會后同被執，死於福州。

九月，清兵至泉州，芝龍退保安平鎮。貝勒令泉紳郭必昌招之。芝龍得書大悅，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而芝龍田園偏閩粵，秉政以來，增置莊倉五百餘所，樓船尚五六百艘，乃爲洪承疇所誘，必欲降附。諸將多不從，公痛哭而諫，以尊朝廷，恢復中原，遭其父之怒罵。公曰：「父教子以忠，不聞教以貳。」芝龍更作書召公，不從。芝龍曰：「他日爲清之患者，必成功也！」

十月，永明王監國肇慶，以明年爲永曆元年。

芝龍至福州，見潛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遂命酒痛飲。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從者五百人，皆別營不得見。亦不許通家信。芝龍對面作家書數封，皆囑無忘「清恩」等語。謂貝勒曰：「北上而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無與爾事，亦非吾所慮也。」尋發赴燕都。惟押客李鼎隨之去。芝龍既降，其家以爲可免暴掠，遂不設備。北兵至安海，大肆淫掠，公母亦被辱，自縊死。公大恨，用倭法，剖其母腹，出腸漣穢，重納之以斂。公雖列爵，尙未與兵事，意氣

容貌一書生也。惟既遭困難，諫父不聽，且痛母死於非命，慷慨激烈，謀舉義兵。詣孔廟，焚所著之儒服，拜先師，仰天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屋留，各行其是。謹謝儒衣，祈先師昭鑒。」長揖而去。十二月，公會文武羣臣，移於南澳，勸王。於烈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

永歷元年（一六四七）丁亥公二十四歲

公謀舉義，而兵將戰艦，百無一備，往南澳召募。聞永歷接位粵西，遂奉年號，自稱招討大元帥，罪臣有衆三百人，於廈門之鼓浪嶼訓練。委黃懜於安平鎮措餉。識者知其可與有爲，於是平國舊將，咸歸心焉。勤王者遠近至，軍聲頗震。

永歷二年（一六四八）戊子公二十五歲

閏三月，攻同安，守將王彪棄城走，遂入之。

知永歷帝駐蹕肇慶，遣光祿寺卿陳士京入朝。

是歲大饑。公發船至高州糶米。閩中斗米近千錢。

永歷三年（一六四九）己丑公二十六歲

三月，遣施琅等攻漳浦，守將王起鳳降，授鐵騎鎮，遂下雲霄，抵詔安，屯分水關。

七月，永明王遣使至島，封公廣平公。

八月，魯王隨石浦守將張名振出海，往舟山。監國至舟山，黃斌卿不卽納，王朝先殺斌卿，名振遂統

其軍。

永歷四年（一六五〇）庚寅公二十七歲

六月，公攻潮州，久攻不下。會暑，士卒多病，乃退兵朝陽。師還，遂入兩島，兩島爲鄭彩、鄭聯所據，公師抵廈門，聯方醉臥萬石岩。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出見，公笑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未及對，諸執銳者前矣。遠塵軍過，聯船士兵皆誓服不敢動，遂併聯軍。公既入，兩島軍勢益強。

永歷五年（一六五一）辛卯公二十八歲

正月，公至南海，攻其城下之。

八月，清師渡橫海，乘大霧，直抵螺頭門。名振初不覺，霧霽見之，大驚，卽奉魯王南遁。名振初至廈門，公不爲禮，後見其背刺「赤心報國」四大字，始致謝，延爲上客。監國走三沙，公迎入廈門，尋居之金門。公月餽銀米，遇節上啓，後漸疏慢。

永歷六年（一六五二）壬辰公二十九歲

正月，公督師至海澄港，赫文興開城率將士出降。圍長泰縣，北督陳錦來援，敗之。二月，復平和，詔安、南靖三縣，清副將王進勇無敵，中提督甘輝與戰於北溪，兩馬相搏不下，已而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輝攻破之。漳州屬邑皆下。

四月，進圍漳州，公不攻城，築長圍困之，使其糧盡自降。而城中兵盡括鄉紳富室百姓之粟。城中食

盡，民相枕藉俄死，甚至殺人爲食，毋論雀鼠及樹根木葉水萍紙皮之屬，盡食之。稀粥一碗，價值四金，自四月至十月，城中死者十八九。後清署守道周亮工收觸骸，凡七十三萬有奇，焚埋於東門外，名之曰「同歸所」，築庵其上，勒石記之。城外死者骸骨無數，不與焉。間存者氣息僅屬，雖悲泣不能下一淚。有士人飢死，隣舍兒竊食之，腹中歷歷皆故紙，字畫隱隱可辨，隣舍兒見之，一擲亦絕。十月，金固山率滿騎來衝營，是早西風盛發，火箭火炮，皆被風打回，對面昏黑，滿兵乘烟衝突，諸將潰散，公退海澄。

刑部侍郎王處石，至自五指山，言隆武在彼爲僧，繼而遣使廈門，一時故臣，皆不能決。

永歷七年（一六五三）癸巳公三十歲

二月，公遣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等齊入長江。

五月，金固山攻海澄，城壞百餘丈，公親立雉堞堵禦，不能破。清兵攻擊兩晝夜，營壘隨築隨壞。公率諸將士上敬台觀望，張蓋而坐。清兵見之，炮火齊發。甘輝翼公下台，而位隨擊碎矣。公親當矢石，督衆力戰，清師失利而退。固山益調兵復進，薄之。公聞城外空炮遞發，知兵將至。使鐵人持巨斧，臨濠嚴立，令曰：敵至方斫。鐵人者，皆偉軀多力之士，周身披鐵，畫以朱碧彪文，用置行首，遏敵鋒者也。清軍渡濠，鐵人迎而斫之，隨斫隨落，濠爲之滿，卒不能進。

永歷八年（一六五四）甲午公三十一歲

正月，公會名振師，復入京口。戰不利，淹四日退軍。公復令陳六御、程應蕃等協攻崇明，不克還。觸吳淞關，掠戰艦二百九十名，振以沙船九百，泛登萊及高麗乃還。

四月，清割漳泉惠潮四郡地，令島師薙髮，不受，曰：「大國若存此彈丸之地於海外，以存有明之一線，請從安南朝鮮之例，不廢貢職。大國苟不以為然也，則亦惟命耳。」清朝知終不可撫，乃從芝龍於山東。

七月，永歷遣內臣至廈門島，冊封公為延平王。公拜表辭讓。

差監督張自新同兵部主事萬年英由水路詣行在回奏。

十一月，發水陸師，應西寧王李定國於粵東。

永歷九年（一六五五）乙未公三十二歲

正月，破仙遊，攻半月，焚殺甚慘。明兵部尚書唐顯悅之子，乃賜姓之淵家，世子經之外父，死焉。

四月，援粵之師失利，統軍者黃梧降級。蘇茂等班師回，稱西寧王戰敗，退梧州，應援不及。公大怒，降責有差。

永歷十年（一六五六）丙申公三十三歲

五月，粵師失利歸，斬其將蘇茂。

六月，黃梧以海澄叛，竄縣王士元從之。部將康雄不從，斷其手得陸城出。清封黃梧為海澄公。

七月，公帥師北伐，奪閩安鎮，斬北將胡希孔，生擒百七十餘人。二十三日，戰於南台，奪橋。又明日，戰於橋北，再勝。二十八日，戰於較場，奪馬二十五匹，擒延平參將張禮。八月四日，復連江。十二月，取緜源、寧德等處，殺滿帥阿克襄。襄既降，馬猶力殺數人而死。

永歷十一年（一六五七）丁酉公三十四歲

二月，督舟師至溫州，議攻金鄉衛，清守將翟永壽獻城降，遂取糧回。

三月初八日，定國公鴻遠卒於金門所。

八月，公入海門港，乘風直進，黃岩縣清守將王戎戰敗，以城降。太平縣，天台縣，守將俱降。

永歷十二年（一六五八）戊戌公三十五歲

正月，駕在漢都行在，以璽書通問。

五月，公會師浙海，以少司馬張煌言爲監軍北伐，留黃某守廈門，餘俱從行。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鐵人八千，習馬五千，戈船八千。七月，抵羊山，怪風猝至，海船自相冲擊，義陽王死，覆舟五千餘號，溺死數千人。於是返旆。

永歷十三年（一六五九）己亥公三十六歲

二月，永歷至緬甸，緬酋遠迎，朝見，執禮殊謹。五月，緬人以龍舟鼓樂迎帝。

五月，公以全師北指，張煌言以所部義從，前驅入江，煌言兵抵瓜州城下，明日公至，北師出禦，滿漢

死者千餘，乘勝逼其城。移師京口，據鎮山。結陣。清兵爭山，公麾衆疾鬥，乘高發礮，多鼓均聲，江水震沸，清兵潰敗，守將高謙以城降。既得京口，甘輝進計曰：南都完固，不可驟攻，今據瓜州，則山東之師不下。守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扼蕪湖，而江楚之援不至。且分兵定其屬縣，手足既斷，腹心自潰，此長策也。公不聽，悉師薄金陵。公謂煥言，蕪湖上游門戶，倘留都不能且夕下，則江楚之援兵自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煥言以其師領前鋒，開府蕪湖，傳檄千里，上印者三十有七。公兵至江寧，勞張甚，沿江士民奔而南，維揚百姓奔而北，山東河南俱震動。既而攻江寧久不下，崇明守將梁化鳳引騎兵三千入援。公之攻南京，總統余新爲梁化鳳所愚，約降有日，遂不爲備。值其護日祝壽，開神策門攻之。梁化鳳率兵夜出，從街坊居民舍中毀牆通道，用輕騎襲破前屯。公倉猝移帳。質明，軍灶未就，北師傾城出戰，兵無鬥志，烏師大敗。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既執甘輝，責輝勸降，公酬大爵，輝傲睨曰：「國姓父不能奪國姓，乃仗輝，且輝亦安肯勸國姓也。請速死，無他言！」怒叱余新：「丈夫得死所，濡忍何爲？」萬禮，余新皆跪，甘輝以足蹴之曰：「癡漢尙欲求生乎？」大罵不屈，遂被殺。公遂乘流出海，並檄鎮江之師。煥言趙錮、陸與楚師遇，兵潰，提殘校入窟山界，歷險熾衝擊，死散殆盡。至乘騎僞爲失路，買易服變名，自英霍山中，遁入天台，間關百折，得還海壖。九月，公還師攻崇明不下。十月，公返島，哭甘輝而後入，曰：「我從輝言不及此！」立廟祀之。

永曆十四年（一六六〇）庚子公三十七歲

紅夷恐海上動兵。故於庚子正月，復遣通事舍人何斌再來議貢。何斌密進地圖，盛言台灣富強，爲四省要害，且言可取狀。初，公之敗而歸也，以廈門單弱，方謀所向，中途遇紅夷船，其通事乃南安人也。謂公曰：「公何不取台灣，公家之故土也，有台灣則不患無餉矣。」

五月，清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率兵大搜兩島，令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滿船乘風順流，蔽江而下，以數船攻一船，用鐵鍊釘住，砲矢齊發。滿兵乘潮直進，海船漸漸退走，直壓至廈門港口。日向午，東風轉盛，公自手旗起師，風吼濤立。北人不諳海性，眩暈不能軍而退。而李總督出同安，亦失利而返。

永歷十五年（一六六一）辛丑，公三十八歲

公江南之敗，復回廈門，念廈門金門不可守，海澄公黃梧又議無風時出小舟環攻，疲於奔命，遂思東取台灣。

公依山佈陣，凡十餘里，甲兵數萬。周全斌統轄戎旗兵七千，皆衣金龍甲，軍威甚盛，夷人震撼。至是進兵，諸將雖不遠阻，俱有難色。宣毅後鎮吳豪會到其地，力言港淺，大船難進，且水上多瘴癘。公顧之，惟戎鎮楊朝棟倡言可取，公納之。

四月初一日，天明，各至台灣外沙灣，各船絡繹俱至鹿耳門線外。此港甚淺，沙境重疊，大船無從出入，故夷人不甚防備。是日水漲丈餘，本意原欲由澎湖入，而一夜風起濤漲，諸石皆沒，前此所未有。

也。竟以海艚渡之，直抵城下。城中紅夷，不過千餘人，其餘皆鄭氏所遷之民也。守台灣城夷長揆一見官兵來，齊遣頭目拔鬼仔率烏銃兵數百，前來衝擊。陳澤迎戰，一鼓殲之。拔鬼仔戰死，餘夷退走，以火炮攻城，城堅不受砲。灣民導之曰：城外高山，有水自下而上，統於城濠，貫城而過。城中無井泉，所欲惟此一水，若塞其水源，三日而告變矣。從之，移其水源，數日，夷人大困，乞和。公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者地耳，餘悉以歸爾。夷人乃降，守台灣城夷長揆一等，乞以城歸公，而搬其輜重貨物下船，率餘夷五百餘人，駕甲板船遠去。公遂有台灣，改名東寧。乃開朝廷，設百官，爲屯田永駐之計。通令全島，獎勵農業，所有各處田園，不得無故荒廢。嚴官守，振紀綱，制律法，興學校。置府一，曰承天，縣二，曰天興，萬年。後紅毛國以巨舟來攻，鄭氏以小舟往，而釘小舟於巨艦之旁。人沒於水，而火其舟，此後不敢復至。公遂棄其十餘年目的，卽所謂江南進取策者，而不得不轉以台灣爲根據地矣。

十月初三日，清殺同安侯鄭芝龍於柴市，又殺其子孫家眷凡十一人。報至，公叱爲妄傳，中夜悲泣，居常鬱悒。鄭氏在北者，無少長，皆棄市。

十一月，吳三桂入緬甸，緬酋懼，先遣兵殺從臣四十餘人。十二月初一日，吳三桂兵駐劄晚坡。初三日，緬人執帝以獻。

永曆十六年（一六六二）壬寅公三十九歲

四月二十五日，吳三桂以帛進帝所，帝遂崩。皇太子及皇姪殉之，明亡。五月初八日，國姓招討大將軍，殂於東寧，年三十有九。面目皆爪破，曰：吾無顏見先皇帝也。公提一旅之師，伸大義於天下，取台灣，存有明正朔於海外者將四十年。事雖不成，近古以來未曾有也。雄圖莫展，壯志未伸，至今遺恨，猶挾潮聲而俱來也。

台灣延平王鄭氏，起於明天啓四年甲子（一六二四），至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六八三），福建提督施琅逼降之。鄭芝龍子成功，成功子經，經子克塽，凡四傳，計六十年。

人物誌

第一幕

隆武帝 諱聿鍵，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年四十五歲。據錢澄之「所知錄」：「上長身，豐臍，無鬚，聲音如宏鐘。著赭黃布袍，詞氣慷慨。」又云：「性儉素，傷國家多難，勅斷葷酒，衣大布衣。後宮十餘人，皆老嫗。於嗜好，泊如也。特好讀書，博通典故，爲文下筆，數千言立就。」清兵至閩，乃幸翰至汀州，被執遇害。就帝所爲詔諭，及各載籍，其思想性格，實悲觀優柔，爲一智識階級典型。紀帝事最詳者，有無名氏「思文大紀」八卷，「隆武遺事」一卷，黃梨洲「隆武紀年」等。

會 后 南陽人。諸生曾文彥女。年十九，選妃入宮。隆武元年（一六四五）八月，奉冊爲后。李璠「釋史撫遺」謂：「素能理事，頗與外政。凡王批閱章奏，多所參駁。每當臨朝，則垂簾座後，以共聽斷。」邵念魯「東南紀事」則云：「后性警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事，后於屏後聽，共決進止。」「所知錄」：「……或送宮中代批。后亦讀書通文，每召對奏事，於屏後側聽，上回宮與共決可否。時有二聖之稱。」溫春臨「南疆逸史」有傳。

鄭芝龍 字飛黃，泉州南安縣人。據「釋史」：「初爲海寇，福建巡撫沈猶龍招之降。既歸朝，屢平劇盜，

積官至都督同知。甲申（一六四四）冬十月，福王命充總兵官，鎮守福建。明年封南安伯，遣兵入衛。唐王立，以定策勳，爵爲侯，握中外權。恃兵而驕，聲餒赫然，後降清。又據鄭成功世系表云：「清將執之北，幽於鞏古塔。永歷十五年（一六六一）十月被誅。」在京全家同時被殺。「清史稿」有傳。

鄭成功。「南明野史」：「成功原名森，于弘光時入南都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贖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豐彩掩映。及帝建號，入朝，帝奇之。」「台灣通志」：「建國記」續謂：「因賜姓朱，改名成功，字明儼，封御營中軍都督，賜倚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皆稱國姓云。」隆武殉國，芝龍降清，乃舉兵海上，與張煌言同攻金陵。會失敗，乃率師入據台灣，建國冀復明室。永歷十六年（一六六二）病歿，年三十九歲。關於鄭氏載記極多，其最重要者，有黃宗羲「賜姓始末」，許潛基「鄭成功年譜」，余宗信「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江日昇「台灣外記」等。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歷三十二年（一六〇四）進士。嗜古博學，天啓中，以文字觸魏忠賢怒，削籍，名重海內。隆武即位，文臣任事者，學佺尤饒大略。王知其宿儒，言無不從。晉太常寺卿，行在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纂修「崇禎實錄」，總裁福州陷，沐浴正衣冠，縊于中堂。子女被收，五日始得蓋棺，虫流於戶。年七十三歲。

曾櫻字仲舍，號一雲，江西臨江人。萬歷丙辰（一六一六）進士，爲官有清名。「南疆逸史」謂：

「唐王稱號於福州，芝龍薦起櫻，帝亦累聞其賢，起工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又云：「鄭芝龍北去，櫻從鄭成功於廈門……辛卯（一六五一）二月，成功南下泉州，官兵擊破廈門，櫻自縊死。」後櫻子文德起義，一門俱死。次子文思死於汀州，僅餘一孫，隨至廈門。櫻死不知所。

第一幕

鄭芝豹 「鄭成功世系表」云：「隨芝龍降明。隆武建號，封澄濟伯。永歷七年（即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清封芝豹爲提督。於是芝豹同芝龍後妻顏氏入京。尋幽於審古塔，被誅。」

鄭鴻逵 字高儀，芝龍胞弟，尋歸明。福王時，檄守采石。嗣後，「南明野史」云：「初，清師屠揚州，乘勝至瓜州。時鄭鴻逵鎮京口，與清帥張天祿相拒。天祿固史可法愛將也，鴻逵陣喪其一目。而清師編筏向京口，別由上流暗渡，遂襲破鄭師。鴻逵揚帆東遁。戶部主事蘇觀生，亦自甯都走浙，與鄭胥會於杭，遂奉王入閩。」封定國公。後駐師關外，聞清兵至，則徒跣疾走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削其封爵。「東南紀事」云：「後清軍度仙霞，芝龍竄關，且招子成功同北行，鴻逵陰逸之。」後在廈門，以兵屬成功，自隱於白沙以終。年四十五。

董氏 「延平郡王世系表」載：「成功娶董氏，生子經等十人。」「僞鄭逸事」云：「成功婦董氏，勤儉恭謹，日率姬妾婢婦爲紡績及製甲冑諸物佐勞軍。」「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謂：「永歷三十五年正月，世璠殂，董太妃殺監國克塽，以克塽爲世子，襲天位。」按克塽係經妾某氏所生，克

城則爲其妻唐氏出。

鄭經成功世子，宗式夫。成功歿後，襲封延平郡王。嗣位後，清 靖南王 耿繼茂，總督李率，奏以書招之，被拒。復書有云：「不佞世受國恩，恭承先訓，必不棄先人之業，以圖一時之利。厚爵重祿，永世襲封，海外遺臣，無心及此！」於是戰爭遂再起。嗣位時，年十九。永歷三十五年（一六八一）薨。

滄兒，原姓名爲謝表，芝龍家人。「明 延平王 台灣海國紀」云：「永歷十年（一六五六）十二月，芝龍以國姓不降，生命難保無虞，乃再遣家人謝表，持巡撫佟岱書，見成功於寧德。」

博洛，清 貝勒。「明 季南略」云：「十一月十五日，芝龍至福州，謁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爲誓，命酒痛飲。飲三日，夜半，忽拔營起，遂挾之而北矣。芝龍臨行，謂貝勒曰：「北上面君，乃龍本願，但子弟多不肖，今擁兵海上，倘有不測，奈何？」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歷史不詳。

郭必昌。「明 季南略」云：「貝勒知泉州 鄉紳 郭必昌，與芝龍最厚，因遣招之。」又云：「大清朝招撫福建者，爲御史黃熙胤，福建 晉江人，與鄭 芝龍同里。」劇中選用必昌一人。

馬進寶，名逢知，清 金 衛 總兵。歷史不詳。見「明 延平王 台灣海國紀」，係一悍將，嘗與成功戰，爲成功所敗。

第三幕

張名振，字侯服，崇禎末，爲石浦游擊。從魯 王 戰 錢 塘，加富平將軍。鄭 芝龍之北也，遣營 戒 成 功，曰：「兼

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計龍，北有名振，汝必圖之。」及名振至，成功不爲禮。祖背見「赤心報國」四字，深入臂寸，乃呼老將軍，下拜，與兵二萬，承制諸軍，期以收服南京。乙未（一六五五）舟山之役，卒於軍。「東甯記事」及「釋史摭遺」有傳。

甘輝 成功中提督，視之如左右臂。北伐至南京，輝與潘庚鍾力主速戰，成功不聽，遂致敗。「台灣海國紀」云：「甘輝且戰且退，左右皆盡，所殺者亦數十百人，馬蹟被執，罵不絕口，遂遇害。」返閩，成功突甘輝而後入，立忠臣廟，以輝爲首，哭奠之曰：「悔不從將軍之言，以至於此！」封崇明伯。日人「國姓爺合戰」一劇，稱其爲成功姊丈，不知何據。

潘庚鍾 成功參軍，多智謀。北伐至金陵，亦力主速戰者。成功大敗後，代成功蓋下指揮，爲清兵炮轟擊而死。「台灣鄭氏始末」記庚鍾與成功爭議之言甚詳，兼及其死事。

馬信 成功右提督。南京之役，守漢西門。失敗後，隨成功攻崇明，不克，同返廈門，入台灣。封建威伯。林習山 成功部將。封忠孝伯。北伐時駐守獄廟山。敗後，隨成功返思明。明年，從征台灣。

余新 成功部將。南京之役，守神策門外。酗酒，爲清將梁化鳳所襲，至召大敗。被執，降清。

鄭瑜 按「瑜」原爲成功妾名。梵天廬叢錄云：「公有妾，名瑜，能詩，廈門人。公死，有詩哭之云：赤手會扶明日月，丹心猶照漢乾坤。屬下某將欲得之，誓以死守。後入廈門某菴爲尼以終。」其人極可傳，格於地位，移此名與其女，存之，以作此不幸人物之紀念。

第四幕

沈光文「台灣通史」云：「沈光文，字文開，號斯庵，浙江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福王元年（一六四五）豫於甯江之師，授太常博士。明年（一六四六）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務。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圍師潰，扈從不及，聞桂王立粵中，乃走驢慶。永曆三年（一六四九）清閩督李率秦密以膏幣聘，光文焚書返幣，走台灣。十五年（一六六一）延平郡王克台灣，知光文在大喜，以客禮見，而遺老亦多入台。王令麾下致饋，且以田宅贍之。」

以上有史實可考者，凡二十三人。此外有馬金子，史無其人，然性格則足以代表當時農民，原見「碧血花」。其餘如第一幕中之宮女，黃門官，太監，第二幕中之門子，護衛，第三幕之副將，將領，傷將，鐵人軍，第四幕之家人，使女等，則無可考亦不須考者。

本事

第一幕

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八月，帝駐蹕延平。鄭芝龍以與清人有約，突盡撤仙霞關守兵，清兵遂得直入浦城。帝聞訊焦慮，急命芝龍馳援。不意芝龍反藉此逼餉，帝倉卒無以應。而芝龍堅持需索，遂演出鬧殿逼宮諸場。時鄭成功旁侍，亦忍無可忍，致與其父衝突。芝龍盛怒之下，將所轄全軍，向安平開撤。雖經大臣曾櫻、曾學魯感勸，攜聖命前往，亦無挽回。成功不得已，祇得率領禁衛軍迎敵，作隆武會后駕幸汀州掩護。不意帝后剛達汀州，即爲清兵所獲，身殉社稷。成功亦以兵力過弱，致遭大敗。

第二幕

成功既敗，乃率殘兵，集議旅，在金門重復成軍，靜以待時。然彼終未能忘懷於其父芝龍，其叔鴻遠、芝豹等，於是單騎走安平，向其父叔痛泣陳辭。芝龍不爲動，且暗囑芝豹將其扣留，謀爲鴻遠所知，成功得逃回金門。妻董氏，子經，以得鴻遠助，亦繼之出走。而清帥博洛早得報，乃率大隊人馬，前來索成功。芝龍初以爲致送兩粵總監印綬也，及知其實，大失望，然亦只得委稱成功未回。博洛不信，藉此因由，將芝龍全家拘執，晝夜押解北上。臨行時，芝龍深致愧悔，然已無及。

第三幕

此永歷十三年（一六五九）事也。鄭成功軍力已日臻龐大，乃率師北伐，軍容極盛，破瓜州，陷鎮江，攻無不勝，戰無不克，浩蕩直至金陵。初至，與守城清軍戰，三戰三勝，清將遂用緩兵計，約期來降。時中都督卞焯，參軍潘庚鍾，力主一鼓而下，勿受騙，成功不聽。清援既到，袁應外合，以數倍兵力，直搗成功營。成功率所部，倉皇應戰，卒告大敗。卞焯、潘庚鍾等十數將領皆戰死。成功至此，始悟受騙，大慟曰：「是吾輕敵，非爾等之罪也。」再拒招降，率殘軍返思明，渡海據台灣，作久遠之圖。

第四幕

或功既得台灣，仍留其子經守金陵，蓋欲以台灣為根據地，以金陵、二州作進取中原之基點也。各地義民來歸者極多。成功更組天地會，以統率其未入海者。時清人已殺芝龍，留京全家十一口，僅僕滄兒。免入海告知，成功愈勵，志益決，嚴訓子女部將，勿替其志。時隕陽等處及台灣民衆，請再北伐，成功允之，遂命鄭經率領大軍，渡海長征，以開始入台灣後之新戰鬥。

海國英雄

——鄭成功

第一幕

時間

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八月的一夜。

地點

延平在偏殿。

人物

隆武帝

曾后

曾櫻

鄭芝龍

鄭成功

曹學儉

宮女

黃門官

太監

佈景

隆武帝偏殿，原爲南安伯府。南疆釋史云：「王性素儉，少遭患難，既卽位，慨然以復仇雪恥爲務。布衣素食，不御酒肉，勅司禮監，行宮不得以金玉玩好陳設。器用磁錫，幃帳被褥，皆布帛，絕去錦繡，後宮無嬪妃，御執事者，三十人而已。」故偏殿佈置，甚是樸儉。所必須注意者，此雖爲偏殿，隆武實以之兼作書房用。室內有鄴架三四，滿貯圖書，桌上則公文書籍雜置，燃小紅燈，並有清香在燃，烟雲飛動。後有黃布大幔，會后時在幔後聽政，藉代正殿之垂簾。

幕啓時，已是夜間。偏殿一角，燃高座大燭。隆武正立在桌旁，凝思苦慮，香烟繚繞其前。一太監在剪燭花。會后緩緩地從裏面出來，至相當地位立住，望着隆武。太監剪完燭花，入內，看到會后，俯伏。

太監 (禮) 娘娘!

(曾后領首，仍望着隆武。太監即入。隆武聞「娘娘」聲，即轉身看到曾后，轉高興神色。)

隆武 啊!賢后!

曾后 (差不多與隆武同時) 陛下!

隆武 (走進一步) 你還沒有安寢?

曾后 沒有。臣妾想問一問，昨天關上搜到的那二百多封迎降書，陛下怎麼辦了?

隆武 (很失意地) 有什麼怎麼辦?還不是照原先說的，當着大家的面燒掉完事。(向

回走)

曾后 (跟上) 陛下以為這樣處置，我們閩粵二省地方就可以保全了嗎?

隆武 (停住) 朕當然不會這樣想，不過——啊，賢后，在這樣的情形底下，朕不這樣辦，

又有什麼辦法呢?朕自從奉了大統，接位福京，已經是快十個月了，先祖列宗的坟墓，還是在被韃子蹂躪，百姓們既遭了兵亂，又逢着荒年，更是不安得萬分!說到朝庭，愈

加令人氣憤，文臣因循於內，武臣擾害於外，營私植黨，和在北京的時候，並沒有什麼

二樣。朕一想到中興大業，真覺着頭緒茫茫！

會后 陛下的話，臣妾以爲，未免太自餒了。

隆武（停住）並不是自餒，事情確是這樣，賢后是完全知道的。你想想看，我們爲皇室

盡力，也真是竭其所能了。從崇禎九年倡義勤王起，直到現在，是十幾年了。真是日夜

辛勞，殫竭智慮。尤其是到了這兒以後，困苦艱難，更不是以前所能想像得到！

會后 這一點，臣妾很明白。可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我們既要中興明室，這一切苦難，也

就不能不加以忍受！

隆武 那是當然。不過，就朕看起來，實在是渺茫得很。所以，朕今天把關上搜到的那二百

多封迎降書，原封不動，當着羣臣的面，在午門前燒了以後，朕就老實告訴他們：（嚴

肅地）「朕本來並不想做什麼皇上，爲大家擁戴在位，苦心焦慮，是沒有什麼人君

之樂的！只不過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辜負了大家擁戴的初心。而現

在你們竟有預備去降韃子的，真不免叫朕大失所望！」（頓）朕勸他們，往後再不
要這樣做！

曾后 他們看到陛下這樣寬大，也會感動嗎？

隆武 看那樣子，似乎很感動。可是，一時的感動，於事情能有什麼用呢？（慢重）朕真有些悔恨——！！

曾后 陛下有什麼可悔恨的？

隆武 朕悔恨當初過於信任了那些權臣！

曾后 （強調地）權臣？

隆武 是的。朕也悔恨當初不聽賢后的忠告，如果朕聽了賢后的話，不把一切軍權政權，集中在一二個權臣手裏，朕以為是不會有今朝的！

曾后 陛下這幾個月來，不是正在制止這些臣子們的驕縱之氣嗎？

隆武 雖然是在竭力的制止，那能有什麼用呢？最初，朕以為奪去鄭彩的兵權，降低鄭鴻

達的爵位，總可以叫他們的老兄鄭芝龍，能有所警惕，不要再像過去那樣的放肆！知道竟適得其反，鄭芝龍，他現在是愈加跋扈飛揚了！

會后（反激地）因此，陛下對待他們，也只有採取寬容——！

隆武（辯解地）朕並不是寬容，實在是像這樣的人，在我們福京裏很多，他們不但仰承鄭芝龍鼻息，不把朕放在眼裏，還和韃子暗通音信。朕要是不寬容去加以懲處的話，恐怕會激成很大的變故的！

會后（嚴肅）請恕臣妾無狀，照陛下的說法，難道不懲處就不會有大變嗎？

隆武（無可置答地）啊，這個——！

（宮女捧盤，盛茶上。）

宮女（禮）聖上請飲茶。

隆武（匆匆回身，不安地）啊，啊啊——！（取茶）

（隆武取茶後，宮女再獻會后。隆武看宮女過去，即回桌放下。此時宮女過去獻茶會后，會后便取

茶，便問話。）

會后 殿下那邊，你去過沒有？

宮女 去過了。殿下看到娘娘賜他的那兩件錦袍，很高興，要奴婢先回來謝恩。殿下說，

明天他還要親自來拜謝娘娘呢！

會后 殿下還沒有睡嗎？

宮女 沒有。娘娘聽說殿下近來好像有什麼心思似的，老是很晚才睡，總是一個人寢

宮裏走來走去的——

隆武 (插入) 她說的是誰？

會后 她說的是成功。

隆武 成功這孩子，也真是奇怪，自從上個月，朕命他去漳泉一帶招兵回來以後，似乎變

得更懂事了。(想，自語) 他真是一個好孩子！

(宮女在隆武走向會后時退去。)

曾后 沒有想到，在鄭芝龍這樣一份人家裏，居然有這樣的好子弟！

隆武 賢后，你不能這樣說，成功，他現在可算不得是鄭家的人了。

曾后 那是當然。他既做了我們的義子，早就歸了我們朱家了。從這個孩子的一切行事上看，對於我們皇室，也真是忠心耿耿。⁽²⁾

隆武 是的，他對他父親鄭芝龍的許多事情，也很不以為然呢！

曾后 陛下可知道，在成功去漳泉的前兩天，他在平國公府裏，曾經和鄭芝龍大鬧過一場。聽說當時的情勢弄得很僵，連鄭鴻逵也同他的哥哥頂撞起來了！⁽³⁾

隆武 這個，朕早就知道了，是爲着葛嫩娘來請兵的事。不過成功本人，在朕的面前，却始終沒有吐露一點。（想）啊，賢后，提起請兵，朕倒想起一件很緊急的事來了！

曾后 陛下！是什麼事？

隆武 鄭芝龍這兩天又在拚命的逼餉。賢后，你想想看，我們這兒，一共有多大地方，能有多少錢糧，鄭芝龍他對邊關這樣的緊急，竟毫不介意，而一張單子奏上來，却居然需

索紋銀一百五十六萬兩。^①

曾后 (驚訝地) 一百五十六萬兩! 這麼大的數目!

隆武 朕看了這張摺子, 真是氣憤得沒有話說。可是, 朕又不能不壓住自己的感情, 一面把庫存的銀子, 湊成五十萬兩付給他, 一面很誠懇的知會他, 照這樣的需索下去, 就是竭盡了三省的物力, 也是要窮於接濟的!

曾后 陛下知會他以後, 他怎麼說呢?^②

隆武 (憂鬱地) 他說, 一定要這麼多, 少一兩也不成!

曾后 這其餘的一百多萬兩, 陛下打算怎麼辦呢?

隆武 沒有辦法, 朕剛才還召了大學士曾櫻來, 叫他到鄭芝龍府裏, 去好好地勸說, 用誠意去感動。如果鄭芝龍再要固執——! (不說下去, 搖頭, 歎氣。)

曾后 這也怪我們平日太優柔了。要是早就防備到這一着, 不讓鄭芝龍獨攬大權, 獨擁重兵, 他的羽毛就是豐滿, 也會有所顧忌, 不至於任意胡爲, 到這樣地步——!^③

隆武 (懺悔地) 朕真是深悔不聽賢后當日的忠告!

曾后 現在，鄭芝龍不但擁有重兵，足以制我們皇室的死命，而且他有二心，已經是很明白的！說到我們老百姓們雖很忠心，可是，我們平時毫無準備，和他們隔離得太遠！沒有兵，沒有百姓，我們怎麼能夠不受權臣的欺侮呢！

(黃門官上，向隆武前。)

黃門 (禮) 啓聖上，曾大學士已經回到朝房候旨！

隆武 宣他進殿！

黃門 領旨！(下)

曾后 就是曾櫻、曾大學士嗎？

隆武 是的！朕剛才不是說，已經要他去勸說鄭芝龍嗎？現在，他是從鄭家回來。

曾后 臣妾就先退了。等到朝事辦完，陛下也早點安寢吧！(預備退)

隆武 謝謝賢后！(看着她下去)

（曾櫻在會后將退入幕後時隨黃門官上場。太監也自內出，立隆武後。黃門官下。）

曾櫻（禮）臣曾櫻參見陛下！（起身旁立）

隆武 事情辦得怎樣了？

曾櫻 臣該萬死，平國公一味固執，臣雖舌敝唇焦，竭誠感勸，也竟無濟於事！

隆武 他還是要那麼大的數目，一百五十六萬兩嗎？

曾櫻 一點也不肯短少，說到後來，甚至——！

隆武（急）甚至怎麼樣？

曾櫻 臣不敢說！

隆武 大概他又是口出不遜吧？

曾櫻 聖上明鑒！

隆武 事情不糟了嗎？

曾櫻 臣愚昧，無以上報主恩。臣以為，到了這個時候，除掉宣國姓前往勸導，再動以父子

之情，或者還能有救之外，是很難有別的辦法！

隆武 朕看那也不必了！鄭芝龍剛復成性，連君臣之誼都不能感動於他，何有於父子？而且，成功爲着國事，不久之前，也和他爭執過。就是成功去的話，依朕看，也是不會有什麼用的！

曾櫻 陛下究竟預備怎樣處置呢？現在前方待援萬急，如果隊伍再不開發出去，恐怕要誤大事！

隆武 真是難得很！（考慮，無可奈何地。）朕想，還是叫成功來，朕和你們共同協議一下吧！
（見曾櫻默然同意，回頭向太監。）宣殿下！

太監 （禮）領旨！（下）
（黃門官急急再上。）

黃門 （禮）聖上！平國公鄭芝龍蚤夜來朝，說有緊急軍情面奏！

隆武 （匆急地）平國公宣！

黃門 領旨！（下）

隆武 （自語）難道前方又有什麼急變嗎？

（鄭芝龍隨黃門官上場。黃門官卽下。）

芝龍 （禮）臣鄭芝龍參見陛下！前方大勢不好，現有緊急文書一道，恭呈御覽！（起，遞文書）

隆武 （看過大驚）韃子的隊伍居然過了浦城！

芝龍 （冷然地）離延平已經很近了！

隆武 事機既然這樣緊急，賢卿增援的兵派去沒有？

芝龍 臣很想派，不過地大兵太少，抽調不開。②

（隆武聽了很不快。）

曾櫻 啓奏聖上，敵兵既到浦城，延平福京是危如累卵，如不力堵，大勢就難說了！

隆武 （會意地）平國公朕的看法，也是這樣，浦城不守，延平福京垂危，要不趕快發兵，

火速把韃子塔將回去，後患是不堪設想！朕之存亡，其事甚小，可是，我們總得上對得起祖先，下對得起百姓！

芝龍（走過去）陛下，照聖諭所指，是不是說，仙霞浦城的失陷，責任是在我鄭芝龍一個人身上？那臣真是罪該萬死了！

曾櫻（惶急）聖上是不會有這個意思的！

隆武（緩和地）仙霞浦城的失陷，朕和卿共負其責，卿又何必多疑呢？不過，話說回來，卿若果不撤仙霞嶺的兵回到延平、福京，韃子縱然兇悍，也不會這樣容易進關！這却未免是平國公的一失！

芝龍（不快）既然臣犯了這麼大的罪，陛下竟可把臣交付刑部懲辦！

（隆武聞言，大驚變色，勉自抑定。）

曾櫻 陛下過往的事，臣以為也不必再說了，要緊的是怎樣應付目前。平國公力任封疆，留在這裏的兵又很多，臣以為還不是沒有辦法的！

隆武 平國公，朕剛才的話，也不過是回溯往事，賢卿又何必這樣的意氣呢？朕一向依卿爲腹心手足，決沒有疑心的道理。就是識見偶有不同，卿也該仰體朕心，共襄大計才是！

芝龍 （冷然地） 過蒙聖上恩寵，臣不勝惶恐之至！

隆武 朕深望賢卿，能趕快發兵，就以在延平的兵力而論，朕也相信，足以打退胡騎，克奏膚功！

芝龍 臣已經啓奏過，地大兵太少，調動不開，況且延平福京，尤其應該保護！

隆武 保護首都，固然要緊，但是大軍雲集，也似乎是多餘一點。這裏沒有什麼關隘險要，可以憑藉作戰，駐衆兵是沒有什麼用的。賢卿深通兵法，對於這一點，早就應該看到了！

曾櫻 （焦急地阻止他） 陛下——！

芝龍 （大反感） 臣是在海上做强盜出身的，一向只知道打硬仗，是不懂得什麼叫做

兵法（怒側其身）

（在鄭芝龍開始談話時，鄭成功隨太監出。太監歸原地位站立。成功站在階上，候芝龍說完，不高興的望一望他，急趨隆武前。）

成功（禮）兒臣成功參見父皇萬歲萬萬歲！（起立）

隆武（勉自壓抑）怎麼來得這麼晚？

成功恭聽母后教誨，故爾來遲，望父皇恕罪！（再一禮，退到旁邊站着）

隆武（向芝龍）啊，賢卿，朕剛才的話實在是出於至誠，你可不必芥蒂，望卿能上體國

艱，勉負大任，立刻派兵前去堵剿，卿意下究竟如何？

（芝龍躊躇不語，曾櫻祇得激說。）

曾櫻陛下不必焦慮，平國公身膺封疆，兵刀又未曾分散，臣以為定然是有辦法的，這件

事就交給平國公去全權處理吧。現在時候已交子夜，聖上也可以回宮安息了。

隆武（看看成功，成功示可。）這樣也好，平國公——！

芝龍 陛下！臣幹不了！國家養兵是在保衛國土，當然要聽陛下的諭旨。不過，錢既不夠，械

又不足，臣是巧婦難炊無米飯的。萬一將弁們不聽調動，（奸）有損聖上威信，那該
怎麼好？

隆武 （憬然有悟，躊躇地。）這個——！（再看成功）

芝龍 還有，臣今天接到馬金嶺的探報，那裏的駐軍，因為餉銀沒有發，已經嘩變了！這件

事萬一傳說開去——！

隆武 （有些怒意，起立。）平國公，你的話——！

芝龍 臣的話是實實在在的，不敢有絲毫隱瞞！

曾櫻 今天領去的紋銀五十萬兩，還不濟事嗎？

芝龍 （怒）杯水車薪，濟他媽的事！

（鄒芝龍說完，看隆武一眼，然後自袖袋內取出摺扇搨動。曾櫻想阻住他，但又自抑住。鄒成功有

些耐不住的表情，走前一步，想說話，也退了回去。）

隆武（抑住自己的感情）賢卿，朕以爲目前的事，不妨分幾方面去辦。浦城方面，趕快發兵馳援，馬金嶺也得火速宣撫。至於餉銀，國庫所有，已經羅掘俱窮，是卿所深知的。說到內宮，朕和皇后，布衣素食，本來就很刻苦，更沒有餘錢可以接濟。這祇有讓朕另設他法，陸續接濟。賢卿忠心體國，諒能分朕的憂。朕身處危境，實在是別無所求，祇要能保邦家，復皇室，朕就是退避賢路，讓掉這個皇位不做，也是心甘如飴的。（說完，看成功）

芝龍 聖上的話，未免過重了！（說完將摺扇一收，豁然作響。）

成功（忍無可忍）平國公不得無禮！（愾然有悟，急至隆武前行禮。）請恕兒臣魯莽之罪，臣該萬死！

隆武 這倒也不必了。在這樣亂世，所謂君臣之禮，是不能全盡的，祇要大家能夠戮力同心，在朕已是很欣慰的事。兒臣，你起來吧！

成功 謝陛下！（起立）

芝龍 (笑,走過去。) 殿下,你也有什麼不快嗎?

成功 平國公揮扇殿上,有失人臣之禮!

芝龍 噢!原來搥扇子也是失禮。哈哈,殿下,恐怕你的意思不是這個吧!

(成功的心思被說中,急退一步。)

曾櫻 殿下!

芝龍 我平國公也許是失禮了,可是,殿下,你呢?

成功 我,當然是你親生的兒子,不過在朝廷之上,我是祇能講人臣之禮的! (很情感的)

進一步) 父親——!

隆武 成功——!

成功 (趨前) 兒臣在!

隆武 對生身的父親,不能這樣放肆!

成功 兒臣知罪了!

隆武 (對芝龍) 賢卿，小孩子不懂得什麼，恕過了他吧。明天，朕一定要他回到府裏，重地請不孝之罪！

芝龍 那也不必了，他現在已是殿下，還是國姓呢！

成功 父親——！ (很難受地轉過身去)

曾櫻 平國公殿下是你自己的孩子，何必介意呢，國事要緊，聖上要、是再沒有什麼知識，我看還是請你趕快安排前方的事吧！

隆武 也好，二位賢卿，就請先回府安息一下吧！平國公，這一回是要多多地勞頓你了！援兵務必要即刻開將出去，餉銀方面，你儘可放心，朕明天早朝就開始籌措，朕總竭力不使賢卿焦慮！

芝龍 (不快地) 有勞聖駕，臣真是罪該萬死！

隆武 賢卿也不必過謙了！

芝龍 謝陛下！ (行禮)

曾櫻 (與芝龍同時) 謝陛下! (行禮)

(芝龍曾櫻同退。芝龍臨行，用袖作惡劣表情，然後下，隆武亦轉身，憤恨擊桌。)

成功 (轉到隆武身前) 陛下! 不知宣孩兒進殿，有何聖諭?

隆武 是爲着平國公要餉銀的事。

(大監退場。)

成功 月費一百五十六萬兩，數目也實在太大了! 依兒臣的意思，祇要能節省一點，是用不着這麼多的!

隆武 不過平國公的話，實在是難說的。成功，你想想看，朕每個月能從什麼地方，得到這麼多的紋銀呢? 賣官賣爵，加捐加稅，總是加重了老百姓的担負，朕是不願意做的，朕將怎樣應付這件事呢?

成功 兒臣以爲陛下最好從根本上着想!

隆武 朕不大懂得你的意思!

成功 (禮) 請父皇恕罪, 兒臣才敢直說!

隆武 你放胆說好了!

成功 (特慢) 兒臣以為, 國家有法, 執法如山, 才能奠定國基, 勵精圖治! 今陛下寬容羣臣, 而羣臣不知感戴恩德, 反恣驕縱, 實在失去陛下愛護之意! 為今之計, 唯有求陛下勵行法治, 力事澄清, 中興大業, 庶幾有望! 若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不僅陛下將窮於應付, 抑且永不着根本, 實非救國之道! 兒臣罪該萬死。

隆武 成功, 你的話, 真是金石良言, 朕極願採納。不過, 朕所憂慮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平國公, 他在仙霞嶺可守的時候不守, 把隊伍全都調將回來, 此番能不能把韃子打回去, 實在難說得很! 萬一敗到延平福京, 啊! 難道我們國家就這樣完了嗎?

成功 陛下, 兒臣相信, 這是決不會的! 中國地廣物博, 就是萬一延平福京有個怎麼樣, 可以退守的地方, 也還多得得很! 兒臣這一回奉聖諭, 到漳泉一帶招兵, 靜觀土氣, 默察民情, 請恕兒臣死罪, 直覺得他們要比朝裏的羣臣有望得多, 敵愾同仇的心也熱烈得

很。祇要陛下善用，中興的大業，兒臣敢說，就是從今天以後再做起，是也不算遲。

隆武 能有這樣的事嗎？那就太好了。成功，你真是一個命世的雄才！你將來一定有為得

很！不過，明代的江山，我們皇室的命運，朕總以為——（搖頭）

成功 （驚悟地）陛下難道對兒臣還有什麼不信任嗎？

隆武 （勉強地）朕不會的。

成功 難道是對臣父平國公——！

隆武 （驚覺地急語）這也沒有什麼！

成功 陛下請放心！無論臣父平國公怎樣，兒臣是決不會改變初衷的！此頭此血，總是許

給父皇，許給國家了！

隆武 能這樣，那是再好不過了。記得你剛剛來朝的時候，朕曾經撫摩着你說，朕深恨沒

有女兒可以嫁給你，你應該盡忠我家，不要相忘！就現在看，朕的眼光，可以說並沒有

錯。

成功 兒臣過蒙陛下恩寵了！

隆武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在當時無論如何，朕却沒有想到平國公——啊，成功，你以為平國公還能有一天嗎？回到他像過去那樣對朝廷的真誠！

成功 陛下，這件事叫兒臣怎麼說好呢？平國公是兒臣的父親，在父子的恩愛上，是什麼話也不能說的，只有望他永遠報父皇的恩德。可是，兒臣更不能欺騙父皇，負疚國家。陛下！兒臣現在祇有忠誠的啓奏，平國公，他是早有了二心了！

（黃門官再匆匆上場。）

黃門 （禮）禮部侍郎曹學佺求聖上召見！

隆武 （很奇怪地）宣！

黃門 領旨！（起立下。）

隆武 怎麼這位老學士，也夤夜地趕到宮裏來了！

成功 也許又有了什麼意外的事吧！

(太監再度出，曹學佺匆匆登場，老態龍鍾，微喘。)

學佺 (禮) 臣曹學佺參見陛下！

隆武 賢卿午夜進宮，一定有意外的事！

學佺 陛下！大事不好了！

隆武 有什麼急變嗎？

學佺 平國公不肯援救浦城，已令所部，連夜向安平撤退，現在已經開動了！

隆武 賢卿是怎麼知道的？

學佺 臣正從平國公那邊來，曾大學士還在勸說。他要臣先行進宮啓奏，恭候聖諭！

隆武 (想) 朕甚願先聽卿等高見！

學佺 臣以爲到了這個時候，如果再想宣平國公進宮面諭，恐怕很難做到。倉卒之間，祇

有陛下立頒手詔，專使前往，會同曾大學士，作萬一之圖。不知是否有當聖意！

隆武 成功，你以爲怎樣？

成功 兒臣以爲曹侍郎之言甚是。不過陛下明鑒，平國公悍然拒命，整帥而退，其甘冒不韙，心跡昭然！是否有萬一之望，實在難說得很！還望陛下同時另作他種措置，庶幾延平可轉危爲安！

隆武 卿等所見，與朕意甚合，朕馬上就草詔！（向桌走，到桌停。）曹侍郎，依卿的意思，誰能當此重任？

學佺 只有殿下最是相宜！

隆武 成功，你願意去嗎？

成功 兒臣不敢辭！但望陛下不要做過大的期望！

隆武 那就好極了！（草短詔畢）你們趕快去吧！（把詔書交給成功）

成功 兒臣拜旨！

學佺 謝陛下！

（兩人剛移步，宮女捧成功劍出，趕上，跪。）

宮女 殿下！

（成功轉身，看見有點莫明其妙。）

宮女 這是娘娘命奴婢替殿下取來的！

成功 （取劍） 母后還沒有安寢嗎？

宮女 （指簾） 娘娘在簾後聽政呢！

成功 （向簾行禮） 謝母后！

（學佞同時跪，起立後，兩人同退。宮女亦入內。）

隆武 （向簾走） 賢后！

曾后 （在簾內） 陛下！（說完，從簾後出來。）

隆武 朕以爲你已經安寢了。

曾后 陛下沒有回宮，臣妾怎麼敢？

隆武 賢后！你看殿下這一會去，事情能有救嗎？

曾后 很難說。平國公的不可靠，不是從今天起，所以去年楚督何騰蛟想迎聖上移駐的時候，臣妾就密奏過，請陛下改依騰蛟。沒有想到，當時臣妾未曾固請，竟至得到這樣的後果，真是臣妾的死罪。

隆武 這原是朕的錯！朕在有一些地方，確實是太軟弱了，「既不能當機立斷，又不能防患未然。」難道朕真是這樣的人嗎？朕知過了。

曾后 聖上不要這樣說吧！國事雖然艱難，還沒有到不可為的時候。就是這兒不可收拾，何騰蛟那邊，也還在等着陛下去。成功這孩子的話很對，陛下，是再不能過於依恃平國公了！

隆武 賢后以為朕應該離開延平嗎？

曾后 是的，但不是現在，是在這裏的事不可為的時候！

隆武 朕總覺得有些捨棄不得！

曾后 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也顧不到這些了！陛下，你不能在一城一地着想。

隆武 (悲涼地) 可是朕心裏總覺得不安得很。尤其是今天晚上，真好像末日就要臨頭似的。賢后，朕和你相處二十多年了，不知道經過多少困苦，共過多少患難，可是朕的心，是不曾有過像今天這樣的慌亂！

會后 陛下！太疲勞了！

隆武 朕倒沒有疲勞。祇是這兒的一切，太沒有辦法了，就說平國公吧——！ (說至此，遙見成功、會櫻、學佳同來。)

怎麼！他們三個人都回來了！ (對外面看)

會后 (驚異地) 他們回來得這麼快！ (也看)

(隆武驚異地看)

會后 臣妾先退了！

隆武 不必了。已經不是平常的日子，不要再拘禮了！

(成功、會櫻、學佳三人同上，在隆武會后前跪，同呼：「臣等參見陛下！」接着就是成功一人說話。)

成功 啓奏陛下，臣等有辱聖命，罪該萬死！

隆武 事情沒有挽回嗎？

學佺 平國公遠抗聖旨，一意孤行，已將所部，全數撤退離城。臣等膺聖命前往阻止，平國

公接過了旨，就隨軍而去，不和臣等交談！

隆武 (大怒) 居然這樣的狂悖！

會后 (急) 現在，城內的情勢怎樣了？

曾櫻 人心很是慌亂，謠言也四起。殿下已令所部，分區駐守，安定民心。願聖上勿慮！

成功 不過兒臣以爲，這究竟是一時權宜之計。韃子正在長驅直進，延平又是這樣空虛，

還望二聖速定大計，以衛神京！

學佺 而且平國公此番撤退，韃子未必不知。若果星夜開拔前來，將城池包圍，臣等老朽，

死不足惜，萬一驚動二聖，將如何是好？

會后 陛下——！

隆武 賢后，朕的心亂得很！

曾后 卿等也有何高見嗎？

曾櫻 臣等不敢！

曾后 各位賢卿！依現在的情形看，是祇有遷都一途！楚督何騰蛟，屢請聖上移駐，爲平國公所阻，不克就道。現在不如速檄該督，率師前來接駕！

曾櫻 聖上之言甚是！

學佺 臣以爲遷都甚是，檄何騰蛟前來接駕也甚是。不過，由閩入楚，地近千里，往返很要一些時候。而延平垂危，勢難久待。依臣愚見，不如一面檄何騰蛟前來迎駕，一面二聖暫行移駐，以求兩全！

隆武 朕總覺着，延平福京是不能捨棄的！

成功 陛下——！

（黃門官匆匆上場。）

黃門 啓聖上！剛才密報，平國公率隊離城以後，又命所有沿海各關要險隘駐軍，全數撤

退，浦城的驍子，正加速向延平開拔。

隆武（木然地）去吧！

黃門 領旨！（下）

成功 陛下！照剛才的密報看來，延平危急，已是間不容髮了！若果在這個時候，陛下再不乾綱立斷，稍事游移的話，則後患將不堪設想。望陛下立頒聖諭，普告天下，即刻離京，等抵達行在，再糾合義旅，徐圖恢復，國家幸甚！

隆武 朕現在簡直想不到這些！祇覺得上對不起祖先，下對不起百姓！

曾后 陛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能想這些嗎？陛下乃一國之主，決沒有住在這危城裏的道理。請趕快下離開延平的詔諭吧！

隆武 養虎爲患，調度無方，這種臨陣脫逃的詔諭，叫朕如何下得去，朕還是死在延平，以謝天下！

學佺 陛下——！（趨前跪）陛下！皇朝的中興大業，全繫在陛下一人之身，陛下不能再

這樣了！時機危迫得很，聖上必須暫且離開這裏！要是仍舊固執的話，老臣就立刻先死在陛下的面前！

成功

（跪）陛下！請恕兒臣死罪！陛下下的生死事小，國家的中興事大，陛下就不爲自己打算，也該爲我們的國家着想。而且天下的百姓，那一個不在引領而望陛下去拯救

他們於水火之中！

隆武

（焦燥地）好吧，朕就去吧，可是，朕該向那兒去呢？

曾櫻

依臣愚見，不如先幸汀州，再檄何騰蛟前來迎駕！

隆武

（無主地）賢后以爲怎樣？

曾后

（跪）依臣妾看，也祇有汀州最是相宜！

隆武

成功，你呢？

成功

兒臣願率所部，前去抵擋敵人。勝則把他們趕出關外，迎二聖還京，敗也當重振軍

旅，再圖恢復。此頭可斷，此志不可屈，兒臣願萬死以報陛下！

隆武 也好。(頓)那麼,你就先去吧!但望你能很快的回到汀州,回到朕和你母后前面!
成功 謝二聖!兒臣拜旨了!(起立,即行。但當他走到進場處,却又躊躇,會后看他留戀,心裏也難

受起來)

會后 (趕過去) 成功——!

成功 母后!兒臣去了!望二聖保重!

會后 孩子!你也珍重一點吧!但願此身不死,能再和你相見!

(成功會后相對慘然,隆武亦黯然轉過頭去。外面戰鼓聲起來。)

學佺 陛下!不必這樣了!(向成功)戰鼓已經在響,隊伍也集齊了!殿下,你趕快起程吧!

成功 (毅然地向學佺)再見了!

(學佺會櫻同以「再見」相答。)

成功 (走到門前,又停住,很急地跑到隆武面前,跪跌過去。)陛下!兒臣馬上去殺敵,不知

道還有聖諭沒有?

隆武 (慘然地) 沒有了孩子! 但願你此去旗開得勝, 馬到成功!

成功 謝陛下! (起行)

(戰鼓聲漸緊, 成功毫不留戀, 堅毅地走出。曾后等黯然地看着他。當他入場後, 戰鼓聲突然高起來, 曾櫻學佺回到隆武前, 同時跪下, 求下諭旨。)

學佺 (慘然地) 陛下! (不起)

曾櫻 (與學佺同時) 陛下! (不起)

曾后 (走近, 也跪下。) 陛下! 請下聖諭!

隆武 (至此始驚悟) 立刻傳旨, 駕幸汀州!

學佺 (起立, 向外。) 聖上有旨, 駕幸汀州!

曾櫻 (同時) 聖上有旨, 駕幸汀州!

(外面廣大的「拜旨」應聲, 漸遠, 金聲作, 鼓聲繼起。幕緩緩落。)

——幕——

第二幕

時間

隆武二年（一六四六）九月。

地點

安平鄭芝龍府第。

人物

鄭芝龍

鄭芝豹

鄭鴻遠

鄭成功

董氏

鄭經

博洛

馬進寶

郭必昌

滄兒

門子

護衛

佈景

安平鄭芝龍府第便廳。甚瑰麗。建築臨海，海船可直通入內。廳有三出入處：靠右係自內上場，左爲外入場，中間係入內花廳之過道，隱約可見庭院，雜置花木。

幕啓時，爲日中。滄兒在整理杯碗，向茶盤內放，顯然有客方去光景。鄭經則手執小劍自內跑出，拖住滄兒談話。

鄭經 滄兒，你說父親在浦城打仗，祖父爲什麼退到這兒來？

滄兒 這兒？你說是安平嗎？

鄭經 是的，祖父爲什麼不和父親一同去打韃子呢？

滄兒 （有意的）經哥兒，這叫我怎麼會知道呢！

鄭經 你爲什麼不知道呢？

滄兒 不爲什麼，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鄭經 （很正經地）不，你騙我。滄兒，你一定知道的，你不肯說！

滄兒 經哥兒，你叫我說什麼呢？

鄭經 （焦急地）怎麼你沒有聽清楚嗎？我叫你說，祖父有比父親更多的兵，爲什麼他

不開到浦城打韃子，却退到這兒來？

滄兒 （也焦急地）我的天！你怎麼老弄這些話來問？

鄭經 難道我問錯了嗎？

滄兒 你沒有問錯，我是說，你怎麼不找些別的話來問？

鄭經 （不解地）別的話？

滄兒 是的，譬如說，今天天氣好嗎？今天下雨嗎？今天出太陽嗎？這不都是話嗎？爲什麼偏偏要問這個呢？

鄭經 那些我都知道，用不着問。我不懂的就是這個，我要問滄兒，你一定要告訴我！

滄兒 （急得抓頭，哀求地。）經哥兒，我是一個下人，我怎麼能告訴你呢？

鄭經 爲什麼下人就不能告訴我呢？

滄兒 （焦急地）你怎麼老是爲什麼爲什麼的呢？

鄭經 （鼓着眼，其勢兇兇地。）你真不能告訴我嗎？（搶前一步）

滄兒 （以兩手堵住他）別動手，你祖父在西廳會客呢！

鄭經 （狠狠地）不管滄兒你要不說，我就殺掉你！（拔小劍，但不出鞘。）

滄兒 （用手擋住他的劍，帶笑地。）真沒有想到，你這樣一個小小的孩子，居然有你父親

的架子！（笑的搖頭）

鄭經 別囉囉說！（把劍霍的一聲放進去）

滄兒 （無可奈何地）我說，我說。那是因為安平是個好地方！

鄭經 （奇怪）怎麼，安平是個好地方，難道浦城、福京就不是好地方嗎？就應該給韃子佔去嗎？你的話不對，重說！

滄兒 那我可不說了。（忽然想起）啊！經哥兒，我想起了，你父親剛纔不是從金門回來了嗎？你去問他，他一定知道！

鄭經 不！父親剛才到家，他正在和媽媽說着話呢！

滄兒 （苦臉）那麼，你纏着我有什麼用呢？

鄭經 爲什麼沒有用！爲什麼沒有用！滄兒，你說，爲什麼沒有用！（說一句，搶一步，聲音高一次。）

（滄兒老是向後退，嘴裏噢噢地叫着，當鄭經說到最後一句時，鄭鴻遠與鄭芝豹出場，看他們，

立住，滄兒快退到壁，鄭經發現他們，忙回頭跑過去。）

鄭經（行禮）孫兒替兩位叔祖請安！

（滄兒趁他行禮時，匆匆的捧着桌上的茶盤，從右面的過道下去。）

鴻達 經兒，你父親回來了嗎？

鄭經 啓稟叔祖，父親回來了。

芝豹 是什麼時候到的？

鄭經 剛纔不久！

鴻達 現在在什麼地方？

鄭經 和媽媽談家常。

鴻達 你去告訴他，說我和四叔祖來了。

鄭經 是！又是一禮，從右門入。）

鴻達（半自語地）奇怪得很，爲什麼成功這時候跑了回來？

芝豹 總不會金門又有事吧？

鴻達 那不會，金門是成功很費了苦心的地方，那裏不但臨海，還緊靠着金門島。鞋子一時想攻打，恐怕還說不上呢！

芝豹 我看成功在浦城打敗以後，就把隊伍拖到那裏，又是繞路過去，不經過這裏，這似乎是很很有意思。

鴻達 (冷笑) 你到今天才知道嗎？

芝豹 (有點狼狽) 不過，他現在又怎麼跑了回來呢？

鴻達 總不會沒有原因吧！

(芝豹有點感到無趣，鴻達一面笑，一面看右入口，這時，成功繃素匆匆上場，略現憂容。)

鴻達 (很高興地迎上去) 成功！

(芝豹也跟着走近。)

成功 (趨前) 姪兒替二位叔父請安！

鴻達 免了吧！

芝豹 (與鴻達同時) 免了吧！

鴻達 你是從金門回來嗎？

成功 姪兒正是從金門來。

鴻達 那裏料理得怎樣了？

成功 大體總算好了。各地的義師，來歸的也有好幾萬，現在姪兒委了甘輝，正在那裏勸

加訓練，準備待時而動。

芝豹 你用什麼年號？

成功 (大驚，退一步) 年號？

芝豹 是的，隆武皇帝和曾皇后，在汀州被清兵捉住，已經死掉了，咱們是沒有皇帝了。

成功 (痛苦地) 啊，四叔！姪兒不能這樣想！二聖雖身殉社稷，但天下究竟還是明朝的

天下！我們做臣子的，一定要冀諸英傑，共伸大義，爲國復仇！姪兒罪孽深重，何敢潛妄！

已決定仍舊用隆武皇上的年號。隆武三年的大統歷，明年照舊頒行！^⑤

芝豹（有點驚懼地吐一口氣）啊！原來這樣！

鴻達（向芝豹）你這個人，真是糊塗一世！（向成功）成功，你這回到安平——（不

說下去）

成功 叔父是問姪兒爲什麼回來嗎？

鴻達 你回來得太叫我奇怪了！在這樣軍務倥傯的時候，安平（看看芝豹）又並不怎樣安定，你回來似乎沒有什麼好處！（意思是暗示他快走）

成功 姪兒也想過，但是姪兒回來，也自有不得不回來的道理！

芝豹（衝口而出）是些什麼道理？

成功（半自語，眼看着地以示語意別有所在）離開父親太久了，這回回來，是想給他老人家請一回安。（轉身，聲音較大）還有，就是特地來拜望幾位叔父，對金門重振義旅的事，想在幾位叔父面前，請示一番！^⑥

芝豹 你預備請示些什麼呢？

鴻達 (緊接，不讓成功答話。) 成功，你的意思我懂得！做叔父的別的不敢說，祇要有一分

力量，我總用一分力量幫助你！

成功 (禮) 那真是再好不過了！

鴻達 這也是我應當做的事，自從先帝把我的軍權削了以後，我是時常暗自慚愧，我自

己實在太孟浪了，我不應該把兵從仙霞關撤退回來——！

成功 叔父！過去的事，何必再提起？君子之過，是如日月之蝕，報國的機會，往後多得！

鴻達 (意會地) 好！我一定做！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此地？

成功 我還想見一見父親！

芝豹 (驚奇地) 怎麼！你還沒有見到大哥嗎？

成功 姪兒還沒有，剛才到家，父親就在會客！

芝豹 (問成功) 是誰？

成功 不知道，四叔，這回金門舉義，你也有什麼指教嗎？

芝豹 指教！你肚子裏比我明白，我能指教你什麼！

滄兒 （從裏面跑將出來）國姓爺！國姓爺！

成功 （迴身）什麼事大驚小怪！

滄兒 平國公就要送客了，你趕快迴避一下吧！

成功 （莫名其妙地）迴避，爲什麼要迴避？

滄兒 （焦急地）國姓爺！小的自有道理，你無論怎麼樣，現在不能呆在這兒。（把他推

進去，回頭向鴻逵、芝豹。）你們兩位爺爺，也請避一避！

芝豹 （不高興地）什麼道理？

滄兒 （焦急地）澄濟伯，你一會兒就知道了。

鴻逵 （意會地）芝豹，別和他麻煩吧！

（鴻逵拉芝豹與成功同下。芝豹仍舊莫名其妙地看滄兒一下，才同退入中門，但成功直入右門。

滄兒咳嗽一聲，恭立如儀。這時鄭芝龍與郭必昌從中門上場。

芝龍（便走便說）必昌兄，真是太對不起了！

必昌說那兒的話，這都是小弟分內的事，祇要平國公和博洛大帥，雙方能以通力合作，使閩局抵於大定，生靈不致遭受塗炭，我們拜賜已經夠多了。噫！請留步！請留步！

芝龍（站住）我當然也望能做到這樣。老實說，我鄭芝龍如果沒有誠意的話，是不會把仙霞關的兵撤了，讓博洛大帥長驅直進的。我是更不會放棄了福京，把隊伍拉到安平來的。

必昌這一點，博洛大帥當然很明白！

芝龍既然明白，他就應該早一點把「閩粵總監」的印綬送將過來，我鄭芝龍答應他的話，是沒有一件不會做到的，你郭必昌老兄就是一個見證。

必昌請平國公不要誤會，「閩粵總監」的印綬，據必昌所知，是已經預備好了，就會送來的，或許已經在路上，也說不定，嗨，也說不定。（突變嚴肅）啊！平國公，不是你提起

印綬，我倒把一件事忘了！

芝龍 什麼事？

必昌 說起來也小得很。就是博洛大帥，他很關心國姓近來的狀況，他托我順便向平國

公打聽，打聽！

芝龍 （聞言一驚，旋復鎮定起來。）請你轉告一聲，成功這孩子近來的情形，我也不大清

心。小孩子總歸不會鬧出什麼大亂子來的，有咱老子在這裏，博洛大帥，他儘可以放

必昌 感激得很！不過博洛大帥的意思，好像還不止於此！

芝龍 他的意思是怎樣呢！

必昌 博洛大帥說，像國姓那樣的命世雄才，是極難得的，他很是敬重，希望有一個機會，

能和他見見！

芝龍 你痛快一點好不好！

必昌（狼狽）必昌的話說得已經很明白了，就是對於國姓，博洛大帥很是器重，頗有

禮賢下士之意！

芝龍（笑）我懂得了！

必昌 那麼，小弟就告辭了！再見（退）

芝龍（跟着走）再見！

（芝龍送郭必昌由左門下，滄兒隨行，芝龍不出門，轉身向內行去。當他走到台中，成功從右門迎上。）

成功（迎向芝龍）父親！孩兒拜見！

芝龍（出乎意外地）怎麼你回來了！

成功（沉着地）是的，孩兒特地回來，給父親請安！

芝龍（大步走過去，憤憤地）你居然也記得還有父親！

成功（沉着地）孩兒回來得太晚，知罪了！

芝龍 (不快地) 哼! 你也知罪! (看成功衣服) 我問你, 你這是帶着誰的孝?

成功 二聖身殉社稷, 孩兒帶的是國孝!

芝龍 (反感地) 國孝! 好一個大忠臣!

成功 (沉着, 忍耐) 孩兒不敢!

芝龍 (想到過往關係, 終不免黯然) 二聖真的死了嗎?

成功 孩兒已經聽得很實在, 母后在被鞭子解到九龍的時候, 乘機投水自盡, 聖上是

在解到瀕京以後, 絕食而亡! (轉悲涼) 父親! 二聖現在都沒有了!

芝龍 (轉念地) 這也是在劫難逃! (頓) 成功, 二聖既然都死了, 你打算怎麼辦呢!

成功 (沉着) 孩兒以為祇有報仇的一條路!

芝龍 怎麼! 你想替二聖報仇嗎?

成功 (沉着) 這是臣子們的責任, 義無反顧的!

芝龍 你太不量力了吧! 清兵氣勢多盛, 你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孩, 有多大能耐, 居然也想

報仇！

成功 楚雖三戶，猶能亡秦，何況——！

芝龍 （緊接）不要何況了，你這些糊塗念頭，我看大可不必！

成功 （慘然地）不能，父親。我們就是丟開二聖不說，母親的慘死，也是不能不替她昭

雪的！父親！究竟是誰殺害了母親呢？難道不是清兵嗎？

芝龍 （默然無語，低下頭去）……

成功 （沉痛地）父親！母親是多麼的賢德！又多麼的慈愛！誰能想得到，她竟要受到清

兵的踐踏而死！那一種慘狀，不但孩兒永不能忘，父親恐怕就是你，也不忍心不替她

昭雪吧！

芝龍 （黯然地）我當然知道，不過，你的話，說得太早了一點，也太不從大處着想了。小

不忍則亂大謀，你的書比老子我念得多，難道還不知道嗎？

成功，（忍耐地）孩兒知道，可是，父親把這句話拿到現在來用，孩兒以為是不大妥當

的。

芝龍

（衝口而出）

難道老子還說錯了嗎？

成功

不是這麼說，孩兒的意思，是說父親在現在可以報國的地方不報國，可以復仇的
時候不復仇，將來是會有悔恨的！

芝龍

悔恨！我做老子的也有悔恨！你這是什麼話！

成功

清人奸險，就是父親就了他們的「閩粵總監」，孩兒總以為他們未必真能信任，而不加防範。萬一他們有一天，統一了中原，到那時候，像父親這樣明朝的舊臣，恐怕他們未必肯放得過，歷史上的例子多得很！

芝龍

這是你的成見太深了！

成功

（更沉着，更緩慢。）以孩兒想，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可以任意馳驅。要是父親能憑險設伏，鞏固防地，選將練兵，充厚軍力，收拾人心，以固邦本，興築港口，以足餉銀，明朝的中興大業，還不是不可為的！父親虎是不能離開山的，離山就不武，魚是不能離開水的。

的，離水就要困。還望父親能夠注意這些地方！

芝龍（怒）不要說了！我完全懂得你的意思了！告訴你，你老子有二十萬大兵在手裏，

你還耽心些什麼呢？什麼虎！什麼魚！明朝大運既然完了，我們總不能不另找生路！

成功（痛苦地）孩兒也不敢忘掉母親的仇恨！

芝龍（更怒）總不能爲着一個婦人，就壞掉更大的事！

成功（痛苦低頭，默然無語）……

芝龍 你不能丟掉你這些念頭嗎？

成功（搖頭）……

芝龍 你一定要替明朝報仇嗎？

成功（更難受地）……

芝龍（逼進一步）你一定要對抗清兵！

成功（堅決，沉着）這不是孩兒一個人的意思，是全國老百姓們大家的意思。孩兒此

番回來，是望父親能鑒於二聖的殉國，母親的慘死，心迴意轉，來完成我們明朝的中興大業。

芝龍（激怒）不要再說了，我辦不到！

成功（再痛苦地低下頭去）……

芝龍 我不許你這樣做，我要你跟我走！做清朝的臣子，也並不是一件壞事。

成功（經過考慮，正氣涼然地。）父親，你說到這裏，孩兒只有請罪了！孩兒的志向已決定

了！孩兒不能跟父親走！（自語）昔爲儒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一揖）

父親！願你珍重！（轉身而立）

芝龍（大怒，甩袖） 啐——！！

（芝龍一怒而入，成功痛苦地看着他下場，接着鴻遠和芝豹從中門另一面出來。）

鴻遠（安撫地）成功，我看你也不必難過了，事到如今，除掉各行其是，也實在沒有辦

法了。我看你還是早點回到金門去吧！

成功 (慨嘆地) 父親甘心背叛,做萬世的罪人,真是我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

芝豹 也是你自討苦吃,要來勸他!你想天下之大,那有兒子勸老子的道理,你也真是太

糊塗了!

鴻達 芝豹,你又來胡說了!

芝豹 誰胡說?本來是嗎!從開天闢地以來,祇有兒子聽老子的話,那有老子聽兒子的話,

別說成功,就是我鄭芝豹吧!既然做了他鄭芝龍的兄弟,就不能不聽他哥哥鄭芝龍的話!

成功 (向芝豹) 四叔,姪兒也許是罪過了!可是,四叔也知道,從來做父親的,祇有教

孩子爲國盡忠,有誰教兒子違背君父,去投降韃子的呢!

芝豹 (似乎明白些) 噯——!這句話倒也有點道理!

成功 (逼進一步) 那麼,四叔不是也一定要跟父親走呢!

芝豹 (躊躇不決,搔頭) 這倒把我弄糊塗了!

成功 (冷冷地) 四叔也得仔細想一下才好!

芝豹 怎麼你做姪兒的,也居然勸起我做叔父的來了!

成功 姪兒不敢!

(滄兒自中門內出。)

滄兒 (向芝豹) 澄濟伯,平國公有請!

芝豹 (指着自己的鼻子) 請我?

滄兒 是的,平國公說,有要緊的話,要和澄濟伯談。

(芝豹急急下,也不和大家打招呼。滄兒跟着進去。鴻達成功看他們進內。)

鴻達 (搖頭) 真是天字第一號的大渾蛋!

成功 (迎上) 叔父!姪兒舉義,你真能助我一臂嗎?

鴻達 那是一定的!你想,我做叔父的,真是願意在這兒嗎?自從那次葛嫩娘來了,我們鬧

了一次,老實說,要不是爲着隆武皇上,我早就把隊伍拉跑了,還會呆在這裏!

成功 叔父可以把隊伍拉到金門去嗎？

鴻達 當然，你可以趕快先回金門，我在這裏相機而動，到適當的時候，立刻就把隊伍拖

了來！

成功 曾尙書也望叔父能夠早一點去！

鴻達 曾樾大學士已經到了金門嗎？

成功 早就到了，可惜曹學佺侍郎竟殉難了，在清兵進城的時候自盡了！

鴻達 （歎息）……

成功 四叔那邊，你以為還可以進一言嗎？

鴻達 不能再說下去，萬一被他聽懂了你的意思，不但對於我們沒有好處，恐怕還要誤

事。除掉跟着大哥走，他是什麼都不懂得的。（想，憬然有悟。）啊！成功，你在這裏呆一

會兒，我去就來！（預備走）

成功 叔父有什麼事嗎？

鴻達

(便走便說) 等一會兒再說吧!(由中門入內)

(成功愁思滿面,以手托頤,在場上漫踱。幕後隱隱地有風聲。董氏自右門上,手裏拿了成功的外衣。)

董氏

(立住) 殿下!

成功

(驚異地抬頭,愉快地迎上去) 啊!夫人!

董氏

(嫵媚地) 天已經起了風了,有點兒涼吧!

成功

(看她手裏的衣,愉快地) 還好!

董氏

(微笑,不語,展開衣替成功披上)……

成功

(微笑) 謝謝夫人!

董氏

(微笑頷首)……

成功

(愉快) 夫人你真能到金門去嗎?

董氏

(帶笑地) 臣妾很想去,不過,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公公是恐怕不會答應的。

成功 (奇怪) 夫人怎麼知道?

董氏 殿下這件事情不是很明白嗎? 父親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 他惟恐爲着你防礙了, 他和韃子的來往, 有我們母子留在這兒, 你多少總要受一些限制!

成功 夫人的話是對的, 可是我總覺得, 把夫人和孩子留在這裏, 決不是萬全之策!

董氏 殿下的意思——!

成功 我以爲韃子的殘酷, 是誰也知道的, 許多事情, 都很明白地放在我們眼前。無論父親怎樣, 有朝一日韃子來了, 他們不但放不過老百姓們, 恐怕我們這樣人家, 尤其是你們婦女, 他們是不會不踐踏的!

董氏 (痛苦的表情)……

成功 再則, 從今天和父親的談話裏看來, 父親和我, 已經是各行其是, 背道而馳, 我又怎麼能把你們留在這裏?

董氏 殿下! 這在臣妾, 倒以爲是不足慮的! 萬一不幸, 臣妾自有自處之道。臣妾所望於殿

下，是趕快的離開安平。

成功 趕快的離開安平？我今天剛剛回來，爲什麼就要我離開呢？

董氏 殿下有所不知，現在這裏，對於殿下，已經是一個險境！平國公和韃子的來往，是不必說了。萬一清兵突然來到安平，我們婦女，他們固然放不過，可是殿下，恐怕他們更不會輕輕地饒過你！

成功 (一驚) ……

董氏 (傷感地) 二聖已經不在！平國公事實上已經歸了清！這中興明室的大任，是放在殿下的肩上了！殿下應該格外保重纔好！

成功 謝夫人！我一定踴躍！

(就在這時候，鄭經笑嘻嘻地捧了一盤水菓，從右門內跑將出來。)

鄭經 (便跑便叫) 父親！父親！

(成功與董氏同回首，鄭經跑向成功舉起盤。)

鄭經 父親，請隨便用一點！

成功 (一面拿，一面打趣地。) 經兒，你太客氣了！(吃一口)

鄭經 不是我客氣，是母親客氣，母親因為父親歡喜吃水菓，特地叫人買來，預備給父親

晚上吃的。

成功 (笑) 哦——！(看着董氏)

董氏 (有點難爲情，向鄭經。) 小孩子！不要噙噉！(回首向成功一笑)

鄭經 父親！你知道嗎？

成功 (莫名其妙地) 我知道什麼？

鄭經 你知道孩兒已經在學劍嗎？

成功 我已經聽你母親說過了！(看董氏) 孩子！你知道學劍有什麼用嗎？

鄭經 幫助父親去殺韃子，把他們趕到關外去！

成功 (一面立了起來) 好極了！

鄭經 父親！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

成功 你還有什麼事？

鄭經 母親過了年，又要養小寶寶了，你知道嗎？

成功 （開玩笑地） 這我怎麼能不知道呢！

董氏 （狼狽地） 你這個孩子，怎麼這樣多事！

鄭經 母親！難道我說錯了嗎？

（成功大笑，董氏也忍不住的和他相視而笑。笑得鄭經有點難爲情，羞澀地跑下場。鴻逵從中門出來，步履急，神色倉皇。）

鴻逵 成功！（看見董氏，慌停住。）

董氏 （向鴻逵一禮） 叔父，姪媳有禮了！

鴻逵 （先向董氏還禮，然後向成功。） 成功，事情不大好，我看你還是趕快先走！

成功 我預備明天動身！

鴻達 (焦急) 不成,你必須立刻動身!

董氏 叔父得到什麼緊急的信嗎?

鴻達 剛才大哥找芝豹進去,我就怕有什麼事,那裏知道跟進去在窗外一聽,果不其然!

(轉向成功) 成功,你父親已經不把你當兒子看待,他要把你扣下了!

成功 (鎮靜地) 父親找芝豹叔叔進去,是爲着這件事嗎?

鴻達 是的,我進去的時候,他正在面授機宜呢!

董氏 殿下!我看你還是立刻走吧!

成功 (不相信地) 父親我想他還不至於這樣無情吧!

董氏 你太相信父親了!

成功 (默然不語) ……

鴻達 要知道,你的父親現在最大的關心,並不是在你兒子,而是他的官爵,他的勢力,他的地位,只要這點保得住,他是什麼也不吝惜的。你想,他自己的妻子,被敵人蹂躪

而死，他都能忍受，還有什麼做不到的呢！

成功（傷感，無力。）父親竟然如此嗎？

（董氏匆匆自右門下，神情倉皇。）

成功（看見她。）夫人！你到那兒去？

董氏 臣妾馬上就來！（自右門下）

鴻達 我看你立刻就走的好！爲着我們明室的中興大業，你是不能再在這裏耽擱了！

（滄兒自內匆遽出，神色也很倉皇。）

滄兒 國姓爺！平國公要澄濟伯馬上把你扣留下來！你不能再在這裏呆下去了，你趕快走吧！

成功（這才大驚。）果然真有這件事嗎？

滄兒 怎麼不真！我好容易偷了個機會跑出來告訴你！

（董氏攜成功劍復出，立住聽他們談話，鄭經隨從。）

成功 現在他們呢？

滄兒 還在內廳裏，平國公要澄濟伯馬上去調動隊伍！

鴻達 澄濟伯怎麼說？

滄兒 他答應就去！

成功 (切齒地點頭) 也能！

董氏 (走上一步) 殿——下——！ (離別的傷感)

滄兒 (插入) 國姓爺，我要進去了，你珍重吧！

成功 (驚奇地) 滄兒，我也沒有想到，你，平國公的一個親信——！

滄兒 在這樣的事情上，我滄兒可不是他的親信了。我也是一個明朝的人！

成功 (感動得點頭) ……

滄兒 (黯然) 國姓爺！我們再見吧！ (禮下)

董氏 (搶前一步，送上劍) 殿下！

成功 (接劍,看看董氏和鄭經。)你們怎麼辦呢?

董氏 你不必問了!臣妾已經告訴過殿下,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我是有自處之道的!

(望鄭經) 祇是孩子——! (說不下去)

鄭經 父親! (望着成功)

成功 (撫摩着他的頭) 我們還是一同走吧!

董氏 不能,殿下!你要快快的逃出虎口!我們和你一同走,是會累你的,萬一誤了大事,那該怎麼好?

成功 (默然無語) ……

董氏 殿下!這裏有什麼可以留戀的呢!

成功 我總覺得放心你們不下。

董氏 不要緊!臣妾並不是怎麼弱的人,到不得已的時候,我自然有我自己的辦法。平國公!不以殿下爲子,臣妾也就不能算是他的兒媳,祇要殿下先走,臣妾是定然有辦法,

帶着孩子到金門來的！

成功（仍舊無語，弄劍嘆息）……

鴻達 成功，我看還是你先走一步吧！姪媳和姪兒的事，我叔叔來替你辦吧！你放心好了！

成功（翻然下拜）那真是感恩不盡了！

鴻達（拉起他）不必了，你去吧！

成功（思索，然後跑過去。）夫人（說不下去）

董氏（凄然地）殿下——（俯首欲泣）

成功（看董氏半天，又看看鄭經，然後決然地。）再見吧！（急下）

鴻達（氣憤憤地）再見！

鄭經（跟上去）父親！父親！

（成功不回頭的下場。鄭經失望的走了回來。董氏在啜泣。這時，外面有馬蹄聲，馬鈴聲，自近而遠。

鄭經緊緊握住他母親的手，大家都注意的聽。）

鴻達 (向董氏) 現在,你也可以進去準備一下了!

董氏 (禮) 謝謝叔父!

(董氏正預備和鄭經下場,芝龍、芝豹自中門上,滄兒後隨。芝龍看見場上有董氏,有些不解。)

芝龍 (止步,不自禁地) 怎麼!

鴻達 (回頭,搶上一步) 啊,大哥!

董氏 (先驚,後亦鎮定) 兒媳和孫兒給大人請安!

芝龍 (因為四處看不到) 成功呢?

董氏 (倉卒間答不出,而且有點慌張) 他——!

芝龍 (暗暗一驚,忙轉過語鋒) 鴻達,你知道嗎?

鴻達 (機智地) 他剛纔不是進去見大哥了嗎?

芝龍 (奇怪) 見我幹什麼?

鴻達 說是有緊要的事!

芝龍 沒有！他沒有去！

鴻達（故意地）那就奇怪了，我明明看見他打這兒進去的！

芝龍 是什麼時候？

董氏（會意地）在四叔進去不久的時候。

芝豹（莫名其妙的懷疑）你怎麼知道的？

董氏（敏捷地）四叔剛進去的時候，姪媳就來了，是殿下告訴我的，他還說進去也要

向四叔辭行呢！

芝龍 噢——！（望着芝豹）

滄兒（故意地）奴才想起了，在澄濟伯進來不久的時候，是有個人影子在窗外幌了

幾幌。奴才想，也許就是國姓爺吧！

芝龍 你當時怎麼不說呢？

滄兒 因為後來就沒有了，我還以為是誰打那兒走過呢！

芝龍 (急) 現在他在那裏?

鄭經 (跑到他身邊, 插上) 早就出了城嘍!

(全場都驚訝起來)

芝龍 (急) 怎麼?

鄭經 父親像鳥兒一樣的飛, 飛, 飛到金門去了! (一路飛了進去)

芝龍 (大怒) 他走了嗎?

董氏 (冷然地) 很久了!

芝龍 (對芝豹) 趕快派人追!

董氏 (冷然地) 要是還能給公公追得到的話, 兒媳也不會說了!

芝龍 (怒) 你這是什麼話!

董氏 (趕快挽回) 因為恐怕公公對國姓爺過於溺愛, 留他住下來, 會誤了他的大事!

芝龍 (很氣) 大事! 什麼大事!

董氏 就是敵愾同仇，以圖明室的中興！

芝龍 你也居然說這樣的話！

董氏 公公，祇要是明朝的子民，無論男女，誰不應該說這樣的話呢？

芝龍 （盛氣）難道是你叫他走的嗎？

董氏 兒媳不敢！

芝豹 （共勢洶洶地）不敢，至少也是同謀！

鴻逵 芝豹——！

董氏 回四叔，同謀的不是我！

芝豹 那麼是誰呢？

董氏 （冷然地）恐怕就是四叔！

芝豹 （氣極）豈有此理，你這句話說得太豈有此理！

芝龍 （調斥地）你說話應該慎重一點！

董氏 不過，四叔做事，也得忠厚一點才好！

芝龍 你知道長幼之分嗎？你是個兒媳，能夠這樣放肆嗎？

董氏 兒媳知道。不過，做長輩的既不能盡長輩的道理，那麼兒媳——！

芝龍 你這是什麼意思？

董氏 沒有什麼別的意思。兒媳以為，國姓爺是鄭家的子孫，鄭家的親骨血，而現在，他的

長輩，居然忘掉這種名分，要對他下毒手！這是兒媳所不能忍耐的！

芝龍 你知道我們的家法嗎？

董氏 （冷然地）連君臣的名分，父子的恩愛，現在都不值一文錢了，還有什麼家法呢？

芝龍 （氣直吐不歇）你簡直該殺！

董氏 （不屈地）兒媳是一個弱女子，公公要殺，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就請公公作主好

吧！（挺上去）

芝龍 （反而尷尬起來）……

鴻達 (和解地) 我看還是大家都省一句吧!

芝豹 不成! 今天非要她交出成功不可!

鴻達 你又在發傻了!

芝豹 我想成功走得還不會遠, 你去替我趕他一程, 把他抓回來!

鴻達 大哥這又何必呢?

芝龍 太豈有此理!

(門子急上, 持紅帖, 跪呈芝龍。)

門子 博洛大帥前來拜見!

(大家聽了, 同驚異。)

芝龍 (大驚) 是他自己來了嗎?

門子 是的, 大帥自己到了!

芝龍 (奇怪) 這是怎麼回事!

董氏 (冷笑) ……

芝龍 (聲色俱厲) 還不下去!

鴻達 (推他們下場) 你們進去吧!

(董氏鄭經冷笑下)

芝龍 有誰回來沒有?

門子 隨從很多,郭必昌郭大人也在內!

芝龍 (轉笑) 啊,我想起了,恐怕大帥是送「閩粵總監」印綬來的!

芝豹 哥哥的話對,這個印綬,是非他自己送來不可的啊!

芝龍 (向門子) 快請!

門子 是!(下場)

鴻達 大哥!我想先退一下!

芝龍 (點頭) 也好!

芝豹 (覺得奇怪) 你不要見見博洛大帥嗎?

鴻達 (故意地) 我太不會說話了!

芝豹 (不屑地) 你真是沒有出息!

(這時外面脚步聲起來。鴻達匆遽自中門下。滄兒亦自中門入內取茶。)

芝豹 (很高興的向芝龍) 來了!

(必昌引博洛入,芝龍芝豹忙迎上。)

必昌 (先堵住護兵上場) 你們呆在這兒!(再回頭,背肩詔笑地) 我來介紹一下,這一位

就是博洛大帥!

芝龍 (屈身) 久仰得很!

必昌 (再介紹) 這一位是平國公!

博洛 (笑) 咱在關外,就久聞將軍的大名了!欽佩得很!

芝豹 (自我介紹) 我是鄧芝豹,平國公的老弟,爵位是澄濟伯!

博洛 (笑) 好得很! 好得很! 一向少候!

芝龍 請坐!

博洛 不必客氣!

(大家就坐, 芝豹站在對面地位, 必昌坐在博洛側, 滄兒送茶, 退。)

芝龍 未知駕到, 不曾遠迎, 還望大帥恕罪!

博洛 (閒看室內陳設) 豈敢, 豈敢!

芝龍 (謙卑的) 不知大帥枉顧, 有何見諭!

芝豹 (插入) 大帥是不是送「閩粵總監」印綬來的!

芝龍 不許多話!

博洛 特地過來候候老兄!

芝龍 (起身) 不敢當!

博洛 一向聽說世兄成功, 英俊有爲, 今天得到探報, 說是已經回到府裏, 也想順便探望

一番！

芝龍（很驚訝）這個——！！

博洛 小弟是很誠意的！

芝龍 乳臭小孩，何勞大帥關注，真是罪過得很！

博洛 我是渴望見他很久了！

芝龍 他沒有在家裏。自從違抗我的軍令，在浦城與大帥接戰，一直沒有回來過！

博洛（回頭向必昌）難道我們的報子探錯了嗎？

必昌 平國公，大帥確實是很誠意來的，我看你也不必客氣，把國姓請出來見見吧！

芝龍 真沒有回來！

芝豹（急得搔頭）……

（博洛必昌同投他一眼。）

博洛（帶笑地）平國公，你這樣固執，未免有點不好意思吧！

必昌 你要知道，大帥那邊的探報，是未必會錯到那裏去的！

芝龍 (有點窘) 真是沒有回來！

博洛 如果平國公真要這樣推托的話，那是太看不起小弟了！(接着大笑)

芝龍 (有點不高興) 人不在家，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博洛 沒有辦法也得請老兄想一想辦法才好。

必昌 大帥是奉了聖諭來的，是非見到國姓不可的呀！

芝龍 (有些奇怪) 怎麼？聖諭！

必昌 大清皇上，對於國姓，也是關心得很呀！

芝龍 (焦急) 人不在家怎麼辦呢？

博洛 (向必昌看一眼) ……

必昌 不必再客氣了，我看還是請澄濟伯去請一請吧！

芝豹 你們恐怕是見了鬼吧！

芝龍 不要胡說！（向博洛）不在家，真是實情，請大帥轉奏一下，祇要孩子回來，我一定親自送到大營裏去！

博洛 （搖頭）我沒有辦法轉奏！

必昌 大帥是担負不起欺君之罪的！

芝龍 （一驚）……

博洛 （半晌）要是真沒有辦法，我想請國姓的夫人和公子見見，讓小弟來問他們幾句話！

芝龍 （衝口而出）這個可辦不到！

博洛 如果這一點都辦不到，那老兄就不要怪小弟了！

必昌 平國公！這有什麼要緊呢！大帥既然來到這裏，你是不能連這一點事情都不答應的呀！

芝龍 （堅決地）我辦不到！

必昌 澄濟伯！我看還是你去請一請吧！

芝豹 （得意地）好，我就去（下）

芝龍 （非常不快地）芝豹——！

芝豹 （沒有聽見似的下場）……

博洛 （看他一眼）平國公，小弟來自關外，不大懂得中原的禮節，有放肆的地方，務必

請原諒一點！

芝龍 （勉強地）那兒的話！

（芝豹倉皇自內而出。）

芝龍 （看他焦急失望的樣子）他們不肯來嗎？

芝豹 我找遍了都沒有，好像是走了似的！

芝龍 （立了起來）你怎麼知道是走了？

芝豹 跑進去，一個人也找不到，急得沒有辦法，看看房門是開着，就跑了進去，那裏知道

細軟的東西全沒有了，箱籠散得滿地，連後園裏的船也開了，這不是走了是什麼呢？

芝龍（突然想起）那麼鴻達呢？

芝豹 也沒有看見！

芝龍（脫口而出）也沒有看見？（焦急萬狀）

芝豹 是的，祇有滄兒後來被我找到了！

博洛 平國公，你看這件事情，小弟回去，怎麼交待好！

芝龍（有怒意）我覺得大帥也不必逼人太甚了！（轉過頭去）

必昌（脅肩諂笑）大帥並沒有逼你太甚，奉了聖諭，也叫做是沒有辦法！

芝龍（怒）我鄭芝龍自問很對得起大清皇上，要是我不聽黃熙胤和你郭必昌老兄的話，堅守仙霞嶺，不放大帥長驅直進，恐怕鹿死誰手，現在還不知道吧！（頓）你不要以為我鄭芝龍現在就沒有辦法了，雖然這一帶的關隘險要，都被你們佔了，我手裏還有二十萬大兵，還夠一打！

必昌 (冷笑) 很好!

傅洛 (奸笑) ……

(馬進寶我裝上。)

進寶 (向傅洛) 報告大帥! (左右看看,不說下去。)

傅洛 說下去!

進寶 鄭鴻達攜帶鄭成家眷,並所屬部隊,全部突圍而走!

傅洛 (大驚) 哎——趕快去追!

進寶 已經去得遠了!

芝龍 (大驚) 突圍而走!

傅洛 (冷冷地) 平國公,你還沒有知道吧——!!

必昌 你的二十萬大兵,現在是有點靠不住了!

芝龍,你這話怎麼說?

必昌 我是說，你紮在安平₁的隊伍，恐怕除掉鄭鴻達₂的脫圍而去，全都不是你的了！全都

被咱們大帥收復了！你以為咱們大帥會輕騎簡從的到安平₁來嗎？難道大帥不知道

你鄭芝龍₃是很難對付的嗎？要不先把你的隊伍收復，（變臉）大帥是不會到這兒

來的！

芝龍 （氣憤得極）你們來了多少人？

必昌 不多，可也並不少！

芝龍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必昌 是大清皇上的意思，聖諭招呼這樣做，大帥祇得這樣做！

芝龍 你們是這樣的欺騙！

必昌 不能說是欺騙，祇怪魚兒自己來上鉤！

芝豹 （恨極，一拳打過去。）上你媽的鉤！

（馬進寶忙趕上拉住。）

博洛 (怒) 豈有此理! 左右!

(四護衛上)

博洛 (指芝豹) 把他抓起來!

(馬進寶指揮二兵把芝豹捉住, 芝豹經過掙扎被縛)

芝龍 (氣得發抖, 啣兩聲) ……

博洛 平國公, 現在一切的事情, 都替你預備好了!

芝龍 (怒) 怎麼樣, 你們預備殺掉我嗎?

博洛 那倒不會。聖上有諭, 很想見見平國公!

芝龍 你們要我到北京去, 是不是?

必昌 這是聖上的意思!

芝龍 (平下氣) 到北京去也好, 我也很想覲見覲見大清皇上。不過, 我的子弟可不肖

得很, 萬一我走了——!

博洛 這些儘可請平國公放心，本帥自會在這兒料理的。

芝豹 難道鄭成功捉不到，要我們償命嗎？

必昌 澄濟伯，都是一樣，無論鄭成功捉到捉不到，平國公，你們北京之行，總歸是免不了
的！

博洛 進寶！

進寶 (趨前) 大帥有何吩咐？

博洛 把平國公府裏的人，無論男女老幼，全都帶到大營裏去！

進寶 是！(對二兵) 跟我走！(同下)

芝龍 (無可奈何，忍着氣) 現在就走嗎？

博洛 不，先到大營，今天半夜裏動身！

芝豹 (依舊粗魯地) 哥哥，我們真去嗎？

芝龍 俎上肉，釜中魚，現在還有什麼說的！

必昌

(對芝龍伸一隻手) 那麼平國公, 你就請吧!

芝龍

(慘然地) 早知今日, 我何必當初!

(博洛必昌冷笑。燈暗。)

——幕——

第三幕

時間

永歷十三年（一六五九）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

地點

南京嶽廟山之陽。

人物

鄭成功

董氏

鄭經

鄭瑜

潘庚鍾

張名振

甘輝

余新

馬信

林習山

奸細

副將

鐵人軍

護衛兵

佈景

成功嶽廟山總部帳幕。帳幕前陳棹一椅，棹上燃有蠟炬，並置地圖一張，水菓一盤，令旗數事。靠後帳幕上，掛武器數事，內有成功佩劍。並有戰鼓一通，置架上。後面，爲天幕，可見樹木，南京城垣。有小土阜，可立人二三。帳外有石櫓。帳門前有鐵人軍一，執矛而立。

幕啓時，已是夜間，星河耿耿。四野有虫鳴聲，聞以更鼓。成功在帳內來往走動，焦思萬狀，聞伏案上書寫一二語，間取棹上水菓食之。潘庚鍾則坐石檯上，和鄭經在談天象。經旁立。

庚鍾 小將軍，你現在該懂得了吧！

鄭經 懂得了！（指點）這靠近天河兩邊的，是牛郎織女星。那攢在一起的七顆是北斗七星。天河旁邊，像一個老頭兒灣着腰的，（作勢）是老人星。不，潘老伯，我想這不應該叫做老人星——！

庚鍾 你說應該叫做什麼呢？

鄭經 我想灣着腰的人，不單只是老年人，那些農夫農婦，在播種，插秧，割稻的時候，不也都灣着腰嗎？而且中原是以農立國，這天河兩邊，又有牛郎織女，我以為稱他做老人星是更加妥當的！

庚鍾 （高興地）你的意思很不錯，沒有想到你這樣小小的年紀，居然有這樣的見地。

(撫摩着他的頭)

鄭經 (笑) 潘老伯,你別這樣誇獎我了,怪難爲情的!(再看天) 那個很遠很亮的一顆,是紫微星嗎?是我們的永曆皇上嗎?

庚鍾 (更得意地) 就是永曆皇上!

鄭經 (想) 就是永曆皇上,今年是永曆十三年,哎呀!韃子進關以來,不已經是有十六個年頭了嗎?

庚鍾 (點頭) 這一回的戰事,也真是太艱苦了!

(成功在他們談話至末段時,自桌愈起,拿着一個水囊,咬了一口,匆匆攜着函稿出帳。)

成功 (邊出來邊說) 你們在談些什麼?

庚鍾 (迎上) 沒有什麼,隨便和小將軍撩撩天!

成功 (遞過函件) 潘參軍,你看看這封信可有什麼要改動的地方沒有?(遞過去)

庚鍾 (看了一個頭) 是給張煌言張兵官的嗎?②

成功 是的，他已經到了蕪湖，鄰近各縣，紛紛響應，在十天之內，相率來歸附我們的，居然有三十多縣，大家都望我們很快地把南京打下來！

庚鍾 （半自語地） 民氣真是大大地可用！（跑到右面，就燈光看信。）

成功 （向鄭經） 你母親已經睡了嗎？

鄭經 沒有，孩兒來的時候，她還在替將士們做甲冑呢！

庚鍾 （趕過來） 張兵官的意思，庚鍾以為不妨再度斟酌！（遞還信）我們守在這南京城外，已經是半個多月了，城裏的韃子，似乎很安靜，恐怕其間難免有詐呢！

成功 （微笑） 參軍，你也太多慮了。我們這一回北伐，從舟山興師起，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下瓜州，陷鎮江，一直到進圍南京，那一處的韃子，不是聞風喪胆！他們的提督管效忠在鎮江一役之後，曾經說過：我從滿洲到中國，身經十七戰，沒有這樣的死戰過！

可是，死戰又怎麼樣呢？還不是敗了！

庚鍾 不過，我們總不能不防其萬一！庚鍾以為張兵官的來信，說得是很有理的。我們的

最上策，應該是不受等待，一鼓足氣的打下南京。

成功 這一點，我和參軍以及甘將軍，不是說得很多了嗎？我們這一回北伐，雖號稱八十八萬，其實是相差得很遠的。再加一路以來，損兵折將，為數也不在少，士卒也很疲乏了！南京不是個小城，輕易就下得來。我所以答應韃子，讓他們三十天後來降，是有自己苦衷的。我們的將士，也須要休息一下。我沒有那麼傻，會相信他們的來書所說，按照韃子的規矩，要圍城三十天才能出降！

庚鍾 張兵官來信所說，庚鍾以為還有 一點也頗值得元帥採納，就是：即使我們不能暫時不攻城，也得趕派大軍，收復鄰近各重要地帶，以阻止韃子的援軍。

成功 山東、安徽，不是已經在做了嗎？現在所苦的，是這裏大隊不能調動，援軍又不能按時到達，其他幾路，還無從下手。這幾天，我也為着這件事在焦慮呢！（沉默半晌）好！你們談一下吧！（匆匆下）

鄭經 潘老伯！南京城內的韃子，一定要到三十天後，纔肯開城出降，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庚鍾 據來信說，這是滿洲的規矩。城池被圍三十天，然後出降的，罪就不及妻孥。他們的家眷都在滿洲。要是現在降了，家裏所有的老老小小，全都要被殺掉！所以他們要我們候他們三十天，纔肯來降！

鄭經 （有點不信） 他們的話可靠嗎？

庚鍾 當然不一定可靠，或許竟是緩兵之計，也未可知。

鄭經 那麼，我們就得防範他們！

庚鍾 剛才和你父親談的，不正是這一件事嗎？

（鄭經無語，兩人默默地看着南京城。遠遠傳來古廟的磬聲。這時，余新吃得醉醺醺地上炕，手裏捧着一杯酒，先看看他們。）

余新 （醉態） 怎麼你們都還沒有睡嗎？

庚鍾 沒有，余將軍！

（鄭經和庚鍾有點奇怪地看着他。）

余新 (望帳內走) 大元帥呢? 我余新要敬他一杯酒! (跌跌踉踉, 酒往外潑。) 今天是我們最快活的日子!

鄭經 余將軍, 你喝醉了嗎?

余新 (跌跌踉踉, 還是向裏面去。) 我沒有, 我沒有醉, 沒有醉! (走到鐵人處, 抬頭看看, 舉起杯。) 啊, 你也喝點吧, 喝一點!

(鐵人兀自不動, 並不理他。)

余新 (醉態) 怎麼你不說話! 你不睬我! 好好! (把酒放到地上) 我就打你! (握着拳頭打去, 沒有打中, 竄過去。) 就打你! (一拳打中)

庚鍾 (拉過他) 余將軍, 你真喝醉了嗎?

余新 (頂真的看一下) 啊, 你是——你是潘, 潘…… (往下倒)
(鄭經忙扶住他。)

庚鍾 (嚴肅地) 你知道大元帥有令, 不許喝酒嗎?

余新（醉態）知道潘參軍，你也知道，今天是大元帥的生日嗎？末將怎能不喝酒呢？你也喝過了嗎？（向庚鍾身上撲）

庚鍾（讓過）不要這樣糊塗！大元帥今天早上還有令，說是在這樣軍情緊急的時候，不許有慶賀，誰叫你喝酒的？

余新（醉態的笑）沒有誰是我自己偷偷地喝的！嘻嘻！大元帥做生日，末將還能不喝酒嗎？（身跌踏過去）

庚鍾（托住他）簡直不成話說！

鄭經 余將軍父親就要進帳了，你還不趕快出去！

余新（醉態看他一眼）小將軍，你也在，你不替你父親做壽嗎？

（突然地一聲砲響）

庚鍾（大驚）是砲聲——！

余新（醉態）你們跑什麼！看放花炮嗎？

(又是一聲砲。)

余新 (醉態) 多響!真是好花砲!

(副將倉皇的上場,尋覓似的,找到余新。)

副將 (很急地) 余將軍,你怎麼還在這裏!韃子已經打到你的營裏來了!

余新 (不解地) 嘻嘻!

副將 (很急地) 余將軍,你怎麼了!

(庚鍾鄭經已經跑下阜來。)

庚鍾 韃子真的衝出來了嗎?

副將 從神策門打將出來了!聽說是梁化鳳的部隊!⊕

鄭經 那個守崇明的梁化鳳嗎?

副將 是他。聽說帶來的人很多!

(副將一面答他們的話,一面搖着余新。)

副將 余將軍！你快點醒醒！你快點醒醒！

（又是一次更大的砲聲，先有光。這一下，可把余新突然的驚醒了，他措了眼。）

余新 是怎麼回事？

副將 韃子已經從神策門打將出來，直撲將軍的營部！

余新 （大驚）啊——！（什麼也不管的跑下場）

（副將隨着他跑下去。）

庚鍾 （向鄭經）果不出我和甘將軍所料，韃子竟是緩兵之計！

（又是一聲砲響，但沒有上次的響亮。就在這時，成功匆匆上場。）

成功 前方開火了嗎？

庚鍾 打起來了！梁化鳳的部隊，已經到了南京，現在正在神策門一帶和我軍鏖戰！

成功 （咬齒）想不到韃子竟這樣的不講信約！（向帳內走）

（成功跑過去自己擊鼓，回到桌旁。外面又是砲聲。馬信，甘輝，張名振，林習山同上，兩旁侍立着聽

令。

成功

(起立，拉過地圖。) 韃子不守三十天投降的信約，調動援軍，向我進攻！本帥深望各

位將領，勉勵士卒，再逞神威，一鼓奪下南京！甘將軍——！

甘輝

(向前一步) 末將甘輝在！

成功

(拿令旗在手，看圖。) 率領駐紮獅子山鐵人軍五千，及陳澤、吳豪各部隊，火速前往

應戰！(遞令旗)

甘輝

(接旗) 得令！(下) ⑤

成功

(再拿令旗) 馬將軍！

(外面又是一聲砲響。)

馬信

(走上一步) 末將馬信在！

成功

(看圖) 火速督率部隊，扼守漢西門一帶，並相機進攻！(遞令旗) ⑥

馬信

(接旗) 得令！(下)

成功 (再拿一支令箭) 林將軍——!

習山 (上前一步) 末將林習山在!

成功 火速率領賀世明蔡祿部隊，繞至神策門一帶接應，本帥無令，不得後退! (授旗)

習山 (接旗) 得令! (下) ⑤

成功 (看名振一下) 張將軍!

名振 (上前一步) 末將張名振在!

成功 (想) 本帥自誓師北伐以來，多賴老將軍神威，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鎮

江一役，老將功勳大著。此番，本帥的意思，深望老將軍襄助本部，稍資息養! ⑥

名振 (大驚) 元帥的意思，是不是說末將太老了!

成功 本帥沒有這個意思，祇以為老將軍在鎮江一役，過於勞頓，現在各路佈緒已定，也

無須更多的兵。老將軍不必多疑。

(遠遠地大砲聲，先有光亮。)

名振（倔強地）鎮江一役，雖是苦戰，末將並沒有被困！而這一回，有關全局得失更大！

爭戰於邊境，何日可望中興？今天的機會，真是千載一時，若一戰而勝，則中興指日可待！末將雖是白髮纒髭，（指白髮）自信還能助元帥一臂，絕不輸於他們後生小輩！

（昂然地）

庚鍾 老將軍！你不要誤會元帥的意思！

名振 元帥的好意，末將萬分的感激，絕不會有什麼誤會。不過，末將以為，報仇雪恥，固無分於男女，也無分於老幼。老子猶可成軍，何況我張名振還是一員戰將（倔強地）

成功（和霽地）老將軍一定要上前方嗎？

名振 末將志願如此，願元帥成全，感恩不盡（跪下）

鄭經（成功預備扶，鄭經看見，忙來攙。）老將軍請起！

成功 老將軍既然一定要去，那就祇得再勞了！（拿令旗）張將軍——！

名振（精神抖擻，得意地。）末將張名振在！

成功 率領護衛兵五千，速往儀鳳門一帶，協同翁天裕，相機進擊（授旗）
名振 （接旗）得令（下）

（遠遠連續砲聲二響）

成功 （向庚鍾） 這位老將軍，真是大義凜然！

庚鍾 他一向總是這樣，有**時比年輕的人，更顯得勇敢！**

鄭經 父親，你爲什麼不讓他去呢？

成功 我怕他年紀太大，又是黑夜鏖戰，萬一有失，我心怎麼能安？

（連續砲響，先發光）

成功 （想）經兒，你去母親帳裏，請她就來！

鄭經 孩兒拜命（下）

（又是連續砲聲，火光）

成功 （向庚鍾） 潘參軍，我想請你留守大營！

庚鍾 元帥預備親自出陣嗎？

（鄭經，董氏，鄭瑜同上。）

成功 （趕上去） 啊，夫人城裏的韃子，今晚胆敢出來襲擊，我想援軍一定不少，恐怕又

是一番惡戰！我即刻前去指揮，請夫人協同潘參軍替我留守大營！

董氏 臣妾拜命（禮）

（就在董氏「拜命」時，燈光暗將下去，燭光漸滅。鄭成功偕鄭經，鐵人軍在炮火光中下場。炮火光震耀。台上三人，在黑暗中望着戰火。已而舞台漸亮，蓋已至次日晨矣。當舞台完全轉入白晝狀態時，董氏坐帥桌觀書，鄭瑜旁侍。潘庚鍾在來往走動。）

董氏 這一夜的仗火，打得真是太厲害了！參軍，你知道這一回韃子主要的援軍，究竟是

那一部？

庚鍾 是梁化鳳的一路。

董氏 （好像知道似的）梁化鳳！

庚鍾 是的。夫人總該記得，我軍攻崇明不得下，先襲瓜州，這梁化鳳就是崇明的守將。

董氏 參軍以爲這一回的戰事——！

庚鍾 庚鍾以爲很難說。聽說梁化鳳的部隊，是從神策門出來。神策門本來是堵住了的，元帥以爲余新一部的人馬比較弱，就派他紮在那邊。想不到梁化鳳竟在這裏掘了一個洞，把兵偷偷地送出來。

董氏 余新輕敵縱酒，國姓不是命張英勸過他嗎？

庚鍾 能有什麼用呢？昨天晚上，他還是在酗酒，在胡鬧！

鄭瑜 父親爲什麼不殺掉他！

董氏 瑜兒，不許胡說！

鄭瑜 是！母親！（退在一旁）

（外面砲聲起，鄭經匆匆上場，至董氏座前。）

鄭經 （禮）：孩兒替母親請安！

董氏 經兒，你怎麼回來了？

鄭經 前方的情勢不大好。余新蕭拱辰兩將軍的部隊，都敗了下來，余將軍被韃子捉去

了！

庚鍾 余將軍被捉去了？

鄭經 是的！父親立刻派翁天佑將軍前去搶救，已經來不及！

董氏 現在怎樣了？

鄭經 韃子兵全都紮到城外來了，我們倉卒應戰，陣脚凌亂得很！

董氏 你父親打算怎樣呢？

鄭經 父親預備調動水軍，一同作戰，特地囑孩兒回來，請潘參軍去蓋下替他指揮一下！

董氏 （禮）參軍有勞了！

庚鍾 （禮）庚鍾馬上就去！

（庚鍾轉身走，夫人下座送他，至帳口。）

庚鍾（還揖）告辭了！

董氏（禮）再見！

（董氏鄧瑜送他下場，然後轉身回來，沒有幾步，一護衛趕將上來。）

護衛（禮）報告夫人！甘輝將軍營裏，解來奸細一名，聽候審訊！

董氏 帶上來！

護衛 是！（退下）

（董氏還座，鄧瑜左侍，鄧縉取劍，立在一旁。護衛解奸細一中年樵夫上。）

奸細（在內）我的柴！我的柴！

護衛（推他出來）不要裝腔了，跪下！

（奸細不敢拾頭的跪下。）

董氏 把姓名報上來！

奸細（故作顫抖）小的叫王老八，是砍柴的！

董氏 砍柴的既是砍柴的，怎麼會被捉了來？

奸細 (故作顫抖) 小的不知道。

董氏 (奇怪地) 被捉了來還不知道？

奸細 (故作顫抖) 小的正背着柴回家，大爺們不問青紅皂白，硬把小的拖了來，還說

小的奸細，求大人饒命！

董氏 你的家在那裏？

奸細 在神策門外，上有八十歲的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一家幾口，全靠小的砍柴過活！

(鄭經初聽聲音，有些疑惑，愈聽愈疑。)

鄭經 (決定地) 王老八，把頭抬起來！

奸細 (哭喪着臉似的) 小的不敢！

董氏 爲什麼不敢？

奸細 (哀求地) 求大人饒命！

鄭經（怒）抬起來！

奸細（無可奈何地把頭抬起，緩緩地，畏怯地）……

鄭瑜（大驚）怎麼？

鄭經（也奇怪地）是你——！

董氏（向前一步）在你開口的時候，我就聽出是你了！怪不得元帥因你作事不力，把你懲戒以後，你就不見了。

鄭經（有意調侃地）現在還是砍柴的嗎？

奸細……

董氏 元帥待你不錯，你爲什麼要投到韃子那邊去？

奸細 因爲元帥把我降了級，我的面子下不去。

董氏（怒）因爲面子下不去，你就去投降！

奸細 我想祇要我肯去，他們一定會給我高官做的！

董氏 你就不想想你是明朝的人嗎？

奸細 (不語) ……

鄭經 真是一個無恥的東西！

董氏 我問你，你是怎麼過去的？

奸細 是那天我正在氣憤，突然來了幾名韃子奸細，他們勸我，說過去有好處，我一時糊塗就答應了。

董氏 原來你跟韃子的奸細早有來往？

奸細 不，沒有來往。

董氏 那麼，你怎麼遇着他們的？

奸細 就在營裏。

董氏 (大驚) 就在營裏！

鄭經 (簡直不相信) 你說的是什麼？

奸細 我說就在我們營裏！

董氏 (急) 就在我們營裏，他們怎麼來的？

奸細 裝做老百姓，在各營裏賣零食，打聽這邊的軍情！

董氏 (大驚) 哎呀！(站了起來)

鄭經 母親！爲什麼我們忽略了這一點呢？

董氏 忽略倒不會。我知道你父親對這件事，是曾經三令五申過。大概由於各營部，因爲一連打過很多勝仗，都有些驕矜，就難免疏忽了。(向奸) 他們就這樣的收留了你嗎？

奸細 是的！

董氏 你不要隱瞞，韃子不是小孩，沒有這樣隨隨便便就相信了你的！(頓，大聲) 你一定去報告了些什麼軍情？

鄭經 (以劍直指) 說——！

奸細 (不語) ……

鄭經 還不快說!

奸細 (顫抖) 我祇說了兩件事!

董氏 那兩件?

奸細 第一,是要攻大帥,先得打余新,因為余新這一部分的軍力最壞。

董氏 第二呢?

奸細 就是最好昨天晚上來打,因為是元帥的生日,大家一定不聽命令,私自慶賀,決不

防備!

董氏 原來這都是你!我問你,你這樣做究竟有什麼好處?

奸細 他們都說,我這樣做,可以升官發財!

鄭經 (啐一句,把劍收起) ……

董氏 這一回韃子究竟有多少人?

奸細 裏裏外外，一共有十多萬，比這邊的多。再加他們又是出奇夾擊，這邊倉皇應戰，恐怕很難操勝算呢！

董氏 (怒斥) 胡說！

鄭經 你既然過去了，爲什麼又跑了回來？

奸細 (昂然地) 梁化鳳要我再來探聽些軍情！

董氏 你可沒有想到，當你走過甘輝將軍陣邊的時候，就被我們捉住了！(嚴厲地) 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嗎？

奸細 沒有什麼話說。祇求元帥饒命！我還是願意回來！

鄭瑜 有這樣便當的事？

董氏 你該知道，你犯的是怎樣的大罪？

奸細 我願意帶罪圖功，把那邊的軍情，也告訴元帥！

董氏 住口！元帥賞罰嚴明，是你所深知，他決不會收留像你這樣反覆無常的小人！

奸細 那麼，怎麼好呢？

董氏 怎麼好？——！

奸細 (慌急) 死——？那怎麼能夠？那怎麼能夠？

董氏 (切齒地) 立刻推出去斬！

奸細 (慌亂) 啊，小將軍！小將軍！

鄭經 (諷刺地) 誰叫你這樣做的！

奸細 (差不多要哭出來) 我再也不了！我再也不了！

董氏 (顧護衛) 替我拖出去！

(奸細放聲大哭，不肯下。外面砲聲起，接着成功上場，董氏下座相迎。)

董氏 殿下辛苦了！

成功 (看見奸細) 這是什麼人？

董氏 是甘將軍那邊解來的一個奸細！我已經審過了！(回身向侍衛) 趕快拖出去！

護衛 是（把奸細拖出去）

（鄭瑜、鄭經跟下。場上僅餘成功、董氏二人。）

董氏 殿下！前方的局勢，究竟怎樣了？

成功 （沉着地） 昨兒晚上，是我們敗了！

董氏 （逼進一步） 現在呢？

成功 韃子兵已經全開到城外，紮住營盤，恐怕更大的戰事，馬上就要開始。

董氏 （向成功） 我們的軍力，能夠應付嗎？

成功 將有大敗，必有小勝，照現在情勢看，敵人的數目雖然比我們多，但祇要我們能戮

力奮戰，我想今天是可以滅此饑虜的！

董氏 水軍已經調動來了嗎？

成功 我回來正預備料理這件事！（很情感的走進一步）夫人！

董氏 （看他有點疲勞，非常憐惜地，也進一步） 殿下！

(兩人默默相視。砲聲突起。二人驚視。甘輝匆匆上場。)

甘輝 (便走便說) 元帥回來了沒有?

(成功董氏急回頭。)

甘輝 (禮) 啊, 元帥! 夫人!

成功 甘將軍, 你神色這樣匆忙, 是不是前方又有什麼變化?

甘輝 沒有。末將回來, 是想向元帥建議, 最好將我軍暫行退屯觀音門一帶, 從事整理。確定大計, 然後再徐圖進攻。照現在的情形, 我軍陣脚凌亂, 未經整理, 重應大敵, 末將深以爲慮。還望元帥鑒察!

成功 我倒不這樣想。在現在的情形之下, 反而以爲遲緩是會誤事的, 祇有一氣打下去, 或者還能有望!

董氏 殿下臣妾以爲這樣, 却未免過於冒險了。這一回的敵勢, 並不同於過去, 梁化鳳, 管效忠, 都是韃子的悍將, 何況軍力又多我們好幾倍? 殿下若不暫避其鋒, 另謀智取, 臣

妾是和甘將軍一樣，深以為慮的！

成功 夫人！你這話却未免太長敵人志氣了！我們自從北伐以來，遇到韃子的悍將勁旅，也不算少，可是到底怎樣呢？還不是給我們打得落花流水！現在他們兵力雖厚，但我鄭成功却能自信，我們的力量依舊夠和他們一打，我們未必不能制勝！

甘輝 元帥的話，當然很對，不過許多實在的情形，我們也不能忽略。就是我軍到了南京以後，諸將恃勝而驕，疏於防範，以致士卒日疲，器械日敝，不加激勵，勝算是難操的。末將還是以為，并力自全，相機退守，是較為妥善！

成功 不然！十五天以來，我軍雖略現疲敝，但決不是氣竭而餒，實在是由於諸將奮勇貪功，一旦沒有事，就覺着意興索然。聊為消遣，事或有之。若戰鼓再起，大敵當前，我相信他們仍能以少勝多，以寡敵衆，願將軍不要多慮！

董氏 殿下用兵貴於虛虛實實，臣妾也很知道，不過最要緊的，却依舊是謹慎，我們不能過於把敵人看輕了！譬如大軍初到南京的時候，若果不輕信韃子約降的話，發令諸

鎮，并力水師，爭先取勝，以我所長，攻彼所短，盡覆其水路諸軍，那麼，陸路軍也一定是胆落神飛。然後乘銳并力，是早將南京奪下了，何至有現在的憂慮！

成功（很不高興的走開）事情恐怕沒有這樣的容易吧！

甘輝 末將以為這些過去的話，現在都不必說了。「攻心爲上，攻城爲下，」攻心現在是不可能了，當然我們祇有攻城。不過，元帥，末將愚魯，始終以為在敵人守禦鞏固的情形底下，要想立刻操勝算，是不大容易的！

董氏 殿下一定不能過於意氣，要審時奪勢，妥爲佈置，若過於自信，萬一敗衄下來，其勢將不可收拾！幾年的準備，我們不能毀於一旦！我們應該勝，不應該敗！臣妾萬死！

成功（沉默，而後冷然）我想你們也不必再說下去了！我的意思已經說得很明白，應該相信自己，應該毫不畏懼的和敵人周旋！梁化鳳，管效忠，無論他們有多大的能耐，我鄧成功有這樣的悍將勁旅，我不相信我不能戰勝，我不相信我不能打下南京！（擊棹）

（說到此處，成功一怒而下。戰鼓再起，燈光轉暗。砲聲，胡笳聲極爲繁雜，並見砲火之光。然後再逐漸轉亮。場上人物，有董氏、鄭瑜、馬信。大家注意的在滑砲火。忽然一突響砲起，打破場上的沉寂。）

鄭瑜 （半自語地） 整整地打了一天兩夜了。

馬信 小姐，從北伐以來，你沒有看到這樣的仗火嗎？

鄭瑜 馬將軍，我們這一回，恐怕要吃很大的虧呢！

董氏 那是一定的。你的父親，有時也確太過於自信了，真是智者也難免有失！

鄭瑜 （見遠遠地有人來） 母親，你看是誰來了！

（大家看，馬信也立起身看，拔劍。張名振被林習山扶了上來，他已經受了傷。大家迎上去。）

董氏 （特快的迎上） 老將軍！

（張名振咬緊牙關，點一點頭。）

名振 （吃力地） 夫人！

董氏 老將軍受了傷嗎？

名振 (點頭) ……

馬信 你息一會兒吧!

(林習山扶他在石凳上坐下。)

鄭瑜 (等他坐定) 張老伯,你心裏好過嗎?

名振 (先痛一陣) 沒有什麼,祇覺着有些支持不住!

董氏 張將軍是怎樣受了傷的!

名振 (緩慢地) 想把甘將軍救出重圍,我帶了一隊人衝將進去。鞭子太多了,一隊人差不多全都戰死,我也受了傷。多虧林將軍把我搶救了出來。可是甘將軍——(一

陣痛)

馬信 甘將軍現在怎樣了?

名振 (痛苦搖頭) 他已經不在了!他是國姓的膀臂,他是我們最好的將官,他是死不得的!(陣痛)

董氏 國姓知道嗎？

名振 (還在陣痛，更劇。……)

習山 (一面扶着名振，一面說。) 夫人！這一回的仗火，也打得實在太厲害了。就說我們的

元帥吧，他在蓋下指揮，鞭子的砲也不斷的向他轟！元帥究竟是元帥，他鎮靜得很。大家勸他離開，他老是不動。他說：「砲子是不打我鄭成功的！」果然，在他左右的人，被打死了，很多，總打不着他！

(董氏聽了，有憂慮神色。)

名振 (聽了很興奮，忍痛地。) 這也是大明中興的預兆！

鄭瑜 張老伯，你要喝一點水嗎？

名振 我不要，我只望能看到國姓逞他最大的神威，轉敗為勝！我——！(陣痛)

董氏 老將軍！你太累了！

名振 (掙扎地) 我還好，我還不累。夫人！我記得第一次在王全門拜見國姓的時候，他

對我下拜，給我兩萬兵，期許我收復南京。現在，我是到了南京了，可是，我倒受了傷了！

（疲乏）

董氏（安慰地）老將軍，你的傷不要緊，好好地養息一會兒就會好的，南京是可以再打的！

名振（掙扎）那是太好了！太好了！十幾年來，我張名振南征北勦，從做石浦游擊，跟着

魯王殿下在錢塘江作戰起，大小不知道經過了幾百戰。我祇有一個想頭，（陣痛）

就是有一天，能夠取下南京，北搗幽燕！這個初衷，也許我是不能及身而見了！未了的事，也許祇有交把你們了！（陣痛得更厲害）

事，也許祇有交把你們了！（陣痛得更厲害）

鄭瑜（焦急地）張老伯！張老伯！

馬信 老將軍！

（就在這時，遠遠地炮聲又起。）

名振（萎靡）又打起來了嗎？可惜我不能去了！君恩，母恩，全都未報，我死，未免太早了！

一點！（淚下）④

董氏（急）老將軍，你不要這樣想！

名振（哀感地）我是完了，你們都有望得很，我相信明朝一定是會中興的，你們好好

地打下去吧！（陣痛得向下倒）

（外面又是砲聲。）

名振（掙扎地差不多睡到地下去）……

馬信（焦急）老將軍！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董氏（憂慮地）你還有什麼話，要告訴我們嗎？

名振（望董氏，張口，說不出，搖頭，指背）……

鄭瑜（張老伯，你要什麼？

名振（掙扎地，望她一下，搖頭，把自己衣服揭開）……

董氏（把衣服替你脫下嗎？

名振 (很發力的點頭,接着頭就倒了下去)……

(在砲聲中,大家莫解所以的替他脫衣。)

馬信

(便脫便懷疑)這是什麼意思呢?

名振

(輕到聽不清楚)背心!

董氏

什麼背心!

鄭瑜

(指)背心!

(大家代脫衣,把他的背部轉向台口。)

董氏

我來看看!(脫下衣服,很慢的讀。)[赤——心——報——國!]

(大家和着讀,大哭起來,把名振放到地下去。——大家很傷心。經過長期的沉默,很濃厚的悲哀

氣氛造成。外面砲聲突火起,人聲嘈雜,馬鈴聲,兵器聲,雜亂萬狀,顯係敗績。成功,鄭經,及護衛進場。

成功至帥桌,扶桌立,默然不語。忽又憤擊桌,大家齊俯伏下來。)

衆將

(俯伏)末將等遺誤戎機,罪該萬死!

成功（說到「萬死」，董氏、鄭經、鄭瑜也跪了下來，慘然地。）這不是你們的罪，是我輕敵了！

（說完，頭俯了下來。全場黯然。外面炮聲大起，雜以戰鼓聲、胡笳聲、火光等等。）

——幕——

第四幕

時間

永歷十六年（一六六二）四月。

地點

台灣鯤身城內延平郡王府。

人物

鄭成功

鄭經

鄭瑜

馬信

沈光文

馬金子

滄兒

家人

使女

佈景

鯤身城內延平郡王府樓上涼台。後臨廣場，場盡處爲大海。成功常在此處歇息，遙觀來船，遠瞻中原。樓高，海面風帆不可見，僅時有沙鷗飛掠而過。涼台臨海一面爲石欄，右一排長窗，有間有閉，爲樓上出入口。右有石級，約四五級，沒入台內，外來客自此上臺。台上設胡便牀，爲成功坐處。外石檉三四。憑欄處，有高几一，燃香烟，繚繞直上，可見此時爲風平浪靜時刻。其旁有小琴台，上置七絃琴。約當晌午已過時分。

幕啓時，遠遠有管樂聲，聲清麗。一使女在燃香烟。鄰瑜斜坐胡牀，微笑。使女走了過來。

使女（帶笑地）小姐，你今天怎麼這樣高興？

鄭瑜 (微笑地) 你覺着我今天是高興嗎?

使女 (帶笑地) 怎麼不是呢? 奴婢從在南京跟小姐回來以後, 三年了, 還沒有看見過

呢!

鄭瑜 (微笑地) 啊! (起立) 春花,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

使女 奴婢不知道。

鄭瑜 今天是我们天地會成立的日子, 再待一會兒, 這個會就要成立了!

使女 (不解地) 天地會?

鄭瑜 是的, 「天」就是天上的「天」, 「地」就是地下的「地」, 「天地會」就是天地

間, 也就是說, 天下有正氣的人, 都來聚在一起, 大家共同打鞏子的一個會!

使女 (還是莫明其妙地) 小姐, 今天天下的人, 都到我們台灣這兒來開會嗎?

鄭瑜 (笑) 你真傻, 天下的人, 怎麼能都到我們台灣這兒來呢?

使女 那麼怎樣呢?

鄭瑜 我們這兒祇是一個總會，將來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分會。分會又歸我們總會管，這樣，天下想復興明室的人，不都是都在一起了嗎？

使女 懂得了。小姐，今天就爲着這件事高興嗎？

鄭瑜 對了，春花，難道你聽到這樣的事，就不高興嗎？

使女 不，小姐，我也高興呢！

（鄭成功很煩燥地自內上場。）

鄭瑜 （趕上去） 父親！（禮）

使女 （跑過去） 奴婢替王爺請命！（下）

成功 瑜兒，你的母親呢？

鄭瑜 母親在替將士們做戰袍，還在督率婢婦們製甲冑，她說，父親也許很快的就要北

伐呢！（看他的臉色） 啊，父親，你今天有什麼事不高興嗎？

成功 剛才和韃子的來使，又麻煩了半天！

鄭瑜 他們又來向父親招撫——！！^②

成功 是的，還有你祖父從寧古塔交把他們帶來的一封信。但是我怎麼能夠呢？我不能爲着自己的父親，就對不起先祖列宗，對不起天下的老百姓；而且，我要是肯投降的話，也不會等到今天，前幾個月，他們逼着你的庶祖母和叔父，從遼遠的北方來到廈門，當面哭着求我，甚至跪了下來，那時我就答應了！可是，我不能夠，我不能夠！^③

鄭瑜 父親！你的心放安靜一點吧！父親爲着天下，爲着千秋萬世的苦心，就是祖父他們不能原諒，我想鄭家的子孫，明室的百姓，是沒有一個不能了解的！寧遠父志，不肯負國，樹身窮島，蹀血海疆，以一隅而系天下望。父親的惓惓故國之思，是海內外人士所共鑒的！祇要有朝一日，我們能恢復故土，使中原重見漢旌旗——！！^④

成功 （心緒凌亂，聽不下去。）煩得很，煩得很！（突停步）啊，瑜兒，我的心，現在真是太煩亂了！你——，把我最近做的那一首哀歌，再彈一遍給我聽聽吧！

鄭瑜 是那一首懷念祖父祖母的嗎？

成功（點頭）就是那一首。

（鄭瑜過去調弦，成功走到胡牀上坐下，苦悶萬狀。使女送一盤水菓上，放在成功面前，復下。鄭瑜開始唱歌。）

鄭瑜（便彈琴便唱）——

噫嘻，我所愛之祖國兮，

夕陽猶是兮江山已非！

噫嘻，我所愛之生父兮，

燕山之東兮燕山之西兮，

胡笳嗚嗚胡不歸！

噫嘻，我所愛之慈母兮，

泉州城上兮烏南飛，

泉州城下兮麋鹿追隨！

兒身不死兮兒心不違！

兒身不死兮兒心不違！

（歌聲淒慘。成功聆聞，先走動，後漸至俯首，淚眼瑩瑩，鄭瑜歌至末句，竟至哭不成聲。鄭瑜驚異，問。）

鄭瑜（至胡牀前）父親！

成功（不語）……

鄭瑜（走過來）父親，你的心怎麼變得這樣痛苦？

成功（轉身）瑜兒，父親的心如此，你到現在才知道嗎？

鄭瑜（淒哀地）孩兒一向只知道父親是一位英雄，是一代人傑，從來沒有知道父親

的心裏，還蘊蓄着如此的痛苦！

成功 正因為如此，我的心就更覺得痛苦了！孩子，難道你也不想嗎？就是英雄，就是人

傑吧！然而總還是人呀！人有人的感情，人有人的愛思，我能從什麼地方快活起呢？國

是差不多亡了，家是破了，父親在這一生，恐怕很少有重見之望！母親更是不幸得很，竟被踐踏而死！爲着鞏固復仇的基礎，我不能不忍心的殺死你的叔父鄭聯，趕掉你的叔父鄭彩。你的庶母，和三個弟弟，在北伐渡海的時候，又遭覆舟而死！我的命運的遭受竟是這樣，孩子，有了這麼多的痛苦，你叫我怎麼能不傷心呢？我就是英雄人傑，又怎麼能不痛苦呢？

鄭瑜（哀傷地）父親，孩兒明白了！孩兒現在格外明白，父親怎麼有這樣不屈不撓的對抗韃子的毅力了！不過父親，父親的大任還沒有達到，父親的志願還須要時日完成，憂能傷人，父親還應該保重才好！（奔逝地）父親要是再痛苦的話，孩兒們的罪孽，真是百世莫贖了！

成功 孩子，你不必難受，在這樣的時候，人的痛苦，總是免不了！我尤其感到傷心地，是前年的北伐，由於一時驕傲輕敵，竟至遭受那樣大的失敗！功敗垂成，損兵折將，我的罪，那才真是百世莫贖呢！

鄭瑜

父親，這些過往的事，已經是過往了，孩兒以為也不必再談了！人有千慮，必有一失，復仇的機會是會再有的！父親何必惓惓呢？而且前次的北伐，父親雖說失敗，當我們駕風帆，統戈舡，乘潮而上，破瓜州，通采石，謁孝陵，傳檄吳楚，天下震動。事雖不成，但影響却並不在小。天錫忠貞，祇要父親能善為保重，孩兒以為這願望，還是容易完成的！

（跪）孩兒願以百身，贖取父親的憂慮！（伏到他的膝蓋上哭）

成功

（扶她起來）瑜兒，你不必這樣。你要知道，這不過是父親心裏生活的一面，今天

在偶然的機會裏露了出來。實際上，我和平常是沒有兩樣的，我既不會灰心，也不會失望，只有愈感到痛苦，愈自知激勵，愈外的想復仇。我的痛苦愈深，我的心也愈熱，我的復仇的念頭也就愈堅（激昂）為父的所以拿下台灣，就是要建立一個永久的，顛撲不破的，恢復明室的基礎！不然，我竟可以放棄廈門一帶，何必要派你的哥哥鄭經帶着大兵在那裏鎮守呢？

鄭瑜

父親這樣，真是太苦心了！（歡喜）父親，我忘記問你一件事了，哥哥今天也從廈

門回來嗎？

成功 他是一定要回來的，你有什麼事嗎？

鄭瑜 沒有什麼事，祇是好久沒有見到哥哥了，非常惦記着他。母親也很想念着他呢！

成功 （也轉高興） 你們看見他，我想一定有些奇怪！

鄭瑜 那爲什麼呢？

成功 （半開玩笑地） 我不說，等他回來，你就知道了。

（家人上，向成功。）

家人 王爺！鄭陽那邊，派來一位女將前來求見！

成功 （想） 女將是誰？

家人 她說她叫馬金子，有緊急的事要會王爺！

成功 （奇怪） 馬金子（看鄭瑜） 這個名字好像很熟！

鄭瑜 （想起笑） 對了！她好像是葛嫩娘的部下。

成功 (向家人) 請她上來!

家人 是! (下)

(父女地位轉動一下,馬金子被引上台。金子看見成功納頭便拜。)

金子 (叩頭) 馬金子拜見王爺!

成功 請起。

金子 (起立) ……

家人 (指鄭瑜) 這是我們的小姐!

金子 (納頭便拜) 啊,小姐,馬金子有禮了!

鄭瑜 (扶地) 不必客氣!

金子 (起立) ……

鄭瑜 (指石棧) 請坐吧!

金子 (謙虛地) 謝坐!

成功 是今天剛到嗎？

金子 是的。耶陽那邊聽到王爺成立天地會，大家高興得很，特地叫我馬金子前來參加。

還有那邊許多事情，也望得到王爺的幫助！

成功 那是應該的，祇要我鄭成功的力量夠得上。

金子 （從身邊取出一信）這是大家要我帶來的信！（遞信）

成功 （看信）啊，你原來是在葛嫩娘那邊。

金子 （奇怪）怎麼？王爺，難道李十娘和余大爺來台灣的時候，沒有告訴過你，說那邊

有一個馬金子嗎？

成功 （覺得好笑）沒有，不過你的大名倒常聽到。

金子 （得意）他媽的，那好極了！（頓）王爺！余大爺！他們還在這兒嗎？

鄭瑜 他們不服這邊的水土，早就回去了。

成功 聽說你還會打仗！

金子 仗倒不大會打，不過我不怕死，敢殺韃子，祇要我活一天，我總要湊他媽的幾個！我在鄖陽那邊，他們常說我很像王爺呢！

成功 (微笑) 噢——！

金子 (繼續) 他們說，王爺最值得佩服的地方，是一路打下去，皇上死了，打老子娘被捉被殺了，還是打了勝仗，不忘記打了敗仗，還是往下打！總要把他媽的韃子打出去完事！

成功 太承大家誇獎了！

金子 我馬金子也是這樣，天不怕，地不怕，活不怕，死更不怕，怕的是不能很快的把韃子趕出去！

(大家都忍不住的笑起來。)

鄭瑜 (微笑地) 鄖陽那邊的韃子究竟怎樣？

金子 人數是不少，可是他媽的，一點用處也沒有。

成功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金子

金子的意思，是說他們打仗，一點也不夠勁兒，怕老子們怕得要死！譬如說，有一回，韃子在河邊紮了營，晚上起了風，河水把岸旁邊的打得響得很響。他媽的韃子，却以為咱們的兵來了，立刻亂竄亂逃！給當地的老百姓們笑死了！他媽的！

鄭瑜

你沿路來，覺得各地的情形怎樣？

金子

都很好，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我們的隊伍，沒有一個地方，老百姓們不是恨韃子恨得死！他們常常偷偷地把韃子揍掉啊！（向成功）王爺！我真該死！我還有很要緊的事忘記告訴你呢！

鄭瑜

是什麼事？

金子

就是金子一路來，祇要是經過的地方，沒有一個地方的老百姓不念着王爺！說明朝的復興，祇有靠王爺一個人。他們希望王爺能很快的再北伐。他們不但天天念着王爺，還有很多的人家，每天都暗暗地燒香，禱告蒼天，望天老爺保佑王爺身體健康！

成功 (感動) 大家這樣，真叫我太慚愧了！

金子 各地的義軍，也都是如此！每一天，沒有一個不問延平郡王什麼時候再打出來啊？

延平郡王什麼時候才能到我們這個地方來呢？他媽的，他們連做夢，也都是延平郡

王，延平郡王的

鄭瑜 父親，這也可以見得，我們台灣，父親以一人之身，如何的繫天下之望了！

金子 我也遇到過很多的孩子們！他媽的，人是小小地，心却是大大地！說起話來，老是什麼

鄭成功，鄭成功地，他們都把自己比做鄭成功，了不起！他們聽到我，馬金子到台灣

來，也居然要跟着來呢！

鄭瑜 父親，你能想得到，天下是如此的歸心嗎？大家既這樣的渴望於父親，父親，你應該

高興一點，你應該更快活一點，你要格外的保重身體才好！

成功 (感慨地) 我鄭成功真是罪孽深重！

(家人上來，向成功)

家人 王爺滄兒從北方來了!

成功 (大驚) 滄兒從北方來了?

家人 是的。

成功 快領他進來!

家人 是——!(下)

成功 瑜兒,我想你母親一定很想見見金子,你可以領她進去。

鄭瑜 是,父親!

金子 (向成功) 王爺,夫人也知道我馬金子嗎?

成功 我想是一定知道的!

金子 (得意地) 他媽的,那太好了!

(金子跟鄭瑜下。)

成功 (自語) 真是一個豪爽的女人,太純樸了!

（滄兒被門子引了進來，他穿着灰色長衫，已經有了鬍子，年紀在四十外了，他滿面愁苦地進來。）

滄兒（禮）滄兒替王爺請安！

（鄭瑜在這時又走了進來，回歸成功身邊。）

成功 滄兒，你在北方侍候老太爺，怎麼跑回來了？

滄兒（哭起來）……

成功（不安地起立）老太爺他們的身體都很好嗎？

滄兒（大哭）……

成功（離去）你怎麼老是哭，（勉自鎮定）有話說呀？

滄兒（顫聲）平國公已經……（又哭了起來）

成功 平國公已經怎樣了？

滄兒（慘痛地）已經不在了一——！（哭）

(成功突然失常態，鄭瑜哭了起來。)

成功 (木然無力) 是病死的嗎?

滄兒 (淒哀，緩慢) 不是，是在寧古塔被害的!

成功 (艱苦的轉過身去) ……

滄兒 所有鄭家在北方的老老小小，一共十一口，也全都被害了!

(鄭瑜亦大哭。)

成功 (失常地自語，帶哭聲) 我是早知道有今天了!

滄兒 滄兒本想死在那裏，以報王恩。可是又怕王爺不知道特地趕了回來。(奔進地)

王爺，老太爺，一家死得實在太慘了，你要替他們報仇才好!

(成功咬緊牙關點了點頭。)

成功 (變態，不信似地) 滄兒，我是在做夢嗎?

滄兒 王爺沒有做夢，平國公一家，真的被害了!

成功 (痛苦地) 啊——! (哭了出來)

滄兒 (反而安慰地) 王爺! 你不要太難受了。

鄭瑜 (拭淚) 父親, 你節哀一點吧!

滄兒 (哭聲地) 你是小姐嗎?

鄭瑜 (忍不住哭, 點頭) ……

滄兒 (看成功還在哭) 小姐, 我們把王爺扶進去歇一會兒吧, 這兒恐怕太涼了!

(鄭瑜和滄兒扶成功下。這時遠遠有馬蹄聲一陣, 夾着馬鈴聲。成功停住, 聽。)

成功 瑜兒, 你看看是誰來了?

鄭瑜 (點頭) ……

(鄭瑜和滄兒扶成功進, 鄭瑜再出。跑到欄邊探視, 鄭經自外上場。)

鄭瑜 啊, 原來是哥哥回來了。

鄭經 (回禮) 瑜妹, 你好?

鄭瑜 (帶打量他笑) 我們很久不見了。

鄭經 (發現她在打量) 一年多了,你也長大了呢!

鄭瑜 (半調侃地) 哥哥却出落得更英俊了!

鄭經 (看她,反調侃) 我看你也不像打兩個辮髻的時候呢! (走過去)

(兩人坐下來,侍女上,送茶。)

鄭經 父親在家嗎?

侍女 (插上) 大少爺,奴婢就去稟。(下)

鄭瑜 (忽然想起) 啊,哥哥,我們家裏遇到一件不幸的事,你知道嗎?

鄭經 (有點奇怪) 什麼事,我沒有知道。

鄭瑜 (淒然地) 祖父已經被害了!

鄭經 (驚起) 被害了!

鄭瑜 是的!父親正在爲着這件事傷心呢!

鄭經（感嘆地）一失足成千古恨！祖父當初，也真是太不慎重了！瑜妹！母親近來還好嗎？

鄭瑜 她每天幫着父親問政，又要替將士們製甲冑棉衣，過於勞頓，身體已大不如從前了！

鄭經 父親上次到廈門來的時候，我也覺着有些難受，我看他，也不像過去那樣的康健了！三十八歲的人，連頭髮都有些白了！

鄭瑜 父親當然更疲勞。差不多二十年了，爲着國事，奔走勤勞，是沒有一天安逸的！幾乎是整天整夜，一顆心總是焦慮着，而家庭裏面，又是多故，叔父們能幫忙的更很少。再加軍務方面，又遇到許多艱苦困難。你叫他怎麼能夠不老呢？

鄭經 父親雖然有一點衰老，我却覺得他的一顆心，並沒有衰，他還是百折而不廢的向前做！妹妹，我總覺得我們姊妹們都已經大了，不應該讓父親還是那樣辛苦，我們應該多分他一點愛，也可以說是多增加他一點力量！

鄭瑜 哥哥的話是對的。我們在島上的人，也都是這樣想。母親姨母們，固然每天都在做着事，就是弟妹們，也都隨時在設法叫父親歡喜。哥哥把廈門一帶料理得那麼好，父親是更外高興得很呢！

鄭經 這倒不是爲兄的力量，大部還是依賴諸將的同心協力，使韃子們始終沒有法子進攻。

鄭瑜 啊，哥哥，父親來了！

（成功出來，滄兒後隨。）

成功 （停住，有髮容。）經兒！

滄兒 （向成功）這是小少爺嗎？

成功 （點頭）……

滄兒 （高興得老淚縱橫，走過去上下打量。）啊，小少爺！把他上下打量！你還認識我嗎？

鄭經 （有點窘）不大認識了。

滄兒 我是滄兒，滄兒！

鄭經 (想起) 啊，滄兒！

滄兒 (歡喜的向成功) 王爺，真沒有想到，長得這麼大了，多威武，多好看。小少爺你記得嗎？在安平的時候，你拿着一把小劍，還要把我滄兒殺死呢。啊，多威武，多好看！

鄭經 (寔) 是剛從北方來吧？

滄兒 是的，滄兒正是從北方來。

(成功當鄭經說話時，已躡至胡牀坐下。)

成功 經兒，這幾天廈門情勢怎樣了？

鄭經 孩兒據探報，韃子現在正從事調動軍旅，預備再度襲擊。孩兒已經嚴密戒備，不致有變，願父王放心。其次韃子提督李率泰，他有一封信寫給孩兒，勸孩兒投降——！

鄭瑜 (奇怪) 勸哥哥投降？

鄭經 (向瑜) 是的。(向成功) 孩兒當即絕斷的覆了他，說：「夷齊千古義高，田橫守義

不屈，我鄭經世受國恩，恭承父訓，決不做這樣無恥的事！（低）此外，還有一件事，孩兒深恐有傷父心，不敢稟報！

成功 你說好了！

鄭經（奔逝地）在孩兒臨渡海來的時候，接到一通密報，說我鄭家的祖墳，已經被韃子掘掉了！生者有怨，死者何仇？孩兒真不知他們是什麼心肝？

成功（恨極，切齒。）好殘忍！（大聲）好殘忍！

鄭經（念切地）父親，你不要過於傷心了！連先帝們的陵寢，都不能保，何況我們一家？成功，經兒，我不會傷心，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經兒，你知道我們鄭家的祖墳，是被韃子發掘了，你也知道，你們的祖父，也已被韃子殺害了嗎？

鄭瑜 孩兒已經告訴哥哥了。

成功 從你祖父起，我們鄭家留在北方的，一共十一口，全都被韃子殺害了！（起立）你們不要忘記這永久的仇恨！

鄭瑜 孩兒等不敢忘

鄭經 孩兒等不敢忘！

滄兒 不但小少爺們不敢忘，就是我滄兒也不敢忘！十幾年來，傷心慘目的事，看見的實在太多了！

成功 經兒，你的話是很對的，「守義不屈」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守義！不過，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是不止於「守義」，我們還要「戰取」，還要「進攻」，還要羣策羣力地來恢復我們大明的江山！

鄭經 孩兒受教了！

成功 瑜兒！

鄭瑜 （走近一步） 父親！

成功 瑜兒，我剛才的話，不僅僅爲你哥哥說的，也是爲着你。你雖是個女孩，但我深信，你是和你哥哥一樣，對於復興明室的願望，也會是永守不渝的！

鄭瑜 這一點，孩兒是不止一次的聽到父親的教誨了！

成功 經兒，你也走過來——！

鄭經 （走近）父親！

成功 你們聽着，我今天要告訴你們幾件事。要復興明室，第一，你們必須有忍受一切苦難，百折不磨的精神。並且一定要有耐心，然後這個願望，才能完成！

鄭經 孩兒們深信應該如此！

鄭瑜 （同時）孩兒們深信應該如此！

成功 第二，孩子們，我們的內部，必須一致，不能分歧！一定要大家戮力同心，共同努力，才能有望！

鄭經 孩兒已不止一次，把父親這個教誨，告訴諸將了！

成功 那就好極了！可是這還不夠，更須要在個人方面，加以警惕。就是不要驕矜，不要剛愎，驕矜是最足以致敗的！瑜兒——！

鄭瑜 父親！孩兒雖是生在士宦人家，却長在患難之中，飽經艱難。孩兒一定能恪守父訓，克始厥終，願父親放心！

鄭經 從今天起，就是天地會成立的日子起，孩兒也一定更加奮勉，以期不負父親的期望！孩兒一定追隨於父親之後，直待中興國家大任的完成！

（外面一陣噪叫，是羣衆的歡呼聲。就在這時，馬信領着沈光文上場。金子自右入場。）

光文 （走向成功面前）老臣沈光文參見王爺！

成功 老先生不必客氣了！

馬信 老先生今天來，是代表台灣父老，參加天地會成立的！

成功 那好極了！

光文 此外，還有兩件事，一是大家要我代爲向王爺致敬，恭祝王爺福體安康，功垂宇宙！

（一揖）

成功 不敢當得很！

光文 其次，就是海內外人士，渴望王爺再度北伐，如大旱之望雲霓。大家深望王爺及早
 誓師，安定中原，拯民水火，以成千秋萬世不朽盛業！

（外面一陣羣衆的歡迎吼聲。）

光文 他們現在是全都來了，在外面渴待着王爺的佳音！

成功 關於北伐的事，我鄭成功沒有一天不在準。祇要天地會成立，各地義師集合一
 致，我想是能很快的就能做到的。

金子 （插上）王爺！各地義軍百姓早就在等着王爺的招致了。祇要王爺出兵，他們立
 刻就會前來。我馬金子願向王爺請命，願前往各地，號召義旅，響應大軍！

鄭瑜 孩兒亦願隨金子前往！

鄭經 孩兒也願率領大隊，担任前驅（拔劍）不殺胡虜誓不還！

馬信 末將自當追隨！

成功 好，大家既都這樣，我們從今天起，就格外加緊準備北伐！今天天地會成立的日子，

我們大家同心協力，用最大的力量，更努力的來恢復我們漢族的河山！

（外面又是一陣更大的歡呼，狂吼，砲一響。）

成功 現在我們開會吧！

（大家向石欄走，砲聲再響，旗緩緩地上升，至砲聲三響，旗沒入雲中，又是一陣狂吼，成功兀然而立，將手揚將出去，軍歌聲四起。）

萬衆一心兮泰山可撼，

惟忠與義兮氣冲斗牛！

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

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

號令明兮賞罰信，

赴水火兮敢遲留？

上報國家兮下救黔首，

殺盡胡虜兮，覓個封侯！

（台上人除成功外，全部和唱着。天幕上紅光愈益顯明。在歌聲中幕緩緩下落。）

——幕——

（全劇終）

註釋

第一幕

●「南明野史」卷中：「三月十一日，抵延平，以府署爲行宮。」「秋七月，帝決意幸汀入粵。」「八月，清師破延平。」

○「小腆紀年」卷十二：「三月，明唐王幸延平府。」又云：「秋八月，明唐王出奔。」

●「南明野史」卷中：「初五日，帝誕辰，諸臣先一日請賀。帝不受，曰：朕奉大統，已近十月，孝陵不見，百姓不安。文因循于內，武擾害于外。中興事業，茫無頭緒。蔬菜自勉，豈可晏然自居，以聽羣工慶賀耶？」

○「所知錄」云：「九年八月，京師戒嚴，上倡義勤王。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奉旨切責。至裕州，與賊通，亡其內豎二人，乃返。事定，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珩議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監送同知張有度欲以檻車械致之。上自裁不殊。至鳳陽，奄索賄不遂，用祖制墩鎖法以困苦之。上不勝其辱，病幾殆。」

「南明野史」云：「今孤臥薪而望孝陵，嘗胆以圖一統，焦勞昕夜，惟賢是求。」

④「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一日朝罷，羣臣將退，命內侍奉一篋置殿前，諭曰：吾初無天下之心，賴卿等擁戴，越在海隅，布衣糲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止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惟恐負卿等立君之意。昨關上主事者，搜得降書二百多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著錦衣衛檢明封數，對衆焚之。卿等宜無負初衷也。」

「所知錄」載隆武辭云：「朕布袍疏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祇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負諸臣擁戴之初心。」又云：「有之者當從此改心易慮，其本無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貳初終。」

⑤「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鴻遠駐兵關外，聞清兵至，卽疾走入浦城。帝大震怒，削奪其爵。」又云：「時永勝伯鄭彩喪師失地，奉詔革職。」

「隆武紀年」云：「鄭鴻遠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遠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上削其封爵。」

⑥「僞鄭逸事」云：「又聞成功夜不就寢，徧走達旦。妻妾皆臥，惟設酒果俟之。成功至，必取啖少許，復走如故。卽寢亦無定所，固防姦人刺客，亦屬有所思也。」

⑦「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國姓奉命親到漳泉，精募兵將，立助恢復。」

⑧「南疆逸史」鄭成功傳：「鴻遠擁立唐王爲帝，芝龍引森進見，帝奇其狀貌，賜姓名曰朱成功，授爲招討大將軍，比照駙馬體統協理宗人府事。撫其背曰：兒當盡忠吾家，毋相忘也。時年二十一，進封忠孝伯。自是中外皆稱曰國姓。」

「南明野史」卷中：「入朝，帝奇之。芝龍因是咬帝賜今姓名，總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事，封忠孝伯。每帝意所向，成功輒先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

⑨此指「碧血花」(即明末遺恨)第二幕中事也。

⑩「南明野史」卷中：「鄭芝龍疏陳閩省守關兵餉器械衣甲，共用銀一百五十六萬兩。帝諭之曰：卿兄弟純忠大節，擁戴朕躬，中興大事，非卿誰託？據奏即竭三省之物力，亦不能不窮於接濟。」

「偽鄭紀事」云：「成功婦董氏，勤儉恭謹，日率姬妾婢婦爲紡績及製甲冑諸物佐勞軍。」

⑪「所知錄」云：「后亦讀書通文，每召對奏事，於屏後側聽，上回宮與共決可否，時有二聖之稱。」

⑫「所知錄」云：「上心知芝龍志不欲出關，又所爲多不法，然卒無以制之。」

「東南紀事」論曰：「惟制於鄭氏，未獲展尺寸。然兩奪鴻遠彩侯伯，而諄諄諭芝龍和衷共功，消其亢慢，使臣以禮隆世所難。」

⑬「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清兵大舉攻閩，芝龍已陰受清將款約，乃託言海寇入犯，須往駐防，馳赴安平，檄守將施天福回，盡撤閩隘水陸防兵，於是仙霞關二百里間，遂空無一卒。」

⑦「南明野史」云：「復諭首輔何吾驥曰：朕在延多日，漫云兼顧江浙，終于江浙何補，不如實實出關，拿定一件做去，尙爲得力。今不自出，負祖負民。朕之存亡，猶其小者。」

⑧「明史」「唐王傳」云：「洪內院以王爵咬芝龍，芝龍心動，乃托言海寇猝至，悉撤關內外兵，航海去，守關將士皆隨之，仙霞關空無一人。」

⑨「明季南略」云：「關門無一守兵，亦無一敵兵，寂如也。如是者三日，始有大滿騎二三千從容過嶺，分馳郡邑。」

⑩「南明野史」隆武二年六月：「清師陷蕭山，遂圍諸賢，及紹興，嚴州，關門震動。」秋七月：「十七日，清師至浦城。」

⑪「所知錄」云：「凡各關隘守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及聞浙東之信，芝龍疏稱海寇猝至，臣宜盪回防禦，且措兵餉爲守關之計，拜表即行。芝龍既回安海，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亦撤回安海。」

⑫「所知錄」云：「仙霞嶺二百里間，空無一兵，惟所遣守關主事，及內臣數員，偵探敵訊以上聞。」

⑬「南明野史」云：「勅鄭芝龍撥兵遣將守江山，壯衝聲勢，未可卸遠調之擔，自撤藩籬。」

⑭「南明野史」云：「帝決意幸汀，入粵，而芝龍力請旋蹕福京。且云：傾家相助，可四百萬。關門固守，決難飛渡。」可見其時芝龍非無力足以與清兵一戰者，况尙有如此多之餉銀。其力量之雄厚，不僅於此，即在鴻遼與成功勸說語中，亦可見到。

「思文大紀」云：「先是上以福建全省付芝龍，使其志不退轉，力任封疆，則忠懿王之勳業可成，不尤可惜。」

⑤「南明野史」云：「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弟在朝，則孤之心胆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膊也。」

「思文大紀」卷五云：「在朕均依爲腹心手足，有何疑貳？即諸臣識見稍或不同，亦何嘗有意攻擊內外文武臣工，各宜仰體朕心，共襄大計，毋開嫌阻可也。」

⑥「南明野史」云：「浙師既潰，清師從容入閩，而或由建，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山谷間道出不意，不盡由仙霞也。」是可見福京覆滅，其原因完全在芝龍撤藩，非兵力不足一戰。

⑦「所知錄」云：「二月，馬蹕嶺兵變，命輔臣路振飛至浦城安撫之。」

「南明野史」云：「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告撫。」

⑧「南明野史」云：「又諭鄭鴻達出示安民於八府一州云：寡人布素十年，毫無煩擾。」又云：「孤今惟實至儉至勞，布素外朝，以先天下。」又云：「帝諭鄭芝龍曰：若復再有爭執，再有推卸，是彼若不欲中興，朕亦祇有避賢路而已。」

「東南紀事」云：「卿兄弟擁戴朕躬，朕所委託，但國燧民貧，錢糧止有此數，卿所奏即竭三省之力不足，從未有關籬不固，止於家門堵賊者，此理甚明。今議以兵三萬守關，一萬守腹，不復可增，若

有別議旁撓，是彼蒼不助中興，朕亦惟有退避賢路而已。」

⑤ 按此實是鄧鴻逵事，借用黃宗羲「隆武紀年」云：「已而鴻逵揮扇于殿上，楷呵止之，二鄧益怒。」

⑥ 「南明野史」云：「勅郭貞一曰：近日文武諸臣，忠上之心既微，恤民之念更短，累我百姓。」又云：

「近聞年荒餉急，民困難支，仍將民糧分限催徵，以息民力。」又云：「自登極八閱，上無血性擔當之依，下無愛民如子之臣。出餉之微，累我百姓，朕實痛心。」

⑦ 「僞」鄧逸事」云：「成功立法尙嚴，雖在親族，有罪不少貸，有功必賞金帛珍寶，盼養無憾容。傷亡將士，撫卹尤至。故人皆畏而懷之，咸樂爲用。」

⑧ 「南明野史」云：「帝感歎曰：即位十有一月，無時不思靖祖救民。飛躍既久，豈得回鑾固知入度險艱辛之狀，但恨在闔不能安闔，闔民不負朕，朕負闔實多矣！」其有此感，可證也。

⑨ 按隆武最後數月，力矯諸弊，抑制權臣，頗思改革，無如基礎已壞，清兵進逼，竟無法轉變得來。無斷然決心，自是一因。故作如此說法。

⑩ 「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有術士見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乃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也。」

⑪ 「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帝曰：卿能從我乎？國姓對曰：臣從陛下，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此頭此血，總之已許陛下矣！」

④「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帝奇其貌，與語大悅，撫其背曰：朕恨無女妻卿，卿當盡忠我家，無相忘也。」

⑤按此一幕所以不用首輔何吾驥而用曾樾，以吾驥後會事清也。此處用學倅，亦以此老臣爲國殉難，全家破滅，理應彰之也。

⑥「隆武遺事」云：「遂疏稱海寇猝至，今三閩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遣征不可。拜表即行。中使手勅云：先生稍遲，朕與先生同行。及之河，則飛帆已過延平矣。」爲戲劇關係，改派曾樾學倅成功前往。

⑦「南疆釋史」撫遺卷一會妃傳云：「丙戌元日，王在建寧，不受朝賀。既而江右督師楊廷麟、楚督何騰蛟迎王移駐各疏相繼至。妃密言鄭氏不可倚，亟請依騰蛟爲是。」

⑧按此乃綜合隆武之性格而言也。

⑨「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帝曰：芝龍鴻遠，朕將誰依？國姓對曰：臣父臣叔，皆懷不測，陛下宜自爲計。與帝相抱痛哭。」

⑩「南明野史」云：「皇后自十九齡作配朕躬。」其時爲崇禎五年。又述其相處生活云：「十餘年來，皇后忠敬貞淑，與朕同善修行。朕性時有過剛，皇后婉贊，補益弘多。至同困苦八年，割股再延朕命。」

●「小腆紀年」云：「中使奉勅至河，而芝龍已飛帆過延平矣。」

●「東南紀事」曹學佺傳云：「時年已七十三歲，福州陷，沐浴正衣冠，縊於中堂，子女被收，五日始得，齏棺虫流于尸。」「臣等老朽，死不足惜。」本此。

●「小腆紀年」卷十二云：「時江楚迎王疏相繼至，王決意出汀入贛，與湖南爲聲援。鄧芝龍不欲王行，使軍民數萬人遮道號呼，擁駕不得前。王不得已，駐延平，以府署爲行宮。」

「明季南略」云：「而芝龍以關門單弱，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請還，不還則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

●見駐十五「芝龍既回安海，守關將施福馨言缺餉，亦撤回安海。」據此而言之。

●「南明野史」卷中：「帝因首輔何吾驥言，決意幸汀入粵。」已易吾驥爲曾櫻，故改之。至何驥蛟，當時確曾以五千騎迎駕，未至而帝后已遇害。

●見註二十八：「臣從陛下，亦何能爲？臣願捐軀別圖，以報陛下。」

第二幕

●「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時國姓已率所部別屯金門。芝龍召之同行，不從，復書曰：從來父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大人不聽兒言，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

② 安平本在台灣，爲戲劇場合關係，不得已加以變更，故作如此說法也。

③ 按甘輝原爲杜輝。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以杜輝爲總協理，訓練士卒，整理船隻，往來島嶼，待時而動。」

④ 「南明野史」云：「二十八日，帝抵汀州，清師踵至。次日，有十餘騎叩城，曰：『扈謁者，乃追騎也。遂執帝及會后去。后至九龍潭投水，帝崩于福京。」

「鹿樵紀聞」云：「忽有扣門稱扈謁者，啓視之，則北騎也。遂與會妃同被執，死於福州。」

「小腆紀年」云：「王與會后遇害於汀州之府堂，時八月二十八日辛丑也。」

「台灣外記」云：「隆武帝后被難於汀州之府堂，百姓收屍葬於羅河嶺。」

⑤ 「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用招討大將軍印稱，罪臣朱成功。仍以明年丁亥爲隆武三年。」

⑥ 按此在成功起義後，爲必然之舉動。

⑦ 「南疆逸史」云：「及上幸延平，芝龍握重兵，陰思納款，鴻遠心非之，而力不能救，憤恨欲爲僧，退居安海。」此可見鴻遠對成功起義之態度。

⑧ 見第一幕第五註。

⑨ 「東南紀事」鄭成功傳：「比行，又欲與俱見貝勒，叔父定國公鴻遠陰令逸去，得免，遂謀舉兵。」按芝豹性格粗鹵，絕對有作此等語之可能也。

按郭必昌爲泉紳，與芝龍幼相識，曾爲隆武兵部尙書，見「南明野史」。

①「所知錄」云：「芝龍因前通洪承疇，未得要領，故不敢迎降，乃使人言其撤關不守，以待清兵之至，有功當得大用。貝勒令郭必昌貽書招之。」

「小腆紀年」云：「王師進逼安平鎮。芝龍軍容烜赫，砲聲振天地，自恃先撤關兵有大功，謂降紳郭必昌曰：我懼以立王爲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貝勒乃退軍三十里，而馳書告之。」

②按芝龍會屢爲清招致成功，故云。

③「南疆逸史」記芝龍招成功不至，語曰：「此子不來，海上之禍未艾也。」

「黎洲遺著彙刊」：「鄭成功傳」云：「貝勒王知成功黠，俟以俱行，既而不至。芝龍歎曰：成功去，清朝其敵乎？使君憂者，必此子也。」

④見註四。

⑤「小腆紀年」卷十二云：「嘗入侍，見王有憂容，頓首曰：陛下鬱鬱，得毋以臣父有異心乎？臣受厚恩，義無反顧，願以死捍陛下矣！」

⑥「賜姓本末」云：「北兵至安海，大事淫掠。成功母亦被淫，自縊死。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漣穢，重納之以殮。」

「台灣開拓鄭成功」云：「時田川氏在城中，芝豹等誘之不肯去，強之再三，亦不行，曰：遠在異域，

事既至此，今若惜一死，尙有何面目見人乎？登城樓望見滿漢兵掩至，毅然拔劍，割肚而死。此蓋據「台灣外記」而云。

⑤「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長子成功哭諫曰：閩粵之地，非比北方，得以任意馳驅。若漫險設伏，以鞏其防，選將練兵，以實其力，收拾人心，以固其本，興略各港，以足其餉，國事尙可爲也。夫虎不可離山，離山不武；魚不可脫淵，脫淵則困；願大人熟思之。」芝龍拂袖起。」

「小腆紀年」並載鴻逵勸芝龍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功立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爲，則弟亦不敢虛鼓唇舌，况兄尙帶甲數十萬，勦殲塞海，糧餉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委身於人？此弟爲兄所不取也。」

「東南紀事」鄭芝龍傳並載周權芝泣訴語曰：「誠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

⑥「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國姓痛母慘死，憤父降敵，遂攜儒巾藍衫，詣孔廟哭焚之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謹謝儒服，惟先師昭鑒。長揖而去。」

「黎洲遺著彙刊」「鄭成功傳」云：「據所著儒巾藍衫，赴文廟哭焚之，四拜先師，仰天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謹謝儒服，惟先師昭鑒之。高揖而去。」

⑦見註十八：「芝龍拂袖起。」

⑧見註一：「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

⑤「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樹殺父報國旗，率所部入海，會開部路，振飛會櫻等於鼓浪嶼，設高皇帝神位，誓師圖恢復。」

「史外」，「前明忠義別傳」云：「大兵破福州，公挈家避海外，中左衛，越五年，其地被兵，遂自縊。」
「避海外」一語，不可靠也。

⑥見第一幕第三十七註。

⑦見第一幕第六註。

⑧見註九：「鴻逵陰令逸去，得免。」

⑨按此節無史實依據，想當然耳。

⑩「南明野史」云：「十一月十五日，至福州，見貝勒乞降，貝勒與握手甚歡，折箭爲誓。芝龍賂遺，不可勝記。忽一日，拔營起，遂挾之北去。」爲戲劇佈景所限，易爲來見。

⑪按依據芝龍性格，及至北京前，遺書成功，謂衆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振，汝必圖之。殊可見其心理有如此可能。書見「東南紀事」，張名振傳。

⑫按此非真確的史實，芝龍被挾，既已易地，乃不得不作此變通說法也。

⑬「東南紀事」云：「芝龍哀請子弟不肖，在海上恐爲患，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

第三幕

①「小腆紀年」卷十九云：「七月壬午，朱成功敗績于江寧，崇明伯甘輝等死之，成功退入於海。」
 「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時部下有林某者，鬪人犯法，逃奔清軍，具言七月十五日爲國姓誕辰，諸將縱酒祝壽，必無備，攻之必破，且請爲前導。」

②「台灣鄭氏始末」云：「林習山等屯嶽廟山。」
 「台灣開荆鄭成功」云：「大營屯嶽廟山。」

③「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燕湖以降書至，國姓謂煌言曰：燕湖，上游門戶，倘留都不能且夕下，則江楚之援兵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煌言乃續率所部進至燕湖。

「北征錄」云：「延平即欲取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若不先下，則虜洲出沒，主客之勢殊矣。力贊濟師鐵甕，而延平猶慮留都援騎，可朝發而夕至也。余曰：何不遣舟師先擣觀音門，則建業震動，且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延平意悟，即囑余督水師往，且以直達燕湖爲約。」

④「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潘庚鎮曰：孫子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降則降，豈有顧戀，此必援兵之計也。」

⑤「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提督管效忠敗走南京，歎曰：吾自滿洲入中國，身經十七戰，未有

此死戰也。」

⑥「明延平王台灣國紀」云：「甘輝曰：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宜及其謀尙未定而進攻，勝利可必，若任其守禦鞏固，則圖之自難矣。張煌言亦自蕉湖貽書諫之，而國姓不聽。」

⑦按此節史無依據，然實爲至理，非爲延平屈辨也。

⑧「明延平王台灣國紀」云：「潘庚鍾曰：未可驟進，當暫住瓜鎮，分據淮揚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觀釁而動。北都滿漢兵不下數百萬，斷其糧道，兩月之間，必生內變，此曹公之所以取勝於官渡也。」

⑨「明延平王台灣國紀」云：「廷佐從之，乃遣人說國姓曰：我朝有法，守城過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稍寬時日。」

⑩「明延平王台灣國紀」云：「適崇明總兵梁化鳳，馳援金陵，乃與城守計議，夜穴神策門，列五百騎突犯余新營，海上兵出不意，遂驚潰。」

⑪按陳澤係「宜毅前鎮」，吳係「後鎮」，均隸中提督甘輝部。

⑫按馬信原隸此一地帶。

⑬按賀世明係「援剿右錄」，蔡祿係「右衝鎮」，隸後提督萬禮部。

⑭按名振卒於舟山軍中，其人必彰，不得已改其死地爲南京。

按翁天裕原崇德鳳門要路。

⑨「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國姓曰崇明，城雖小而堅，取之必費時日，今先取瓜州，殺其糧道，則腹心破而支體隨之，崇明可不攻而破也。」

⑩「台灣鄭氏始末」云：「化鳳與總督廷佐巡城雉，東北隅敵營少備，聞大兵旦夕將至，議出奇夾擊。衣袂曰：是有門曰神策，化鳳大喜。」

⑪「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余新敗入蕭拱辰營，化鳳乘之，拱辰亦敗遁，新被擒。」

⑫「台灣鄭氏始末」云：「甲申夜，化鳳等率精騎穴城出，攻余新營，北軍夾之，遂擒新，盡俘其衆。」

⑬「天香閣隨筆」云：「制台定計，乃遣人日操小舟，載酒肉，爲村民，穿舟師而市。」

⑭按此即暗指逃將林某也，見註一。

⑮「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甘輝潘庚鍾勸國姓退屯觀音門，以圖再舉。國姓不聽，曰：將有大敗，必有小勝，明日正欲仗諸君之力，以滅此虜虜耳。」

⑯見註二十一。

⑰「台灣鄭氏紀事」云：「庚鍾曰：勢急矣，速令并力自全，相機退守，以圖再舉。」又云：「延平屢勝，兵益驕，諸將爭功，互相訐。」

⑱「南明野史」云：「鄭師疏散，樵蘇四出，營壘爲空，士且釋兵而嬉。」

⑤「小腆紀年」卷十九云：「而成功以累捷自驕，但令八十三營牽連困守，以待其降。釋戈開宴，縱酒捕魚爲樂。」

「黎洲遺著彙刊」：「鄭成功傳」云：「乙亥，官軍千騎，薄前鋒營，新擊敗之，遂輕敵無備，縱軍捕魚。成功聞之，令張英馳讓，新猶如故。有軍士負博進錢數萬，逃歸我師，具言前鋒軍日脫甲沐浴，觀優，擊之必潰，且請爲導。」

「罪惟錄」：「鄭成功傳」云：「海師戰桂灣，不利。將軍烟曰：水戰之不可移而陸也，攻具不精。更爲具，坐礮下，臨具成而師老矣。」

⑥「台灣鄭氏紀事」云：「庚鍾諫曰：將士奮勇貪功，勿苛責以挫其鋒。且敵兵已數十萬，朝夕益至。吾軍止有此數，非連營速戰，乘勝合攻不可。爲今日計，不如發令諸鎮，并力水師，爭先取勝。以吾所長，攻彼所短。果能盡覆其水路諸軍，則陸路軍亦阻落神飛。而後乘銳并力，蹙不濟矣。」此處借用「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國姓云：自舟山興師以來，戰必勝，攻必克，彼必自懼不敵，焉敢緩我之兵耶？兵法云，攻城爲下，攻心爲上，既彼來降，驟攻之，烏能服其心哉！然戰端既起，則證非其時，故云。」

⑦「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廿輝且戰且退，左右皆盡，所殺者亦數十百人，馬蹟被執。」

⑧「黎洲遺著彙刊」：「鄭成功傳」曰：「金固山攻海澱，城壞百餘丈。成功親立雉堞堵禦，左右死者層

積與將飲敵，樓指揮自若，益治軍。既矢砲羽，集成功乃大呼曰：天尙贊我，無落吾事。須髮下息，砲碎其座。」

④「東南紀事」張名振傳：「及名振至，成功不爲禮。袒背見赤心報國四字，深入膚寸，乃呼老將軍下拜，與兵二萬，承制諸軍，期以收復南京。」

⑤按名振會三度北伐。壬辰九月，且屯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題詩而還。癸巳，益兵，刻期北伐，抵羊山，遇颶風，折歸。甲午春，再入鎮江，逼吳淞關。乙未秋，成功取舟山。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軍。詳見名振本傳。

⑥「東南紀事」張名振傳：「遺語熈言曰：吾于君母恩均未報。」

⑦「海東逸史」云：「至廈門，見延平王鄭成功。成大言曰：汝爲定西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大業。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即徵之寶額，不濟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方寸何據？名振曰：在臂上。即解衣示之，有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見之愕然，悔謝曰：久仰老將軍聲望，奈多僧之口何？因出歷年謗書盈篋，名振立命火之。於是待名振以上賓，行交拜禮，總制諸軍。」

⑧「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國姓大勳曰：是吾欺敵，非爾等之罪也。」

第四幕

①「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永曆十二年正月，帝遣使冊封國姓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賜尙方劍，便宜行事。」

「殘明紀事」云：「以黃絹五寸，用御寶爲勅令，外封以黃纒，如藥丸狀，遣內監李輔國齎封國姓成功爲延平王。」

「行在陽秋」云：「七月，永曆遣內臣至廈門島，冊封公爲延平王。」

②「明延平王台灣海國紀」云：「永曆十六年五月，國姓病勢雖重，然每日強起，登將台，持望遠鏡，瞭望澎湖諸島。」

③按天地會，當時之祕密結社也，其旨在覆清扶明，始於台灣鄭氏，實爲有清一代反清運動之最地下的組織。

④按自芝罘北上，至延平、薨，清不斷向之招撫，事詳本傳，不具錄。

⑤「澄碧樓史界拾遺錄」載鄭成功「與弟渡書」云：「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天耶命耶？弟之多方苦諫，繼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

「台灣開闢鄭成功」云：「成功不從，芝約奉令，偕成功嫡母顏氏等入北京。」

⑥「南疆逸史」論曰：「成功果毅忠諒，感隆武一言之知，寧違父志，不肯負國，樹牙窮島，招致遺民，跡其十數年間，喋血海疆，鯨波爲赤。然而人猶諒之者，雖名號已絕，奉朔勿替，父老望之，儼如十洲。」

三島，以爲此中大有入焉。」

⑦ 按此歌見匪石著「鄭成功傳」，似非成功所作，而出之編者手，今借用。

⑧ 按成功心憤，確極傷感，於其所作詩中，可以見之，如「此間人到少，塵世轉堪哀」之類。於到達台澎以後，每日遙瞻中原諸事，亦可以見之。

⑨ 按鄭聯鄭彩事，在永歷四年。覆諸事爲永歷十二年五月。

⑩ 「南疆逸史」論曰：「揆爾島，開台澎，豈非天錫忠貞，令以一隅系天下望哉！」又云：「當其鴉風帆，統戈舡，乘潮直上。破瓜州，逼滬石，講孝陵，傳檄吳楚，天下震動。事雖不成，故老猶豔而稱之。然則忠義之事，亦何負於人哉！」

⑪ 按馬金子見「碧血花」，此處乃藉以聯繫台澎與內地義師關係。

⑫ 按此乃承「碧血花」第三幕余李到台澎而言，蓋亦一不得不結束之關子也。

⑬ 「守郡紀略」云：「會五更時，漢江水發，有水石相擊聲，賊於夢中大呼曰：『鄭兵至矣！遂大亂相殺，或奔或伏，至天明，賊將曰：『未見鄭兵，已作此狀，奈何欲攻鄭乎？遂引去。』」

⑭ 按成功在當時，天下歸心，乃事之當然者。此即據成功北伐時各地之震動微呼，亦可以概見之也。

⑮ 按滄兒原名謝表，隨芝龍北上，曾數攜芝龍書來勸降，未至台澎也。今藉之以結束芝龍事。

⑯ 「海上聞見錄」云：「永歷十五年十月初三日，清殺同安侯鄭芝龍於柴市，又殺其子孫家眷凡

十一人報至，公叱爲妄傳。中夜悲泣，居常鬱悒。」

「鹿樵記聞」云：「鄭氏在北者，年少長皆棄市。」

⑤ 匪石「鄭成功傳」云：「然清廷則以其于幼，其國土燧，又國內多難，不乘機攫取，終釀禍爲中土憂。靖南王耿濟茂，總督李率，泰乃以書招經，經復曰：所云夷齊田橫等語，夷齊千古義高，未易齒冷。卽如田橫，不過三齊一匹夫耳，猶知守義不屈，而况不佞世受國恩，恭承先訓者乎？」茲將其時期移前。

⑥ 匪石「鄭成功傳」云：「先芝龍棄市之二月，黃梧毀鄭氏之祖墳，橫暴無所不至。成功聞之，切齒而嘗黃梧曰：生者有怨，死者何仇？」

「南疆逸史」「鄭成功傳」云：「黃梧以海澄降清，清賜爵海澄公，遂發鄭氏祖墓，誅其親黨。」
「廣陽雜記」云：「黃梧條陳，鄭氏祖墳風水甚美，嘗令人發掘。鄭氏始祖之塋在泉州之石井，發掘時不得尸，在漳州者無遺骸矣。」

⑦ 按此歌係就戚繼光軍歌改竄一二字。

C 4/4 中板 鄭成功之歌

宣剛製譜

5 4 5 2 2 4 | 2421 7 1 2 - | 4 5 2 4 5 7 1 | 2421 7 6 5 - |

噫 嘻 我所愛之祖國兮 夕陽猶是兮江山已非

5.6 1 6765 4.5 | i 6 5 - | 5.6 1 6765 4.5 | 1 6 5 - |

噫 嘻 我所愛之生父兮 (哭) ... (聲)

5.6 4 5 2 - | 2 1 7 1 2 - | 2 4 2 2 1 7 6 | 5 - 0 0 |

燕山之東兮 燕山之西兮 胡笳鳴 胡不歸

5.6 1 6765 4.5 | i 6 5 - | 5.6 1 6765 4.5 | 1 6 5 - |

噫 嘻 我所愛之慈母兮 (哭) ... (聲)

0 5 6 5 654 4.5 | 6 7 6 5 4 - | 0 5 6 5 654 4.5 | 6 5 4 3 2 - |

泉州城上兮 鳥南飛 泉州城下兮 鹿鹿遑隨

兒身未死兮兒心不遠
 兒身未死兮兒心不遠
 兒身未死兮兒心不遠
 兒身未死兮兒心不遠

B 4/4 軍 歌

宜剛製譜

6	<u>6.5</u>	<u>3.5</u>	3		<u>6.i</u>	5	6	—		5	<u>5.3</u>	<u>2.3</u>	5		<u>3.5</u>	<u>321</u>	2	—		
萬	乘	一	心	兮	泰	山	可	撼		惟	忠	興	義	兮	氣	冲	斗	牛		
3	<u>3.5</u>	<u>6.5</u>	3		<u>6.5</u>	<u>3.5</u>	6	—		<u>i</u>	<u>i</u>	<u>0.6</u>	<u>5.6</u>	<u>i</u>	<u>2.i</u>	<u>656</u>	5	—		
主	將	親	我	兮	勝	如	父	母		干	犯	軍	法	兮	身	不	自	由		
<u>2.3</u>	<u>2.i</u>	6	—		5	<u>3.5</u>	6	—		<u>0.2</u>	<u>323</u>	<u>5.6</u>	5		<u>3.5</u>	<u>321</u>	2	—		
號	令	明	兮		僕	醫	信			赴	水	火	兮		敢	遲	留			
<u>6.6</u>	<u>0.5</u>	6	0		<u>3.2</u>	<u>1.2</u>	3	—		<u>i</u>	<u>i</u>	<u>0.6</u>	<u>5.6</u>	<u>i</u>	<u>2.i</u>	<u>2.3</u>	<u>i</u>	—		
上	報	國	家		下	救	黔	首		殺	盡	胡	虜	兮	冤	隔	封	侯		

人 物 本 傳

隆 武

黃黎洲

帝諱聿鍵，小字長壽，太祖高皇帝九世孫，封國河南之南陽府。父諱義，以唐世子追封裕王。母毛氏。帝生三歲，祖端王惑於嬖妾，囚世子承奉所，帝亦從之。稍長讀書，即能識大義，雖處患難，而志氣終不挫。年二十八，尙未請名。世子爲其帝毒死，端王諱之，將傳國於次子。分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必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爲帝請名，立爲世孫。

崇禎五年壬申（一六三二），王薨，帝襲位，時年三十一。選妃曾氏，諸生文彥女。七年甲戌（一六三四），流寇披猖，南陽當寇衝，顧其城庠薄。帝捐千金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工，帝以爲言，毅宗震怒，逮振豪置理。帝又援瀾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員，以陳永福充之，不許。八年乙亥（一六三五），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衛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給撫臣以下役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阨，以全軍見遺。」毅宗報之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毅宗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帝貽書子壯，相駁難，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顧弗及知，特以諸

侯王尙氣恃異同而已。毅宗尋下子壯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帝。帝亦薄公卿爲不足重，而爭宗蓋體統，劾總理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煩多，廷臣交惡而意思之。會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八月，京師戒嚴，帝率護衛軍勤王，又殺其兩叔。汝南道周某以典止之不聽。至裕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下旨切責。會前鋒偵寇，亡其內豎二人，乃返國。十一月，下禮部議，給事中馮可賓、鍾玠、譏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同知張有度欲以濫軍行，帝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奄人索賄不滿，敬鎖以困苦之，帝不勝其辱，病幾殆。會妃割股以進，始愈。有司慶祿不時，實用乏絕。時有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入牆，見帝心獨異之。帝告以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贖以私錢，且譎其吏之無狀者，石應詔。

宏光登極，大赦，帝出高牆（或云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廣西。道杭州而南都陷，帝勸潞王監國（時王在杭州）。三日，潞王出降，時靖鹵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胥會於杭，遂奉帝入閩。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祭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於福州南郊，建行在太廟社稷，以福建省爲南京，福州府爲天興府，布政司爲行在大明門。立妃曾氏爲皇后，大赦天下。改是年乙酉（一六四五）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遙上宏光尊號曰聖安皇帝（稱惠宗）。進封靖鹵伯鄭鴻逵爲定鹵侯，南安伯鄭芝龍爲平鹵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以黃道周爲少保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爲禮部右侍郎，張肯堂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吳春枝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並

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猷守正文臣，各官陞賞有差。又賜鄭森（芝龍子）姓朱，改名成，功禁督禁旅，以駙馬體統行禮。開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法，以蘇觀生領之。既而招徠者，多狹邪之士，上亦厭而罷之。鄭芝龍掌戶兵工三部尚書，奏軍興餉急，請兩稅內一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每府差侍郎科道徵發，以浦城縣訓導王兆熊爲吏部主事兼御史，管義餉。兆熊沿門搜括，不輸者榜其門爲不義，於是閩里騷然。芝龍又請清理寺田，可得餉八十萬，上不聽。戶部侍郎李長倩請開捐納事例，從之。

自黃道周而外，凡有聲望者，何吾驎，蔣德琛，黃景昉，朱繼祚，林欲楫，姜曰廣，吳姓，高宏圖，路振飛，蘇觀生，曾櫻，陳奇瑜，鄭三俊，熊開元，黃士俊，顧錫嘯，陳子壯皆爲大學士，然多遙授不至。其後，又以林增志，李光春，同入閣辦事。舊輔傅冠入朝，自請恢勦江右，上從之而遷延。邵武爲諫官所劾而罷。上賜宴大臣，鄭芝龍以侯爵位宰相上。首輔黃道周謂，祖制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終先道周，而芝龍怏怏不悅。諸生佞芝龍者，上疏言道周迂腐無能，不可居相位，上勅督學御史扶之。初，芝龍鴻遠自恃援立功，汲引姻婭，要地清流，口授上前，如吏科給事中朱作楫，戶部主事葉正發，皆門下弄人也。其後上不盡從，遂懷怨望。及郊天於南台，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之，言朝廷大典，莫過郊天，而二勳不出陪祭，無人臣禮。上賞其風裁，令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遠揮扇於殿上，楷呵止之，二鄭益怒。楷知不爲所容，請告再三。上欲兩全之，暫予回籍。諭以收復南京，即召總憲。楷至中途遇盜，截其一耳，蓋芝龍使其部曲楊耿爲之也。

蘇觀生請上幸瀟州，親率六軍以張撻伐。鄭氏方欲挾帝以自重，議不決，觀生遂先赴南安，上親餞

於殿門。以天興府爲國子監，上幸學，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圍楹，觀者濟濟。九月，總督丁魁楚獻桂林之捷。先是靖江王王亨嘉講號，改桂林爲西京，封楊國威等爲公侯。發兵至梧州，執巡撫翟式耜以去。據有郡邑，將逼廣東，魁楚拒之。靖兵戰敗，圍桂林，破之，俘亨嘉及其臣顧奔、楊國威等至福京，而式耜照舊巡撫桂林。上命蔡淮諸王會議，廢亨嘉爲庶人，幽之別館，尋病死。顧奔等棄市。會冊封桂王井，封魁楚平粵伯。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爲御史，熊開元執不可，不聽。已而邦芑糾開元開元辭去。上以王期昇爲總憲，彭遇題爲僉都御史，路振飛會櫻封還內降。上曰：「方今多事，用人必欲循常格，非休休之度。」振飛言：「彭遇題新進士，降賊而南，乞憐馬士英，巡按浙江，搜括民財，至於激變。期昇在太湖，奉簡州知州朱盛徵（保宗室）始稱通賊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兩山百姓不容，故爾逃來。非臣等之私隙也。」上乃罷二人。二十四日，徽州陷，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至南京，死之。

十月，黃道周見鄧氏偷安，殊無經略志，自請出關。芝龍不與一兵。道周以忠義激發，旬月之間，義師頗集，親書誥身契語，給爲功賞，得之者榮於誥勅，然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敵。至有僧軍，鋤髮剃髮以隨其後者，名扁擔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故道周門人也，馳書誘道周，許爲內應。道周信之。至明堂里，北師猝至，遂爲北師長天祿所執，殉節於南京，賜諡忠烈。自道周出師後，何吾驥自廣東至，用爲首輔，賜銀章曰：「輔佐中興。」上親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鄧芝龍留守，料理兵餉。鄧鴻遠爲御營左先鋒，出浙江。鄧彩爲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台西郊，擇吉日親行推轂禮。鴻遠出城，馬蹶仆地。及上誓師，方授鉞，而大風

忽起，旗幟披靡。天帝高皇位前燭滅，三軍莫不失色。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二十八日，駐蹕建寧。

二年丙戌（一六四六）正月己酉朔，上不受朝賀，以三大罪自責，布衣蔬食，臣下各載罪。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至浦城安撫。外國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使湯來賀，運粵餉十萬，由海道至。擢兵部右侍郎，督師江右。御史艾南英言來賀奸險小人，周鍾自北逃回，來賀匿之揚署，且解餉之任，指揮僚佐所優爲，豈曰能賢，憑膺顯擢，何以示衆，後上不聽。邵武攜官朱健行部，近邑訛言北師至，倉卒返郡，夜半出其祭帑，知府吳燠燻縊之，百姓爭門走死，而實未嘗有兵也。健無以自解，揭燠燻倡逃，并其平日貪狀，燠燻亦揭健。時建陽知縣施燠亦以貪酷被劾。上方恨貪官之失人心也，欲以高皇帝之法行之，燠燻及燠皆斬，健絞，輔臣勳臣以下皆申救，終不能回。馬士英扣關來朝，不許，諭守關官兵毋納士英。士英前後七疏，列件自理，上命付史館存案，以俟公論。浙東監國魯王遣柯夏卿曹惟才來聘，上加夏卿兵部尙書，惟才光祿寺少卿，手書謂朕無子，王爲太皇姪，戮力同心，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浙東所用職官，同列朝籍，不分彼此。尋遣僉都御史陸源清解餉十萬給浙東。清源散餉不平，兵譁而遁。或曰士英使之也。廣西撫按報一僧自稱宏光，謂黃得功營中得獲者，非真也。上召九卿科道謚迎請。羣臣曰：即真宏光，甫經失國，有尊奉而無迎請。撫按續報，有侍宏光者，驗之果僞。下獄究之，乃妄人假托以惑衆伏誅。

三月二十四日，吉安陷。四日，撫州陷。初，汀邵間有大帽山，洶蠻最強，王師屢征不服。永寧王某誘之。

出降，與北兵屢戰屢捷，因復撫州。北兵圍撫，鄭彩軍屯廣信，永寧請救。其監軍給事中張家玉，以三營往援，圍曾解，已而復合，彩遂棄廣信入關。撫州復陷，永寧王死之，洞壘亦散。上削彩職，帶功贖罪。副賊季自成爲九宮山民擊死，其四十八部無所歸，楚督何騰蛟遣長沙知府周二南迎之，未至，中流矢死。賊帥欲得騰蛟親至乃降，騰蛟即往，賊帥皆驚喜下拜，至軍前聽用，一時驟增兵馬數十萬。上大喜，皆大廟，封何騰蛟定興侯，進兼東閣大學士，降帥皆授總兵官。李錦賜名李赤心（號一隻虎），自成妻弟高某，賜名高必正，號爲忠貞營。已因湖南糧不給，降者稍稍解去。李高三十三部散入施州衛，因鬪歇馬，其郝搖旗（改名永忠），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宗第，牛萬才，張光壁等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受節制。

泉人蔡鼎，其爲人也多言，李選密疏薦其前知。上辟爲軍師，所言事多不中。彩既敗回，鼎請自試，一戰而蹶，逃回。上謂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禮臣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跪於階前。六月，鄉試福省，題中試一百一十七名，特旨廣七十名，錢邦芭請一榜盡賜登科，以成曠典。繼因御史劉霖愆言下第者，俱聽覆試而已。鄭鴻逵久駐關外，未嘗展一步，有傳北兵至者，鴻逵徒跣疾行三日夜而抵浦城，詢及後至者，則兵譁也。事聞，上削其封爵。鄭芝龍爲洪承疇所給，啖以閩粵王爵，凡關隘水陸之兵，自二月間俱已撤回。浙東既潰，北師入閩，如入無人之境，守浦城御史鄭爲虹，科臣黃大鵬，死之。七月，上生子，大赦。覃恩諸臣悉加封爵。御史錢邦芭力言不可，不聽。二十五日，上御朝，據關上主事搜得閩中出關迎降書二百餘封，命悉焚之，諭諸臣改心易慮。八月，仙霞關驚報至，上卽於二十一日啓

行。上與中宮皆騎馬，猶載書十餘楨以從。二十七日，出奔汀州，有十餘騎叩城，曰：「屬蹕者，開門納之，則追騎也。遂執上與會后。后到九龍潭，投水死，上崩於福京。或曰：建寧代死者爲唐王聿鍵，汀州代死者爲張致遠，上實未死。」（楊陸榮紀事）言帝與會妃駢斬汀州城下。其從死之臣，賴垓（壬辰進士，國子監祭酒）熊緯（河南丙子解元，癸未進士，由行人陞給事中，從駕，被獲於行宮，大罵而死）其後宋成功屯兵鼓浪嶼，有遣使存問諸臣，云爲僧於五指山，然亦莫別其真僞也。粵中立國，上尊號曰思文皇帝。（又稱紹宗襄皇帝）

史臣曰：帝英才大略，不能鬱鬱安於無事，在藩服之時，已思撥亂世而反之正。及其遭逢患難，磨勵愈堅，兩京既覆，枕戈泣血，勅斷葷酒。後宮不滿三十人，半係老嫗，於世之嗜好淡如也。性喜文辭，手撰三詔，見者無不流涕感動。「御製祖訓後序」，「行在縉紳便覽敘」，皆曲雅可誦。所至訪求書籍，親征亦載書數十乘，故太祖命名詩，於唐王位下，有「嘉歷協圖銘」之句，不可謂非天生之令主也。論者徒見不能出閩，遂言其好作聰明，自謂張大，無帝王之度，此以成敗之論也。夫鄭氏以盜賊之智，習海島無君之俗，據有全閩，始願已不及此。既無鞠躬盡瘁之忠，難責以席捲天下之志，謀國謀身，兩者俱乖，不亦宜乎？帝之托於鄭氏，所謂祭則寡人而已。其二心奪之臣，所藉以經營恢復者，如黃道周、蘇觀生，皆有儒者氣象，未嘗非諸葛之亞也。而束縛其手足，使之不能一展所長，蛟龍受制於螻蟻，可責其雷雨之功哉？向使蜀漢有竊命之雄，諸葛不能發其一甲，轉其計策，則雖欲成

三分之業，亦豈可得！故帝之亡，天也！勢也！（黎洲遺著彙刊隆武紀年）

會 后

李 瑤

唐王元妃曾氏，南陽人，諸生曾文彥女。崇禎五年（一六三二）王襲位，年已三十。有一妃，年十九，選入宮，頗知書禮，任內政，王甚寵之。九年（一六三六）秋，京師戒嚴，王以拉發護軍，勤王得罪，廢庶人，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張有度，將以檻車上道，王自裁不殊。比至高牆中，奄人索賄不可得，以石墮鎖之，極所困苦。王病瀕死，官醫下藥，妃恐有詐，有與飲。入夜，默禱於天，自剗股肉進之，食淡，攻苦以居。王愈後始聞，遂更相憐愛。南都立，以赦，命徙廣西之平樂。乙酉（一六四五）夏，抵浙，而南都覆，妃開勸王為自立計。六月入圍，至福州，羈臣擁之監國。既即位，於秋八月壬辰，奉冊為后。父文彥，封吉水伯，命婦入朝，太和殿，僉有所資。王性從儉，宮中亦屏去金玉錦繡一切供飾，至韓幕衾褥，率以大布為之，不列嬪御，勵有執事人三十餘輩而已。以故鄭氏初進，美女十二人，雖留之而絕不見御。妃既素能理事，至是頗與外政。凡王批閱章奏，多所參駁。每當臨朝，則垂簾座後，以共聽斷。朝臣私有所議，總憲張肯堂具疏論之，略曰：「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善之德，助成王業。然皆宮闈之中，默相贊助。若垂簾之制，則非聖世所宜，不可以示選人。」疏入，妃大恚，肯堂以是遂疏於王。說者謂，唐王當烈廟時，有英察之舉，至此雖銳意中興，而溺於內愛如此，有以知其不能成大功也。是冬十二月，王親戎，由水道進，妃亦御舟以從。丙戌（一六四

六)元日，王在建寧，不受朝賀。既而江右督師楊廷麟、楚督何騰蛟迎王移駐，各疏相繼至。妃密言鄭氏不可倚，亟請依騰蛟。是時芝龍陰懷不測，多方沮遏。泊王決計出汀巡贛，迺使軍民數萬，遮道號呼，擁駕不得前。即又表請暫回天興。無已，遂移駐延平。秋九月，元子生，妃出，大赦加恩，從興諸臣悉晉爵一級。騰蛟命將以錢騎五千里來迎，行抵詔州，而芝龍已棄關去。王師長驅，度仙霞，行在震動。將出質，急命妃先發，宮眷皆以騎從。甫出城，官軍奄至，稱扈蹕者，直入行宮。從官逆散，王遂被難。妃先被執於塗，舟次九龍潭，乘間投水死。閩中永明王立，遂上尊號曰思文皇后，已加諡曰孝毅襄皇后。(南疆釋史遮遺)

鄭芝龍

邵廷家

鄭芝龍，字飛黃，福建南安人。父紹祖，爲泉州庫吏。庫接太守官舍，芝龍十歲時，戲投石子，中知府蔡善繼額。捕治，見姿容麗秀。笑曰：「孺子貴而封，一釋之，不數年，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盜，頗桀黠。振泉死，代領其衆，屢抗官軍。會閩游饑，芝龍截商民船，多得米粟，求食者競往投，賊衆至數萬。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六月，遂犯銅山，入中左所。然芝龍故與他盜異，常念求撫。所過靡掠，放還所獲軍將。每戰勝，追奔輒止兵。崇禎元年(一六二八)九月，因巡撫熊文燾請降，時方徵天下兵，聚遼東，不能討芝龍，用撫羈縻之。芝龍復入海，物奇珍，中貴人及福建達官，多爲之言，授遊擊將軍。流寇起，中原多事，而翻香、李魁奇等弄兵，橫海外。芝龍始皆與深好，既假朝命討之，俱授首。芝龍兵益盛，獨有南海之利。商預

出入諸國者，得芝龍符令，乃行，八閩羣不逞歸之。後又承招討紅夷，累功陞總兵，由是起降將如小諸侯，權傾督撫矣。松江兵敗，大學士蔣德璟言於朝，欲令芝龍以海師投遼。有言其人庸鄙不可遇大敵，而芝龍亦戀閩潭行，復策金京師，議遂寢。芝龍有弟三人，芝虎、鴻遠、芝豹。芝虎勇，前與劉香搏戰死。而鴻遠亦積勞得總兵。福王嗣位，宿將皆例封，芝龍爲南安伯，鴻遠爲靖魯伯。鴻遠會師京口。明年，奉唐王聿鍵奔福州，卒立唐王。以乙酉（一六四五）七月爲隆武元年，諭翊戴功，晉南安伯爲平魯侯，靖魯伯爲靖魯侯，封芝豹爲澄濟伯。未幾，復晉平魯侯爲平國公，靖魯侯爲定國公，並掌戎事。而封芝龍子森爲忠孝伯，賜姓名朱成功。又有永勝伯鄭彩，彩弟聯，鄭芝龍支族。芝龍距泉州五十里築城安平鎮，置第，海稍直通臥內，積財寶甲兵，充實其中，人物麗盛，專務豐殖。至是，開府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掛，出不送。掌與大學士黃道周爭班，嗾諸生劾道周。又逐左都御史何楷，使盜道截其耳，朝士噤暗。唐王爲壇，拜彩、鴻遠，分道發兵，芝龍輒辭無餉，行數里罷。蔣德璟告病去，道周竟死徽州。楊廷麟、萬元吉等屢表請駕幸贛，卒制於芝龍，不得出。丙戌（一六四六）七月，王師下浙江，芝龍密遣使請降，盡撤守關兵，師度仙霞，芝龍棄唐王，保安平，唐王陷於汀州。九月，師入泉州，芝龍恃撤兵功，意得厚賞，復猶豫以立王爲罪，乃自安平引兵逃入海。貝勒令芝龍所親持書招之，略曰：「所以重將軍，爲能立唐藩也。若不輔立，吾不用將軍。裁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今兩粵未平，今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決降。臨行，成功力諫，不聽。安昌王恭操，吏部尚

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具言不可。平海將軍周崔泣訴芝龍曰：「誠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貝勒接芝龍，大飲三日，極歡。忽夜半，拔營，挾與北去。芝龍哀請子弟不肖，在海上恐爲患，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芝龍已入朝，芝豹率母居安平。而成功遂起兵鼓浪嶼，鄭彩亦扼廈門，鴻逵會攻泉州，閩海震動。清順治九年（一六五二），成功進圍漳州，芝龍恐禍及，陰遣親信回閩，勸成功就撫。朝廷冀招成功，封芝龍同安侯。已知成功果無意降，遂下同安侯高牆。及己亥（一六五九），成功圍南京，敗歸。辛丑（一六六一）冬，斬芝龍。（東南紀事）

鄭鴻逵

徐嘉

鄭鴻逵，芝龍弟，崇禎庚午（一六三〇）武舉人，爲天津巡撫鄭宗周部將。以芝龍平紅夷功，陞錦衣衛千戶。尋中庚辰（一六四〇）武進士，故事，勳衛射策，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癸未（一六四三），授副總兵。宏光帝即位，檄守采石，掛鎮海將軍印，尋與從子彩監軍楊文聽守鎮江。乙酉（一六四五）四月，以擊高傑亂軍功，封靖虜伯。王（清）師渡江，不能禦，由海道入浙。遇隆武帝於杭州，大奇之，令副將江美齎，鄭升，衛之入仙霞關，偕芝龍奉以監國。鴻逵欲早正大位，以繫人心，諸大臣以爲不可。鴻逵曰：「不正位無以服人心，而杜後起。」議遂定。論劾戮功，與芝龍并進爵爲侯，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上行郊天禮，二鄭稱疾不陪祀。鴻逵又揮扇殿上，爲尙書何楷所劾，由是文武不和。芝龍

以不出師無以厭衆望，乃請以鴻遠出浙東，彩出江西。冬十月，上親征，以鴻遠爲御營左先鋒，彩爲右先鋒，登壇行推轂禮。當授鉞時，風雨晦冥，鴻遠出城，馬蹶踏地，識者以爲不祥。鴻遠出關候餉，未即行。明年（一六四六）六月，浙東潰，鴻遠棄關徒跣奔，王師遂抵仙霞。事聞，行在大震，削其封爵。未幾，以元子誕生，復晉漳國公，尋改定國公。芝龍之北降也，鴻遠諫不聽，請備之，亦不聽，乃以其衆入金門。冬，王師乘間入安平，朱成功自金門逐我師而守之，鴻遠謂：「安平彈丸，無險可恃。」勸成功取泉州。會師桃花山，攻泉州不克。辛卯（一六五一）二月，我鎮將馬得功，以成功出師廣東，乘虛襲廈門。成功還救，得功扼險不能退。舊嘗爲鴻遠標下守備，故相讖也，計窮，乃冒死駕小船見鴻遠，說之曰：「得功奉令過島，今無舟可渡，必死。但恐得功死，此島人民萬不能全耳。公兄在京，眷口在安平，乞熟思之。」鴻遠乃逸之去。成功以爲大恨，既誅守將鄭芝莞，飭鎮將不許赴鴻遠衙署。而鴻遠見成功能行其法，殊不爲怒，將所部付之，謝權歸隱，築塞白沙，構亭沼，藝花木，笙歌自娛。後爲我將王進功所攻，成功移之居金門。丁酉（一六五七）三月，遺疾卒。（小腆紀傳）

鄭成功

溫睿臨

成功原名森，字大木，芝龍長子。少穎異，補博士弟子員。有術士見之，驚曰：「君骨相中封侯格，非一科第者。」鴻遠擁立唐王爲帝，芝龍引森進見，帝奇其狀貌，賜姓名曰朱成功，授爲招討大將軍，比照關

馬體統協理宗人府事。撫其背曰：「兒當盡忠吾家，毋相忘也！」時年二十二，進封「忠孝伯」。自是中
外皆稱曰「國姓」。

時芝龍握重權，兵民之事，皆其關決，而以擁立非己意，與朝臣相抵牾，帝每事裁抑，浸以跋扈，諷之
出關，不聽。成功性慷慨，懷忠義，心薄其父所爲。及帝幸延平，成功扈從。芝龍將納款，陰召之歸。答曰：「父
教子忠，未聞教之貳也！」福州破，芝龍約降，成功與其叔芝豹、勸哭諫，不聽，乃走金門江，糾諸將之同志
者，結水寨。上書其父曰：「我家本起艸莽，執法聚衆，朝廷不加誅，更起爵命，至於今上寵榮，疊承闔門封
拜，以兒之不肖，錫國姓，掌玉牒，昇劍印，親若肺腑，即糜軀粉骨，豈足上報哉！今旣不能匡君於難，致宗社
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顏他事乎？大人不顧大義，不念宗嗣，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趙武伍員之事，古人每
圖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愛，勿以成功爲念！」父得書，歎曰：「此子不來，海上之禍未艾也！」

于是募兵南澳。是時閩地盡失，而海上素饗鄭氏威名，成功建牙，舊衆稍稍集。在閩諸大臣會櫻，張
肯堂、朱永祐、陳軾、林塗等，皆往依之。

丁亥（一六四七）春，移泊鼓浪嶼，嶼與廈門相望。廈門，中左所也，漳州，金門所也，皆隸同安，環海
稱兩島者也。時兩島爲建國公鄒彩，定遠侯鄒聯所據。聞永曆帝立於粵，遙奉其正朔，其文移稱總統使
罪臣。七月，以洪政、陳輝爲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爲親丁鎮，郭新、余寬爲左右鎮，林習山爲樓船鎮，會建國
兄弟師，與招討將軍楊耿等，入海澄，不克。八月，與鴻遠合攻泉州，敗提督趙國佐，追奔至城下，殺溜石守

將解應隆國佐嬰城扼守。閱月，漳兵來援，解圍去。

戊子（一六四八）三月，進攻同安，守將陳彪，知縣張効，韓城，馮，遂破同安。以葉翼雲知縣事。引兵再取泉州。時海上蜂起之時，皆來附，而不習戰，聞清兵將至，悉驚竄。乃留守同安，而自率師歸。鴻遠亦航海入潮。

己丑（一六四九）募兵銅山所，攻漳浦。守將王起，俸降，旋亦不守。鴻遠之入潮也，克揭陽而據之。粵將新泰伯，鵠，尙久，方守潮州，與鴻遠不相能，治兵相攻。

庚寅（一六五〇）潮人黃海，如引成功入潮，緣道誅剿土寇，進攻碣石，衛，爲蘇利所敗。六月，攻潮州不克，成功召軍吏計之曰：「粵地瘴，吾得之不能守，而兩島，吾土也，尙爲建國兄弟所據。其將章雲，飛，暴虐，我當治之。」乃嚴部署，自揭陽揚帆，八月十五日，夜抵廈門。鄭聯方醉臥萬石岩。岩距城東數里，洞壑幽奇，聯別墅在焉。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來謁見，成功握其手曰：「兄能以一軍見假乎？」聯倉卒知不敵，唯唯而已。成功麾軍進，衆莫敢動。未幾，置酒召聯，伏甲士殺之，滅其屍，遂并其軍。成功之將至也，鄭彩知之，議全軍出避，而聯不能從，又不設備，故及於難。彩率所部航海不敢歸。後成功以書報之，歸死於家云。十二月，清兵下廣州，杜永和，瓊。

辛卯（一六五一）春，成功率兵往救，次平海衛，而鴻遠已棄揭陽將歸。未至泉州，鎮將馬得功攻廈門，鄭芝莞不能禦，遂入島。前大學士曾櫻自縊死。甫數日，而鴻遠兵至，圍得功。得功欲退不得，遣人語

曰：「公妻孥皆在安平鎮，我不出，恐不利于公家。」乃縱之歸，不期成功之遽反旆也。成功至，大悔恨，以失地軍法誅芝莞。莞，成功叔也。諸將股栗，鴻遠退泊白沙，築寨居焉。左先鋒施煊，叛降清，清使守同安。五月，成功率衆入南澳，敗漳鎮王邦俊。十一月，與都督楊名高戰于小盈嶺，名高大敗。十二月，攻漳浦。

壬辰（一六五二）正月，遂取海澄，守將楊世德、陳堯策、郝文興等皆降。二月，取長泰，敗鎮將王進，援師至又敗，遂圍漳州，下漳屬邑。五月，浙鎮將馬逢知來援，擊却之。築鎮門，激水灌城，不克。及十月，金圍山以援師至，圍始解。然城中食盡，人相食，枕籍而死者百餘萬。而成功亦久頓堅城，師老糧匱，退守海澄。明年（一六五三）五月，清兵來攻。成功立雉堞間，親禦矢石，左右多死傷者。而成功諸將飲酒敵樓，指揮自若。一夕，聞空砲發，成功曰：「是將登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俄而外兵大呼，乘城兵士舉斧欲之，先登者皆死，乃退。時成功縱橫海上，粵中乃議使使撫之，爵成功海澄公，封其父芝龍同安侯，鴻遠奉化伯，芝豹左都督，而逮治馬得功，以其啓讐也。

甲午（一六五四）十月，朝命二大臣賚詔至。成功與鴻遠不奉詔，惟約奉芝龍妻顏氏入京。芝龍入高牆，芝豹戍寧古塔。十二月，成功襲漳州，守將劉國軒開門納之。知府房星燧，知縣周瓊，李奇生，范進等皆降。漳之屬邑悉附，乘勝下泉州諸縣。先是隆武之以總統命成功也，許立武職，得至一品，文職至六品。至是兵勢既盛，乃設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舉人潘庚昌爲吏戶官，丙戌舉人陳寶鑑爲禮官，世職張光啓爲兵官，浙人程應璠爲刑官，丙戌舉人馮登世爲工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李監國

魯王居金門，凡宗室皆厚贍之，賓禮紳士王忠孝、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辜朝荐、徐孚遠等。軍國大事，諮而後行。於是島上衣冠濟濟矣！

乙未（一六五五）正月，林勝克仙遊縣。五月，遣忠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攻舟山，守降巴臣興降。以六御守之，六御，陳謙子也。旭招降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宏德。六月，墮安平鎮，墮同安城。其冬，朝命貝子鎮閩。

丙申（一六五六）春，自泉州出師攻西島。成功遣陳澤林順舟師禦之。清兵分攻白沙，暴風起，不克而返。成功乃留輯重海澄，遣前衛鎮黃梧守之。六月，大集舟師，未及北伐，而梧以海澄降清，清賜爵海澄公。遂發鄭氏祖墓，誅其親黨。成功遣甘輝進攻不勝，入土城，取蓄積而歸。別將破閩安鎮，逼福州，不克。掠溫台等郡。

丁酉（一六五七）三月，鴻遠卒于金門。成功自以年年海上用兵無功，乃與魯王兵部侍郎張煌言謀大舉，取南京。水陸甲士五萬，號十萬，戈舡千餘。

戊戌（一六五八）入浙江，陷樂清。舟次羊山，暴風覆舟，沒八千餘人。幼子從軍者皆溺。退泊舟山，治戰艦。

己亥（一六五九）六月，入長江，破瓜州，江上屯守者皆敗，遂下鎮江，進圍江寧，謁孝陵。張煌言分兵巡上江下四郡，三十餘州縣，江浙大震。成功以為指日可下，不設備。清副將梁化鳳偵知之，夜開神策

門襲其中軍，軍亂遂潰。成功潰水，左右救之得逸去，諸虜將殲焉。成功委輜重，收餘衆，趨攻崇明，不克。十月回島。

其明年（一六六〇），清乃遣達素爲將軍入閩討之。一軍出漳州，一軍出同安，又會廣東許隆蘇利舟師，軍容甚盛，進攻廈門。成功遣右虎衛陳鵬守高崎，退同安。鄭泰出浯嶼，禦同安。自督諸軍次海門，以禦大師。漳、紅乘風順流下，成功按兵勿動，須臾畢至，盡銳擊之。同安侯周瑞、王府督陳堯策戰死。陳輝舉火燒漳、紅，而成功引巨艦衝之。鄭泰自浯嶼來夾擊。潮兵不諳水戰，大敗，浮屍徧海。同安兵趨高崎，陳鵬約降，兵涉冰爭前，鵬部將陳蟒不與謀，揮其下死戰。清兵欲退，皆披重鎧陷泥淖，赴海死者十七八。粵軍聞敗，未至而旋。成功按誅陳鵬，以陳蟒代。

辛丑（一六六一），成功取台灣。台灣者，阿闐屬邑也。地方二千里，有二城，曰赤嵌，曰王城，餘皆土番。芝龍常耕屯其中，芝龍去，紅夷入據之。至是，紅夷番譯伺斌者，說成功曰：「台灣沃野，四通外國，橫絕大海，足與中國抗衡。誠得而有之，進可戰，退可守。且陳其可取狀曰：『金廈、台灣門戶也，公既有之矣，金門外二百里爲澎湖，有山可泊舟。公能奪澎湖，一夕可抵台灣。』成功大喜，欲從之。諸將以爲難，成功不聽，卒起師。三月，至澎湖，前望鹿耳門。水淺難入，醜而禱於神曰：「天苟祐我，願大水助我。」俄而水驟漲，舟畢渡。舉砲攻其城，紅夷出不意，驚潰，克赤嵌，進圍王城。十二月，紅夷食盡出降，遂其主歸國，土番亦奉約束，盡收其地。立屋宇，廣城郭，設七十二鎮以守之。是歲，緬人獻永歷帝，明亡。成功准天復故事，仍稱

永歷十五年

王賓（一六六二）改台灣爲東都，王城爲平安鎮，赤嵌爲承天府。以鄭省英爲府尹。留其子經守廈門。五月，成功薨，年三十有九。諸將以鄭襲讎喪事，遣人報思明。六月，鄭經嗣位，稱嗣封世子……

逸史曰：甚哉忠義之足以逆天命，固人心，而延世祚也。芝龍崛起海盜，適會世亂，唐藩擁立，滿門封拜，掩金紵朱者，盈列朝內，亦可謂不世之遭矣。使在斯時，輔翊屏王，保境安民，南聯江楚，東激吳越，收山海之利以自雄，明之諸臣，皆書生偷安，必不與之換大權也。明祚得延，而鄭氏儼然如閩王矣。豈不家國兩榮哉？不此之務，而包藏禍心，開關延敵，以冀未然之賞，哀哉穿窬之智也。其爲齏醢，不亦宜乎？成功果毅忠諍，感隆武三言之知，寤遠父志，不肯負國，樹牙窮島，招致遺民，跡其十數年間，蹀血海疆，鯨波爲赤，惓惓故國之思，雖名號已絕，奉朔勿替，父老望之，儼如十洲三島，以爲此中大有人焉。因之擡兩島，開台灣，豈非天錫忠貞，令以一偶系天下望哉！惜乎天不假年，奮志以歿，傷已當其鴛風帆，統戈舡，乘潮直上，破瓜州，逼采石，謁孝陵，傳檄吳楚，天下震動，事雖不成，故老猶醫而稱之。然則忠義之事，亦何負於人哉！

鄭經

溫睿臨 鄭廷棠

……永歷十六年（一六六二）六月，鄭經嗣位，稱嗣封世子，釋周全斌以爲五將軍，陳永華爲諮

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率師至台灣。鄭襲與其姻黃蕭拱宸謀拒世子。十一月朔，黃昭會諸將攻世子營，昭先至，破營而入，世子軍潰。時值大霧，諸將陰期，全斌率左右力禦之，殺昭。忽霧散，天朗，其衆驚投投戈降。經收蕭拱宸殺之，餘釋不問，待襲如初。

癸卯（一六六三），經至廈門，得鄭泰與黃昭往來狀。初，成功死，靖南王李總督至鄭氏招撫，泰請於經，欲內附。經曰：「吾將東，諸君善圖之。」泰遣楊來嘉入京受命，議照朝鮮例，朝議不許，來嘉歸報，經愈疑泰懷二心。泰不自安，治兵金門。經將襲之，泰率所部航海。經遣蔡鳴雷慰留之，且曰：「伯父前者不忍殺予，余不忘大德，浮言不足聽。今以伯父總制兩島，余鑄首而東。」泰信之，受其印，入謁。經置酒伏甲執之，數其罪比於濶敦，越日自縊死。泰弟鳴駿與子繼緒，率紅三百，兵八千，至泉州降。十月，李總督出同安，提督馬得仁出泉州，黃梧施琅出海澄攻經。經選死士二十艘，令周全斌禦之。泉州紅先敗，馬得功投水死，而海澄同安之師齊入島。經不能敵，退守銅山，遂棄兩島。

甲辰（一六六四），改東都爲東寧，置天興萬年二州。委陳永華統庶事，分土列屯，徵租均役，與魚鹽，申法禁，立學校，通市外國，安撫土民。是歲，前兵部尚書張煌言移桃花山，被襲，糧車致杭州，不屈，死之。明年（一六四五），清以施琅爲靖海將軍，督水師進攻台灣。出外洋，颶風大作，羣舟飄沒，引還。後四年己酉（一六六九），乃復遣明珠、蔡毓榮至泉州，加興化知府慕天顏卿銜，兩入台灣，許以如朝鮮封貢。經遣柯平葉亨報使，議卒不成。

癸丑（一六七三）靖南王耿精忠反，內畏太妃周氏未發，密遣番譯黃鏞使台灣，請兵援。經賴舟澎湖待之。冬，吳三桂反，上詔平靖二王留奮封精忠謀益緩，乃辭旋師。

甲寅（一六七四）靖南太妃周氏薨，反計遂決。復遣鏞聘台灣，許歸全閩戈船，曰：「王將水，吾將陸，江浙不足平也。」於是經遂入據思明。時黃梧子黃芳度在漳州，聞風欲降，念其父罪重，懼不免死。經使告之曰：「時際光復，事屬爾父，果抒誠悃，當棄前愆。」經遂又據漳、泉二州，及思明金門。十一月，經以劉炎在漳浦，爲右臂患，遣興明伯趨得勝，侍衛馮錫範，由海澄進師，克之。旋又西救潮州，廣兵燒營而遁。乙卯（一六七五）春正月，精忠遣張文翰如泉州賀年。遣鄭斌報使，立條誓楓亭爲界。二月，續順公沈瑞以饒平降台灣。五月，經率師次於海澄。饒平之捷，劉進忠密啓於經，請討黃芳度。經亦以黃氏必死之寇，終無降理。是月六日，發泉州，入海澄，實圖漳州。留據二十日，芳度不敢入見，遣其中軍朱武奉啓，意覘軍勢。經使鄭斌入漳宣慰，或束身自詣，終不至。且召黃翼于關外，密使歸漳。耿移書來徵，又以病辭。遂定計攻城。六月，黃芳度據漳歸清。經自海澄移軍萬松關，芳度剃髮守陴，使弟芳泰入廣告急。賴陞守平和爲之聲援，島人攻漳城不克。後鎮萬宏中砲死，何祐自潮州攻平和，賴陞降，漳屬皆復歸台灣。芳度孤守漳城。是歲，番舶互市于思明。先是中左所爲諸洋利藪，島破，夷舶不至。甲寅鄭氏復島英圭，黎萬，暹羅，安南諸國，皆獻方物互市中，左烟火市里，幾復其舊。

丙辰（一六七六）清兵入福州，耿精忠出降。泉州諸地，先後復又爲清所得。冬十月，督撫遣漳州

進士張雄如思明議和。時獨海澄未下，度島人必爭，難猝攻。乃爲公書，以生民塗炭，勸令息兵歸台。如先王時，雄還，又遣泉紳黃志美入議約，必得海澄，始可成好，經不聽。

丁巳（一六七七）春，清師攻海澄，經破之，遂圍泉州。某月，清師卒復海澄，擊破經兵於泉州。經撤兵還思明。十二月，詔復迂各省沿海人民於內地，置戍，禁出入。

己未（一六七九）春，經復取海澄，以張廷輝知縣事。二十九日，清軍敗於定海。三月，經旌思明義翰寡婦辛氏。兩島地狹，數戰征輸繁重，中提督劉國軒辭月俸，自餉轄兵三月，吳淑何佑等皆效之。漳州守備呂韜降於台灣。四月，經以長子克壘居守台灣。總制陳永華言：「克壘長成，泄事明達，請循君行則守之典，立爲監國。」經從之。時年十六，號監國世孫。六月，以屯田道鄭時英監理鹽法，駐東石。清師築壘水寨，以逼東石。右武衛楊忠率兵趨灣尾，南北場掘鹽口，食利，舍舟開至深滬。閱兩日夜，泉州大軍侵晨驟擊，忠殊死禦，不敵，中砲落於海。九月，清師始復東石。於是鄭氏失險，議守思明。兩軍相恃閱歲，互殺傷。清兵十萬，島兵僅萬人，營壘咫尺，清兵竟不得下。

辛酉（一六八一）總督啓聖巡撫興祚會提督琅正色攻克廈門中左所。鄭經退守台灣。經卒……（南疆逸史東南紀事）

曹學佺

溫睿臨

曹學佺，字能始，侯官人。萬曆乙未（一五九五）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南京大理寺丞、戶部郎中，四川參政、陞按察使。蜀王宮殿火，計修建費至六七十萬，學佺以宗藩條例格之，蜀民不擾。天啓初，左遷廣西參議，轉陝西副使。學佺好學，有文名，博綜古今，自以宿學巨儒，不得官京朝，歷外數十年，仕又偃蹇，因以著書自娛。光宗在東宮，有張差挺擊之事，學佺所撰述，直書無隱避。逆奄用事，羈小立三案鉤黨，指學佺所撰爲謗書，除名爲民。時學佺在粵，西大吏希奄指羈留待命，知奄無意殺之，乃止。閩中立國，起爲太常寺卿。上言：今幅員褊小，稅額無幾，宜專供守戰之用。而遣鄭鴻逵疾抵關度防守，毋久逗留。諸逃兵肆掠，責令其將收歸營伍。及朝見，上指謂諸臣曰：此海內宿儒也，我在燕邸聞其名久矣。時倉猝建號，一切典禮，皆學佺裁定。陞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時初纂修「懷宗實錄」，國史總裁設蘭台館以處之。丙戌（一六四六）四月，上在延津，學佺又言四事：一、浚延河堤防。一、汰隨征冗役。一、通福京米船。一、捐助餉銀。許以生鐵准價，皆從之。已而知將士離心，事不可爲，慨然曰：吾老矣，天若詐明，尙可竭其股肱之力。否則，老臣報國，有死而已。朝議欲以其兵浮海，直指金陵，艱於聚餉，學佺傾家以萬金濟之。未幾關破，上去延津，學佺入湧泉寺避之。大兵將至，貢生齊璽中書張份，僧不空等起兵，殺傳檄使者，迎學佺爲主。學佺曰：無益也，何徒荼戮生民爲三人強之。學佺曰：「然則吾歸死於城可也。」三日而大兵入城。九月十九日，自縊於西峯艸堂。生平著述數千卷，不盡行世云。（南疆逸史）

會 櫻

邵廷索

會櫻，字仲舍，江西峽江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天啓中，知常州府。時有詔逮高攀龍，攀龍自裁。總督欲截屍察驗，并逮其子回奏。無錫知縣吳大朴，依阿其間，櫻力持不可，乃免。與李應昇爲同年生，借官帑以給官旂之逮應昇者。時常民集者數千人，欲擊官旂，櫻再三曉諭而散。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爲登萊防撫。大清兵破萊陽，棲寧海諸州縣。二月二十一日，攻登州，櫻禦之，乃退。嘗爲副使，分巡興泉道。唐王時，拜大學士，入直。櫻忠款悉至，言語委密，處孤主驕臣之間，調護上下，使之無忤。上親臣腹心依之。鄭芝龍不肯出兵，駕往來延建，櫻以爲此非遲久策，失海內望，請速幸贛州，并力出江西，湖南卒不決而敗。櫻至廈門，依鄭成功。辛卯（一六五一）春，大清泉州守將襲破廈門，成功遣救不及，櫻自縊。（東甯紀事）

張名振

查繼佐

張名振，字侯服，北京衛籍，山西人。崇禎中，爲石浦參將。乙酉，衛魯監國入紹興，防江，壁瓜瀝，掛富平將軍印。初，有浙東西夾擊之議，名振奉命不赴，還保石浦，監軍兵部職方主事左升上書糾之。紹國不守，監國依石浦。會閩京復敗，永勝伯鄭彩部舟師保鷺門，迎監國。名振以監國詣彩，曰：「思文一家，好爲之。」

於是東甯明運復燭，各師連恢州縣數十，迄不守。己丑，名振與諸臣扈蹕舟山。先是，威南伯黃斌卿師潰江上，南遁，與名振有素，以唐命屯舟山，北進。其家屬留閩。時斌卿部將朱玖者，以私怨欲凡上名振。名振託屯練於南田，避玖。計與斌卿納交，許其女爲斌卿子婦。既而永勝彰善護斌卿家屬歸舟山，歷南田。名振妻聞斌卿有女賢，又以其女之姑，至感，欲一望見。女不可，曰：「不得父命，且未字，安得走人軍中。」張固邀之，強使人牽其舟入，相見極愛重。或誤報舟山謂黃女爲富平所劫，斌卿怒。時名振之母老，領其家屬，久保舟山。斌卿拘母軍中爲質。既知張盛意，甚悔之，更大禮母。而名振啣斌卿入骨矣。會平西伯王朝先頗爲斌卿所制，有舊憾，又入黃標黃大振之譖，意大不欲有斌卿。因密與蕩胡侯阮進深相結，而進原屬富平故部。至是冬，監國欲躡舟山，斌卿遂巡不卽納。名振諷阮進與朝先反兵，斃斌卿於開諭之日。其部下稍稍知謀自名振，名振頗不自安。已朝先亦欲自大，梗諭。庚寅九月，名振復以他故襲殺之。大言曰：「吾爲斌卿報仇也。」朝先標呂廷詔，張濟叛，內歸，圖報復。監國卽休舟山，名振以定西伯進侯，總統故朝先及進水陸二師。丁亥，以舟師二千六百號應吳淞總鎮吳勝兆北反，舟風覆，登陸，薙髮如民制，與詞臣徐孚遠等潛脫。辛卯，內師大舉三路出。名振與諸師禦南北洋，俱捷。而蕩胡侯阮進戰死螺頭洋，舟山被困，力竭城破。名振棄家挾監國泛去。名振家舟山之東門，母李氏、妻馬氏賢，抱翁主扶姑竄入火死。家男婦五十餘人從死。兄生員名甲，與馬氏從子負圖，貢圖成自殺。兄名揚，以屯田都督被執不屈死。其幕客顧明楫，字心復，北直人，以諸生自益，學宮死，題壁有「愁魂應傍孝陵歸」之句。名振旣聞關監國

爲乞援國姓思明國。姓黃以無功，名振乃露背所刺「盡忠報國」字樣，矢不二。成功心動，指腹結姻，助兵二萬，行糧備。還撞舟山，不利。直趨金陵，獲故叛金允彥，磔之祭諸忠。親崇明，觸京口，題詩金山寺，有「十年橫汝一孤臣」之句，聞者心惻。時內師守江嚴，橫索江，截海舟數十艘。退屯崇明之平沙洋。成功以師不利，見督。時長楊王術桂爲名振曲解，復令平南伯陳輝，慶都伯王秀奇，忠孝伯洪旭，總兵周奎斌等。壬辰，復進崇明。兵飢，感名振之義，不變。遂有「太師甘枵腹，吾輩竟忘飢」之謠，衆益勵。十二月，內師踏冰，出勁旅劫平洋沙。浴日將軍王善長先登，諸將軍姚志卓，任麟，王有才，王浚，張賦等戰大捷。激阻冰，無遺者。甲午正月，復入京口，戰不利，失參將阮姑娘。國姓復令戎政司馬陳六御，及將軍程應藩等協攻崇明，復不利。小激登萊等處，抵高麗，乃還。五月，寧波副將張洪德外款，名振以爲謬子。八月，名振攻舟山鎮守巴，屯軍陳虎戰歿，巴以舟山降。名振入，哭祭其母，哀動三軍。十二月，台州內鎮守張信外款，名振以其殘不受。因降將黑李三納母爲質，監國令以兵受之。劫巡道張，知府劉至舟山，墜去。名振病劇，二十八日中夜，有大星隕海，光芒如電，微有聲。亥刻，名振起坐擊牀，連呼「崇禎先帝」數聲而絕。葬舟山。有白鶩千餘，盤繞數日不去。而六御代鎮舟山。

論曰：定西與人和易而中堅，汨沒潮汐者歷十寒暑，誠不愧武穆岳氏背上四字。願每出必覆，爲東風不許，此豈人爲之哉。至於故疎監國，而借力思明，此種苦心，惟張玄著知之，則又古純臣之所未及也。肅鹵而在，勢能令監國捏杌。卽再力平西，總以安蹕，匪私。或曰：果從左尹夾擊之計，尙幸有爲。臨流而嘆。

無魚，嗟已後矣。（罪惟錄）

「南疆逸史」不爲名振立傳，殊一缺憾。此傳敘名振歿甲午十二月二十八日亥刻，地在舟山，極詳。足糾「東南紀事」鴉片之謬，而補溫史之缺。惟全謝山「靖埼亭外集」有「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文」，倉猝不可得爲恨事耳。南史。

沈 光 文

連雅堂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庵，浙江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福王元年，豫於畫之師，授太常博士。明年，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務，管工部郎。隆武二年（一六四六）秋八月，闖師潰，屢從不及。聞桂王立粵中，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少卿。永歷三年（一六四九），由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方招徠，故國遺賢，密遣使以警幣聘，光文焚書返幣。而是時粵事亦不可支，乃留閩中，思卜居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遭颶颶至台灣。時台爲荷人所踞，受一廬以居，極旅人之困，弗恤也。遂與中土音耗絕，亦無以知其生死者。十五年（一六六一），延平郡王克台灣，知光文在，大喜，以客禮見。而遺老亦多入台，各得相見爲幸。王令麾下致饋，且以田宅贍之。亡何王薨，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政，光文作賦有所諷，或譏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僧，逃入北巖，結茅羅漢門山中。或以言解之於經，乃免。山外有目加溜灣者，番社也。光文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常歎曰：「吾廿載飄零孤島，棄坟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

下爾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經、鄭復禮之如故。三十七年（一六八三）清人得台灣，諸道臣皆物故，光文亦老矣。閩督姚啓聖招之，辭。又貽書問訊，曰：管寧無恙，欲遣人送歸，會啓聖卒，不果。諸羅知縣季麒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糴，旬日一候門下。時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又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袞、鄭廷桂、榕城林奕、丹霞吳藻、輪山楊宗城、螺陽王際慧等結詩社，所稱「福台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焉。光文居台三十餘年，自荷蘭以至鄭氏盛衰，皆目擊其事。前此寓公著述，多佚於兵火，惟光文獨保，天年以傳斯世。海東文獻，推爲初祖。著有「台灣輿圖考」一卷，「草木雜記」一卷，「流寓考」一卷，「台灣賦」一卷，「文開詩文集」三卷。邑人全祖望爲訪而刊之，志台灣者多取資焉。（台灣通志）

右隆武、會后、鄭芝龍、鄭鴻逵、鄭成功、鄭經、曹學佺、曾櫻、張名振、沈光文本傳凡十篇。所據本子不同，傳聞又每多相異，內容間有抵觸之處。採輯目的僅在使演出者對人物史實之理解，能以較爲親切，不再一一考證。鄭芝豹、董氏、郭必昌等，則史無專傳，無從輯錄。甘輝、潘庚、鍾馬信、林習山等，以在劇中無重要性，並皆未收。沈光文戲雖少，以其爲台灣開拓之第一位文士，特覓其傳存之。至鄭瑜，則余已有一專文博洛傳，見「清史稿」，以不必爲其紀功也，亦未抄存。十月十九日，如晤記。

服 裝 表

隆武

① 帝王巾 圓領黃棉綢布袍 玉帶 鞋 白布襪 品藍色褲

曾后

① 黃披 白綢裙 白襯衫 鞋

鄭成功

① 紅龍箭衣 彩褲 紫金冠 玉帶 護領 靴

② 灰布箭衣 黑布靴 軟盔 玉帶

③ 全套全甲 戰靴 銅扣帶

④ 紅龍袍 玉帶

鄭芝龍

① 紅袍及盔甲 靴 彩褲

② 員外衣

曾櫻

① 紫蟒袍 紗帽 朝靴 褲

曹學佺

① 古銅色蟒袍 紗帽 朝靴 褲

宮女

① 衣一套

太監

① 衣帽一套

黃 門

① 軟趨紗帽 藍圓領官衣 靴 褲

鄭鴻逵

② 軟盔 紅蟒袍 玉帶 靴 褲

鄭芝豹

③ 紅蟒袍 軟盔 靴 褲

董 氏

④ 秋香色披 白裙 鞋 襪 縑子

⑤ 頭巾 斗蓬 褶子 鞋 褲

鄭 經

⑥ 小箭衣 快靴 束髮冠 褲 玉帶

⑦ 箭衣 快靴 束髮冠 褲 玉帶

⑧ 甲葉兩塊 護腰 短裙 戰靴 扣帶 短襪

滄 兒

⑨ 黑布軟巾 黑褶子 黃帶子 褲 鞋

⑩ 灰布袍 鞋 腰帶 黑馬甲

博 洛

⑪ 清裝黃馬褂 龍箭衣 大涼帽 黑靴褲 忠孝帶

郭必昌

⑫ 清裝箭衣 涼帽 鞋 褲

門 子

⑬ 藍布褶子 藍羅帽 鞋 褲

護 衛

⑭ 灰布箭衣 黑褲 快靴 黑布馬褂 (四套)

馬 巡 覈

⑮ 清裝紗箭衣 褲 快靴 天青馬褂 涼帽

鄒瑜

① 褲 短披 鞋 裙 (大小二套)

甘輝

② 盔甲全套 鞋 褲

余新

③ 盔甲全套 鞋 褲

馬信

④ 盔甲全套 鞋 褲

林習山

⑤ 盔甲全套 鞋 褲

奸細

⑥ 帽 青布衣褲 草鞋

副將

⑦ 軟盔 箭衣 護腿 靴 褲 銅扣帶

潘庚鐘

⑧ 軟翅紗帽 紫官衣 鞋 褲

張名振

⑨ 盔甲 短襖 戰褲 彩靴

馬金子

⑩ 藍布衣褲 鞋

沈光文

⑪ 古銅褶子 軟巾 褲 鞋 絲織

侍女

⑫ 馬甲 襖 褲 鞋 絲織

門子

⑬ 羅帽 黑布袍 鞋

職員表

職員

舞台監督

吳永剛

舞台管理

屠光啓

裝置

宣剛

燈光

仲美

化妝

班英

服裝

張立沂

陸毅萍

洪宏

朱凡

張立沂

唐葆源

陳鈞聲

陸毅萍

陸毅萍

阮敏

應場

陸毅萍

陳鈞聲

美術

陸毅萍

陳鈞聲

道具

丁芝

魏征

舒湘

長林

演員

員 以出場先後爲序同一角色者以筆劃多寡爲序

太監

晚霞

宮女

阮敏

降武帝

司馬英才

黃門官

陳冲

會后

丁芝

吳湄

黎陽

會櫻

喬奇

劉萬

鄭經 (成年)	潘庚鍾	清兵	馬進寶	博洛	門子	董氏	郭必昌	鄭芝豹	鄭鴻遠	滄兒	鄭經 (幼年)	曹學陸	鄭成功	鄭芝龍
------------	-----	----	-----	----	----	----	-----	-----	-----	----	------------	-----	-----	-----

錢毅	金彼得	社員	成清	周起 章志直	張仁	顧蘭君	沈瀚	司馬俊	魏征	屠光啓	沈浩	周芻	裴冲	劉瓊	賀賓	徐立	裴冲
				嚴俊				劉飛				陳鏡	小晦	陳紹周			

家人	沈光文	馬金子	侍女	鄭瑜	奸細	護衛	鄭瑜 (幼年)	張名振	林習山	馬信	甘輝	副將	余新
----	-----	-----	----	----	----	----	------------	-----	-----	----	----	----	----

周芻	華生	楊志清
----	----	-----

華生	彼得	嚴斐	小茵	陳琦	喬奇	社員	小芸	舒適	劉川	張仁	劉飛	司馬俊	喬奇
----	----	----	----	----	----	----	----	----	----	----	----	-----	----

初次公演評介文字圖影編目

一 特輯

九月二十七日

偉大的憶念

魏如晦

「電影生活」特刊

紀海國英雄的演出

吳永剛

全上

演員的話（十一篇）

顧蘭君等

全上

編劇者言

魏如晦

「新藝劇社公演特刊」

導演者言

吳永剛

全上

海國英雄人物誌

魏如晦

全上

海國英雄公演前記

魏如晦

「神州日報」特刊

漫談海國英雄

龔桐

全上

鄭成功年譜

許浩基

全上

讀海國英雄

張貞慧

「中美日報」特刊

九月二十八日

海國英雄讀後

金超

全

上

參觀海國英雄排戲記

憶笑痕

全

上

十月五日

海國英雄鄭成功（集體批評）

宋超等

「中美日報」

十月十一日

關於鄭成功的戲劇

魏如晦

「正言報」特刊

海國英雄參考書目

魏如晦

全

上

二 單篇

九月二十七日

讀海國英雄後

阿漢

「新報」

九月二十九日

評海國英雄

立人

「神州日報」

九月三十日

再談海國英雄

應衛民

「神州日報」

海國英雄觀後

凌

「新報」

十月一日

海國英雄觀感

沈琪

「申報」

海國英雄鄭成功

古只步

「中美日報」

海國英雄鄭成功

莫野

全上

十月四日	關於海國英雄 迎海國英雄的演出	魏如晦 應衛民	「劇場新聞」三四期合刊 「大美晚報」
十月十一日	海國英雄	東郭	「大晚報」
十月十二日	海國英雄的教訓	金珊	「神洲日報」
十月十三日	側帽小唱	佚名	「春秋日報」
十月十五日	關於海國英雄的寫作 記海國英雄首次公演	魏如晦 李之華	「大美日報」 「中美日報」
十月十六日	大明的史劇 從葛嫩娘談起	鄒嘯 佚名	「申報」 「怎報」
十月十八日	看戲五日記 海國英雄雜詠（三首） 漫題海國英雄四絕 雲裳日記 低眉散記	旭初 魏如晦 張貞慧 雲裳 蝶衣	「申報」 「社會日報」 「小說日報」 企上

十月十九日	夜半私譚	橫云閣主	「力
	側帽小唱	佚名	「春
	貓雙棲樓隨筆	靈犀	「社
	觀海國英雄贈劉瓊(詩)	南史	全
	張名振殉難(詩)	雲郎	全
	懷素樓綴語	唐僧	「東
十月二十日	高唐散記	高唐	「社
	觀海國英雄(詩)	雲郎	全
	海國英雄演出雜記	佚名	「春
十月二十一日	記海國英雄中之陳琦	林賢	「中
	綺疏草記陳琦	織素生	「社
	譽海國英雄中之陳琦(詩)	蝶衣	全
	觀海國英雄贈陳琦(詩)	雲郎	全
十月二十六日	海國英雄的我評	青蘋	「消
			開
			日
			報
			上
			上
			報
			上
			上
			報
			上

十月二十八日

關於鄧瑜

魏如晦

「正言報」

關於鄧成功戲劇的信

南史

全上

十月三十日

向馬金子學習

林炎

「中美日報」

海國英雄

毅人

「小劇場」第一期

十一月一日

海國英雄觀後感

林炎

「世界文化」第五輯

十一月五日

觀海國英雄贈陳琦（詩）

南史

「社會日報」

十一月六日

觀海國英雄有感（五首）

道徵

「中美日報」

十一月九日

秋水新篇

一方

「社會日報」

觀海國英雄贈錢毅（詩）

南史

全上

三 畫刊

十月十六日

海國英雄特輯

「上海生活」

十一月

海國英雄特輯

「中華」

十一月

海國英雄特輯

「良友」

民國三十年二月出版

實價國幣貳元陸角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魏如晦

出版者 國民書店

發行者 國民書店

上海九江路三〇號內四五號

2

264146